



下
册

聖
維
雅
納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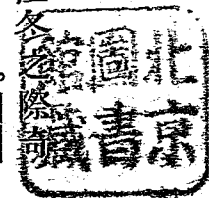


MG
B979 956.5
46
42



第二十四章

謁聖盛況 警訓奇效 信男趨告 感化奇蹟



聖人名揚遐邇三十年間四方信眾求謁者絡繹而來。雖隆冬寒澈骨，墮指裂膚，來者猶不絕。聖人每日聽告，仍須十二小時。加大利納賴薩納記曰：「維神父縱日夜留堂不出，亦難應眾人之求。每出堂，必隨帶其白衣。如欲往更衣而去之，求告者踵起而隨之，不及卸脫也。」

李那司鐸會序加大利納之筆記曰：「賴女士之記述，據實直書，不事藻飾。余屢客是鄉，不特於春夏秋三季為然，即寒冬之際，亦頻來小住。所載諸事，皆余所目覩耳聞，良堪徵信。」等語。本打本鐸杜富爾述曰：「余於一八五一年間，初次來矮時，見告解者排列兩行，自聖母小堂

以至聖若翰小堂，互相脚接。然秩序井然，從不見有紊亂之狀。云。
據矮而斯村長謝來伯爵介弟若望費立斯言，自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五年間，外鄉人士之來矮謁聖者，日增月盛，每日約有三四百人之譜。貝拉許車站（爲里昂以下最重要之鐵道車站）特設專室，發售到矮來回車票，註明八日內有效。蓋凡來矮就聖人告解，或請訓誨者，非此期限，不能藏事也。

若望費立斯謝來又言，各方羣衆，大都迫於信仰及愛主之熱忱而至。間有一二好奇之人，僅來觀看熱鬧者，則見聖人之一舉一動，雙目之凝視，眼眶之熱淚，每感動悔悟，歸向上主而返。羣衆中，上自主教司鐸修士修女，下至販夫走卒，貴賤智愚，無所不有。有以極重要之難事，來就商於聖人者。亦有簡率誠樸之鄉民，僅欲一伸其仰慕之忱者。遠方

村民不辭長途跋涉，駕其農車，舉家而來。隣近各鄉之信眾，陸行則徒步，或乘車。水道交通者，則僱舟以至焉。

據逆旅主人乘公車御者班底南言，一八三六年，脫來胡矮而斯間，始通行公車，每星期來往三次。及一八四〇年，里昂矮而斯間，始日有公車往返。又按脫來胡縣長加德拉之報告，自一八五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起，里昂矮而斯間，則有公車二輛，往來通行。此外復有二輛，則係接巴黎至里昂鐵道者。維勒弗朗血車站之往來乘客，每日往返兩次。而自維拉斯至維勒弗朗血之公車，行經矮而斯時，亦設站停車，以便搭客上下。班底南又謂，聖人在世最後一年內，（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年）謁聖人數，竟達八萬，此僅就乘坐公車者而言。至其總數，則約在十萬至十二萬云。

矮而斯村中，屋宇市場，頗形窄狹，旅舍僅五家，不能容百數十人之眾。後至者，乃就民家以求膳宿，所費亦不多。據主教顧問加米勒方司鐸述曰：「余等來矮，係在一八四五年五月八日。到時，旅舍中皆已客滿，乃各自設法，覓得下處。余則寄寓於李國典女士家。女士富有信德，不拘虛禮，供余膳宿，每日僅需二法郎半，所取甚廉。」云。

一八五四年五月間，倍明漢之主教，嘗聞人言，曾有信眾五十餘人，露宿堂前草地上，或因其次晨欲早得告解，或因旅舍人滿，無處容身云。信眾之來矮者，旨在瞻仰聖鐸，向之訴衷告罪，或於聖女斐落默納台前，酬其夙願，率皆凝神一志，耐心守候，是以到處肅靜無譁。更有一進村中，如入聖堂者。來村時，遙見鐘樓，大都脫帽致敬，或作聖號。聖堂大門常開，僅於夜間九時至十二時間，閉三小時，然欲入堂，殊非

易易。十字軍指揮喬治帥元於一八五九年三月間來矮後，行抵堂前，但見人山人海，不得不悉心忍耐，緩步擁擠而入。四方信衆，鵠立堂邊墓地上，連綿腳接。附近各處小路中，待候輪及者，不知其數。此輩皆購買聖牌念珠等，以得聖人降福。亦有購蠟燭，燃供於聖女斐落默納祭台上者。

間有未見聖人，久待疲乏者，則細觀聖人之肖像，互道其盛德，以自遣。至聖人肖像，則到處可見。或張貼公墓牆上，或懸掛店舖窗櫺間，或由小販置筐筥中，往來求售。形色既殊，種類亦復不一。下自木刻小影，上至彩繪大像，無不俱備。聖人一生種種舉動，種種狀態，悉爲包羅。容貌既不肖真，摹繪亦嫌過火。蓋聖人生平，不欲畫師爲之造像，故坊間諸像，無一逼肖。然而來矮之人，莫不爭購一紙，視爲謁聖紀念中，無上之

珍品，不問其肖似否也。

外鄉信衆抵矮後，必須守候良久，方能於堂中得一位置，鮮有久待而灰心者。既得入堂，復須耐心久候。雖聖人於聽告時，祇與每人以必要之時刻，而當夏秋之際，每日聽告，歷十七八小時之久。然於聖人去世前，十年間，求謁信衆，大抵須候三十小時以至五六小時，方得一見。故往往有出資僱人，爲之看守其位置者。其不能覓替者，不敢輕離一步。夏則汗瀦淋漓，冬則足僵指凍，皆所不顧也。婦女輩如欲暫出更衣，則必與其前後之人，說明商妥，懇其照顧。或向堂中監察員聲明其故，以免回時爭執。若至晚尚未得謁，而堂門將閉，必須退出，出堂之際，諸人自行依次編號，各記先後之序，俾不失其位次。聖人夜睡極短，數小時後，又已起身進堂。故若輩或卽回廬，或就鐘樓下之門廊中，假寐以

待門啟。有沙斐亞葛洛女士者，白長松人也。年老後，猶記其女僕克來孟維南於一八五三年七月間，挾伙食，前往告解，以爲至多等候二小時，不意竟候兩整日，方得輪及云。又有類思陶棟女士者，先曾服務於般衣特杜墨醫院中，後入會修道，取名修女瑪利亞耶穌。未進會前，曾於一八五五年間來矮，就齋於聖人。到後，待候三日，尙未得及，痛哭欲歸。時聖人方自聖若翰小堂中出，見之，召而責之曰：「何汝無忍耐心，到此不過三日，而卽思歸乎。汝宜留此十五日，往求聖女斐落默納示汝以應取之途，然後再來見余。」女士從命，心卽安矣。聖人於晨間九時左右，稍留餘晷，以聽修士司鐸輩之告解，特於正祭台後，設神工架以待之。曾見一主教，亦於此處，鵠候良久，一如他人者，是卽本區之大司牧也。

聖人鎮日困坐神工架中，不得休息。一八五三年五月間某日，告解之信衆較稀，故完工畧早，聖人自念今日乃得稍事休息矣，不料忽有三修女及一新寡之婦，乘班底南車，突然而來，止於堂門外。時已晚，聖人已出，堂中信友亦將退盡。婦乃急趨聖人前，求其聽告，聖人立允其請。或詢適來之三修女曰：「汝等亦欲向本堂神父有所言乎？」彼方得暇也。一修女應曰：「否，姑俟明日，尙須覓厲處也。」詢者聞言，笑曰：「噫，明日耶，恐明日情形與今日不同也。」後三修女中，有一味都上智院之陶雪堆修女述曰：「次日，求謁信衆，果擁擠不堪，余竟不能上前。後幸維神父知余有病（余時患肺疾，咳嗆不已），命余越次而前，乃得就彼告解。」云。

聖人於聽告時，待告者，一律按次上前，不分軒輊。然有時見告者爲本

屬信友、或係患病殘弱之人、或因他種特別情形、不能久待者、則聖人起而自召之、令其先告、此則聖人蒙主特恩、洞見一切而然也。據一八七一年來任矮而斯副鐸之克勞特魯日蒙司譯述曰、聞舊時謁聖諸人言、維本鐸當聽告之際、或在更衣所時、每於羣象中、察知此等人而傳喚之。蓋維公心靈滿被神光、明見若輩有立行告解之需要、而不能或誤也。

信衆見聖人召人越次而前、大抵心悅而誠服、間有一二不滿意、私竊議論者、聖人聞之、語雅達那修士曰、人其有以諒余乎。余之先召一二人者、因其經濟困難、事務忙迫、或匿跡潛來、不願爲人識破其行踪者、心切歸家、不能久留故也。余豈厚此而薄彼乎。某婦家有子女十六人、來矮後、已於堂中覓得位置。聖人時方聽告、突出神工架、手指此

婦而言曰：「夫人，汝正忙迫，速來告解可也。」

將及一八三三年，愛居利之瑪加利大翁倍爾來矮探視其表兄若翰瑪利（卽聖人）時，翁氏已嫁，稱范育勒夫人，與聖人相別，已十五年矣。聖人以昔在愛居利就學時，得其表妹悉心照顧，故囑上智院諸貞女善視之。據瑪加利大自述曰：「余於臨行前，復入聖堂，自念應否於表兄前行告解。正心口相商之際，忽有人來傳表兄待余前往，不禁驚詫，蓋彼固不能知余在此也。余離矮時，滿心悅樂，莫可名言。」云。

又據歐立奧言：「一日，維公正在更衣所聽告，忽出止於門次，謂余曰：「我友，某婦現在堂隅，爲我召之來。」隨將此婦容貌服色，一一告余。余遵命，如言往覓不見，返報維公。公曰：「彼現在某屋前，速奔往追及之。」余乃馳抵其地，果得之，則以久候心灰，不能再待，正欲離村歸去。」

矣。

又有一貧苦婦人，欲就聖人告解。心怯，輪及時，欲前復止者再。留矮八日，猶未能得就。卒由聖人命召其來，更親往信衆中，覓得其人，導入聖若翰小堂中。當聖人往返之際，衆皆讓道，此婦得隨聖人後，手執其外衣而進，萬分欣幸云。

聖人以經驗所得，深知上主賜人聖寵，咸有定時，一經錯過，卽不復來。且救靈之事，如風馳電掣，稍縱卽逝。故聖人每遇機會，必卽把持，不肯放過。一八五三年間，里昂信衆，結隊來謁，皆屬熱心善輩，獨一老者，旨在取樂而已。衆抵矮時，已及午後三下鐘。下車後，翁謂諸人曰：「諸君請各進堂，余則且往果腹。」言畢遂行。行未數武，忽止不前，復語衆曰：「且待，余姑與諸君同往一行，爲時當不久也。」於是同入聖堂中。而

是時聖人方自更衣所出，至彌撒間中，既跪復起，轉身向外，舉目注視，復舉手作勢，似招人前往。翁佯作不知，或告之曰：「神父欲見汝也。」翁乃蹣跚而前，慌亂不知所措，見者咸匿笑，蓋知其猶鳥之被擒也。聖人乃執其手而語之曰：「汝久不告解矣。」曰：「然，約三十年矣。」聖人曰：「三十年乎？老友，試再細思之，汝不行告解者，三十三年於茲矣，汝非某處人氏乎？」曰：「神父言是也。」曰：「然則此其時矣，請速來告。」其後翁語人謂，經聖人敦促後，不覺氣餒，不敢違命，但同時亦覺一種不能名言之快感云。蓋老者卒遵聖人命，向之告罪，歷二十分鐘始已。告解後，一反其所爲，前後判若兩人焉。

更有一頑梗怙惡之罪人，卒爲聖人所感化，其事神奇，人樂道之。時近一八四〇年，有名勞懈脫者，子病殘，率之來矮。妻亦偕來，已告解領主，

而勞則祇求病子痊愈，他非所問，來堂數次，但立門首，不肯再前。一次，方立聖水缸畔，聖人正在祭台後，聽鐸輩告解，忽出自喚之，仍屹立不動。時其婦及子，跪聖體欄杆旁，聖人謂其婦曰：「彼竟冷淡如此耶。」喚之三次，勞念彼矮而斯本鐸，固非吞噬我者，乃前。聖人引之至祭台後，卽指神工架而語之曰：「勞君，今惟爾我二人在此，請速告解。」勞謝曰：余素不喜此，奈何。——聖人曰：姑試之。——勞不能再辭，乃跪神工架上，含糊言曰：「余未行告解者約十年矣。」——聖人曰：益之。——曰：十二年。——曰：更益之。——曰：然，自一八二六年之聖年大典時，以迄於今。——曰：是乃不謬矣。——此倔強冷淡之勞，懈脫乃瑟縮如童子，一一向聖人明告，翌晨，跪其婦旁，同領聖體，而其子病竟得愈，留其一對叉杖於堂中，以作紀念云。由是觀之，信衆之爭趨於矮而斯途中者，

無異於聖保祿之踴躍獨行於大買斯之道上也。

○聖人除祈禱苦工外，更用其他特殊之方法，以感化罪人。先以熱切之訓誨動其心。俟其感悟而來告，則三言兩語，激其心志，奮趨於善焉。聖人聽告，除特別情形，如總告解等外，每令告者簡捷直陳，勿雜浮詞。龔百祿司鐸，嘗於聖人前告解，出語入曰：「五分鐘內，余之靈魂，已融化於彼之靈魂中矣。」

聖人於聽告時，對於罪人，常嚴詞切責，不稍寬假，絕不顧慮畏忌。凡所當言者，直言不諱，不問其所與言者爲何人。輒曰：「此事不可行。」詞鋒銳利，如單刀直入，聞者無不悚然感悟，立去其良心中之蠱毒焉。且聖人深知所以感動人心之道，故所言因人而設，百發百中，鮮有失其標的者。時或自嘆曰：「噫，好天主固如此仁慈乎，實如此仁慈也。」

或曰、其救汝可哀之靈魂乎。吾主爲汝靈、傾流聖血、若失汝靈、不將大傷其心乎。如此待彼、汝惡爲何如耶。一日、聖人謂弗歹麥衰之巨商滑冰生曰、嗟夫、汝傲惡根深、汝靈將不救矣。滑時告解方畢、聞聖人言、自認其過、且常以此自警、後竟一變而成一謙遜溫良之熱心信友。每與人述及聖人之言、必感激流淚云。

聖人常用吾友、汝已不救之一語、以感動大罪人之心。其言雖簡單率直、然出於聖者之口、聞者安得不瞿然驚怖乎。且其言意實深長、蓋謂若不避免某種犯罪機會、或不改某種惡習、或不從某種勸告、則汝將不救也。有方濟各步而定者、恩納省之維勒抱人也、一生放蕩、作惡多端。至一八五六年、荒蕩過甚、諸事絕望、乃退居於盎倍脫利之岳家、時年僅三十有五耳。適該處舉行四規會、家人屢勸其到堂聽

道，習理神業，而步置若罔聞，堅不肯往。卒蒙上主默化其心，謂家人曰：「余欲告解，但必於大神師矮而斯本鐸前行之。」乃與其家人來矮。迨於聖人前，將其一生罪過，暨靈魂上之痛苦，一一罄述後，聖人出一言慰勉，祇曰：「吾兒，汝已不救矣。」步而定一聞此語，頓猛醒。自此以後，常念此言，卒成一熱心之信友，以終其身焉。

大抵聖人指導人靈，不過藉言語以訓誨之而已。間有片言一語，足使聞者大發熱忱，有如火箭之射入人心，一經燃着，而永不熄滅者焉。耶嘉勒主教者，聖人本區之大司牧也，嘗跪聖人前告解，並與商靈魂事。耶公所言不少，而聖人祇語之曰：「請公切愛所屬諸司鐸可耳。」雅達那修士，嘗於告解中，語聖人曰：「余於某事，頗有不盡力處，然余實有善願也。」聖人曰：「噫，我友，汝言善願耶，地獄之路，已爲此善願舖

成矣。有亞美待修士者，日後聖家修會之總會長也，曾於聖人前告解。告畢，聖人合掌呼曰：「汝其一心愛慕此好天主哉。」乃爲之赦罪，不再言他。又據蒙寧司鐸述曰：「余於維公前，曾行告解二次，每告細微罪過，聖人必呼曰：『惜哉。』其溫和之音調，實足大動余心。此『惜哉』兩字，言簡而意深，足以發人猛省，而知種種小過，貽害於靈魂不少也。」又退隱於鈕味肋之但尼斯司鐸，屢告於聖人前，自言聖人言詞極短，片言訓囑而已。

聖人言語之所以有力而多效者，皆其聖德使然，同是一言，而出諸他人之口，則似不足重矣。且聖人於言語外，其熱淚尤深入人心。有時見頑梗不化之罪人，則指懸於牆上之苦像，涕泣而示之，雖鐵石心腸，亦必爲之軟化。聽告之際，每發歎息之聲，使聞者感而愧悔，或增其愛主

之熱情。法冷本鐸杜寶賢嘗言，一日，有鄰近主教區之神職中人，互論聖人之某種指導，而批評之。時座中有會行告解於聖人前之法官某聞之言曰：「余所確知者，則矮而斯本鐸哭，而人亦與之同哭，此事於他處絕無而僅有也。」有跪告於聖人前之信友某，問聖人曰：「神父，汝何以痛哭若此乎？」聖人應曰：「我友，汝哭不足，故余哭耳。」西利耳司鐸者，亦著名之大神師也，嘗述曰：「曾聞諸為矮而斯本鐸所感化者言，聖人之因人罪惡而哭泣，尤足令人感動云。」然則男女信衆之於聖人前告解後，熱淚盈眶，雙目盡赤，或嗚咽啜泣，甚至號啕大哭者，亦不足異矣。

○聖人聽男信友告解之神工架，現仍供更衣所中，至今信衆對之，猶致敬意焉。此幽暗之屋隅，實爲聖人感化男子之遺跡，蓋男信友之回

頭改悔，大抵於此也。譚維主教嘗謂聖人蒙主特出恩寵，感化多多。男子云：是以一般欲聆聖人訓誨之男信友，皆竭力覓得一相近更衣所之位置，一連至於彌撒間中。雖男信友告解者，不及婦女之多，然亦須守候數小時，方得輪及。據雅達那修士云：「管更衣所之熱羅尼莫修士，曾點其人數，一次竟達七十二人。余亦曾親見一人，自清晨五時起，待至下午五時，方得告解。」

男子告解時，常有人職司秩序，大抵皆由公正之信友，於暇時輪流擔任之。亦有自清晨七時起，來堂服務，至晚始退者。又一人，往來巡視於更衣所外踞櫬間，置鐵柵於所門，告解者進退，其人爲之啟閉。

今堂中頂下，一名手繪畫當時情景，則見神工架前，各色人士悉備，來自全國各處。衣摺中，征塵滿積，示其長途跋涉之勞。間有已經妥備明

告、甘爲各種補贖者。亦有經人敦促、或因妻女相勸、躊躇退縮、勉強而來者。更有放蕩性成、迭經強迫來堂、心中猶呪此矮而斯本鐸早逝者。若輩一入堂門、卽見一克苦功深、形軀衰頹之白翁、方舉目凝視諸人。剎那間、察見其所欲得之人、如鷹隼之攫雞雛然。此人見喚、卽起而前。是時彼二人之心、尙相阻隔、未見有異。然其人退下時、悉已變相、滿身罪惡已脫、啜泣不已、奔赴聖母像前、踞地誦禱、表其感忱。而天上母皇、似亦臨降其前、俯身張臂、以歡迎之也。

○或謂聖本鐸之大靈蹟、爲其朝夕被圍於神工架中也、但進而謂諸大罪人之感化、乃其優越之聖蹟、亦無不可。賴蒙司鐸嘗曰、余親見此種奇蹟極多、誠爲矮而斯本鐸行傳中、最有精彩之一頁也。維公每謂余曰、噫、我友、必俟公審判時、方知罪人在此得救者幾何也。

夏南貞女謂，聖人對於諸病者，獲痊之靈蹟，不甚介意。常曰：「肉身不足重視，真堪欣慰者，惟靈魂之還向上主耳。」普洛斯貝謝來嘗言一日，問聖人年內感化罪人幾何。聖人應之曰：「約七百餘人。」某會口本鐸來矮，謁聖時，亦言其屬下信衆，曾於聖人前告解者，皆成爲熱心之模範。且曰：「余深願率領本會口全體教友以俱來也。」

董格南司鐸謂：「聖人有一特性，卽於惱恨罪惡之中，仍不失其鍾愛罪人之意。蓋聖人嫉惡如仇，每一道及，不勝惶恐忿恚。而於犯罪之人，則復深切憐憫，唏噓歎息，悲罪人之失其靈魂，而爲之心碎。一八四一年封齋期內，一日，聖人於臥室中，大聲呼曰：「吾主，爾嘗受諸般苦難，以救贖人靈，如何仍使無數靈魂，終不獲救乎？」又嘗於講要理時，歎曰：「人有將死而不愛天主者，試思此乃何等痛心之事乎？」每夜祈

禱中，誦至「吾主，爾既不願罪人之永死云云」時，必涕淚縱橫，咽塞不能成誦。復曰：「嗚呼，可哀之罪人乎，余若能代汝明告，我願足矣。」其聲慘厲，更不忍聞。謝來伯爵夫人，亦嘗聞聖人講道中言曰：「聽眾中有願自墮地獄者，深盼變化其心，少犯大罪，少增其永罰焉。」復謂：「一次聖人講公審判道理時，且泣且言曰：『天主咒詛者，天主咒詛者，禍哉，禍哉。』一再言之，嗚咽不能成語，在場諸人，莫不衷懷酸痛，淚流滿面云。」

聖人如見罪人頑梗不化，不肯相就者，則加工祈禱，倍作苦工。嘗欣然語人曰：「當余爲罪人祈禱時，神形均感不適。」每值大瞻禮前，嚴齋克苦，更甚平時，而以復活瞻禮前爲尤甚。據矮而斯村長謝來伯爵言，聖人一生，心切救靈，無可比擬。其任務之煩劇，工作之辛勞，歷數十年

如一日。夜半十二時，或一時許，卽起身進堂，直至晚間八九時，方出堂回宅。睡眠時間，幾已全被剝奪，而常悉心忍耐，懇切勸導頑梗不化之罪人，始終不現厭倦忿憤之容云。

聖人與罪人晉接，雖極和藹，然意志堅決，柔而不懦，苟見痛悔不誠，輒不赦其罪。是因一八四〇年前，法國各屬司鐸，對於告解聖事，大都主張嚴格。而自一八四〇年以後，得與熱心而持寬大主義之戴雅德司鐸互相討論，復得本區四規會領袖賈默來司鐸之啟迪，更得聖亞爾方沙之神學書，處置稍寬。賈默來司鐸，宣揚聖道，足跡幾遍全國，故於靈魂上事，有極深之經驗。而聖亞爾方沙之神學通義，甫經顧賽樞機譯成法文，聖人得所研習也。是以此後，聖人於解罪一層，除特別情形外，不若前時之嚴厲，罕見信眾一告再告，以至四五次，或六七次，而始

獲赦罪者矣。且聖人聽訟既多，亦明悉世俗男子之苦况，知於此等人，尤須示以寬厚。李夏樞機嘗言：「凡人年事漸高，則於修德立功之意見，亦漸異於少壯時。」其聖人之謂乎。

雖然，聖人對於久不悛改之大罪人，必俟其真心悔改，方赦其罪。是則始終如一，絕不通融。嘗命巴黎開設書肆之某婦，盡焚其不良書籍，乃赦其罪。

又有一巴黎婦人，方由法之南部，避暑回京，道經矮而斯。某修士素知其一生放蕩，罪惡滿身，乃勸小住數日，謂之曰：「夫人，汝將於此得見所不常見之事，是蓋一鄉間之本鐸，而名播全球者也。倘汝在此小作勾留，必不悔虛此一行。」婦從之。是日下午，方與一女友，躑躅於堂場中，聖人自信友家探病而歸，與之相值。乃語巴黎婦人曰：「夫人，汝請

隨我來。復謂他婦曰：「汝請暫退，汝蓋不需我也。」巴黎婦從聖人往，聖人乃歷數其罪惡，不爽毫釐，有如目見。婦聞之大震，默然不敢出聲。久之，乃曰：「神父，肯聽我告解乎？」聖人應曰：「無益也，余見汝心中爲二魔所據，一爲驕傲之魔，一爲邪淫之魔。汝必不回巴黎，余方能赦汝之罪。然余知汝志弱，必將復往，則何能救汝？」嗣聖人又以先知之見，謂婦必將墮落，至於極點，不可救藥。婦乃曰：「神父，余豈能作惡一至於此乎，然則余已無救耶？」聖人曰：「非也，但此後汝欲救靈，實屬極難耳。」婦曰：「然則余將奚爲？」曰：「汝明日再來，余將有以語汝也。」是夜，聖人祈禱極久，自鞭其身，至於流血。翌晨婦來，聖人命其越次先告，而教之曰：「汝當奮發自勉，遠離巴黎，而回母家居住。汝果欲救靈，則回後當做某幾種補贖。」婦乃怏怏而歸，其罪未獲赦也。返

巴黎未幾，見罪機四伏，動觸陷阱，遂覺環境之可怖，心中忐忑，坐立不安，乃向上主大聲呼救，束裝立遁，匿居地中海濱之別墅中。雖因久處繁華，肉情甚熾，然卒力自遏止，趨歸正軌，復往就聖人，懇其訓誨。幸賴聖寵神力之佑助，卒能一一遵行聖人之所命焉。聖人常謂，凡人行克己之工，其難在於初步，一經得手，餘即迎刃而解。此婦幸得聖人一言感化，猛省回頭，經歷情形，亦正如此。據主教顧問鮑爾司鐸所記，此婦三月後，完全歸化，其身心趨向，與前大不相同。己亦不知今日所恐懼引避不遑者，昔時何竟深心愛悅之也。

聖人一見罪人真心悔改，則即待之極寬，往往命做極輕之補贖。嘗告雅達那修士曰：「人每有因此而責余者，但若輩多有遠道而來，跋涉長途，風塵勞頓，所自苦者，亦已多矣，豈可再嚴厲待之乎？」復曰：「倘

余以重大之補贖命之，不將使之心灰乎。——同儕中有詰之者曰，然則此事如何使之得其平乎。——聖人應之曰，我友，所以相抵者在此，余命以輕微之補贖，而餘則由余代爲之耳。——由是觀之，聖人之苦工，爲何如哉。

聖人於命補贖中，常不忘其對症發藥之宗旨。青年女子，往往愛慕虛榮，務奇好異，而爲修德立功之障礙，聖人則力導之以反其所好。里昂有加羅利納李奧才女士者，後爲聖心犧牲修會會祖，而改名瑪利亞物羅尼格修女者也，秉性良善，而神經過敏，時偕其母，寄居矮而斯歷數載。聖人欲成就其德業，乃以謙德一端試之。一次，特命其於彌撒後，信眾出堂時，跪堂門檻上，交臂作十字形，而誦補贖經焉。

大抵世俗男子，每有因畏人譏嘲而多犯罪者，故聖人輒命於告解後，

在堂中高聲朗誦補贖經文。蒙寧司鐸嘗記曰：「每見平時不甚到堂，不肯誦經恭敬聖母之白髮老翁，手執念珠，熱心誦玫瑰經，不禁有動於心。此輩以謹遵聖鐸之命，常帶念珠，執手中，且誦且數，無敢或違。或有以不知念珠如何應用，或且口中誦念已足等語對者，聖人應之曰：「凡屬好教友，念珠常不離身。余亦終身佩之，不稍離。汝其速購一串，余當施放大赦其上。汝所做補贖太輕，必須恃此恩赦也。」是以維公居常以念珠賜人，得者莫不視爲珍貴之紀念品云。

有某姓少年名喬治者，時年二十有六，一日於聖人前告解畢，聖人詢之曰：「汝近來仍住本鄉否？」曰：然。曰：該處居民計有若干？」曰：計二萬五千人。曰：鄉人識汝否？」曰：然。且幾無一不識余也。曰：聖人曰：善，汝於離堂前，當念信望愛三德誦各一遍，作補贖經。但

汝本鄉中聖體瞻禮前後之兩主日上，舉行迎聖體之典，汝當參加其中，且當緊隨寶蓋之後，汝其誌之。喬治聆命，驚惶無措，緘口不敢出言，蓋俗見甚深，恐貽人譏誚也。但喬治信德尙深，知此乃告解聖事中所命之補贖，不可故違。迨聖體瞻禮之第一主日期屆，喬治逡巡不前，姑俟第二次行之。第二主日之前數日，天雨連綿，以爲主日或雨，迎聖禮，可期不行，而屆期天忽晴朗。據其自述曰：「是日，隨行於寶蓋後，兩小時之情況，雖壽至百年而不能忘，額上冷汗淋漓，兩足顫動，幾不能舉步。時余屢勉發信德，強誦經文，然口雖言，而心殊不屬。」云。但此行爲，已爲同鄉信眾所見覺。二年後，喬治竟成一勇敢無畏之信友，而爲聖味增爵善會之領袖，作青年會友三十人之表率矣。

董格南司鐸述曰：「勃魯大修院院長倪愛蒙司鐸，一日，懇余致詢維

本鐸曾否感化酒徒。余卽以叩問維公。公曰：「誠然，近日尙有某姓婦來此致謝。並謂前此夫婦不睦，常被伊夫毆擊，然自伊夫來堂，與余相見後，已一變而馴若羔羊矣。」時某副鐸適亦在座，聞此，乃亦述一相類之事。言：「彼處有信友某，終日沉湎醉鄉中。自來矮謁見後，勇改前非。因彼一見酒肆，則必入暢飲，不由自主，故杜門不出。到堂與祭，亦必繞道遠行以避之。」云。又梅爾莫主教，於聖人立品案提付審查時，任才克司本鐸，曾述其前任夏萊本鐸時一事，曰：「屬下某信友，一生酗酒，屢戒不悛，而卒爲聖人所感化。此後三年間，滴酒不入，舉動言行，儼爲一方矜式。一日，忽來謁余，欲行告解，謂將去世。余見其氣色甚佳，不類有病，而彼則堅請不已，乃爲之解罪，并領聖體而歸。一小時後，竟報此人已離世長逝矣，是誠奇事也已。」

夫婦間有因反目，而致此離者，聖人亦每使之言歸於好。桀傲成性，不信聖道者，一變而爲謙遜之信友。至有素性不羈，奢淫放蕩之輩，一朝感悟，立捨繁華，或竟棄俗隱修，以終其身者。里昂有建築師某者，素行不檢，其妻正言直諫，致常反目。一日晨起，夫婦間詬誶益烈，某憤甚，絕裾而出，誓不再相見。出門後，見場上停一公車，上標開往矮而斯字樣。乃指以詢一行人曰：「此爲何處？」或告之曰：「此乃恩納區屬之一小村，往者皆爲見彼處之本堂司鐸者也。」某以心中憤懣，亟欲一游以自遣，乃卽附車而行。公車開行時刻，係預計乘客到矮後，尙可往與十一時之講要理而規定者。此建築家抵村後，卽趨往堂中，得見聖人，聆其教誨而出，心中大爲感動。遇董格南司鐸，謂之曰：「神父，維本鐸愛主情深，出言懇摯，倘余得再聆其訓，必爲所感化矣。」董鐸告以此

殊不難。迨至下午，某果於聖人前告解。出堂時，已盡易其故態，欣歸里昂。向其妻謝過，重敦和睦。此後深自檢束，前後判若兩人云。

距此十一二年前，時董格南司鐸尙未來矮里昂。有梅西雅者，美術學校之教師，兼著名之地質學家也。居常喜談哲學，凡理所不解者，皆置之不信。初領聖體時，正當大恐怖時代，故尙稱熱心。其後竟背棄聖教，改奉回教。漸乃一一及於猶太教，誓反教，甚至信奉妖術，崇拜社會主義，而卒成一共產黨徒。一生行事，直可編作一部小說。一八四一年六月某日，天氣清明，梅乃離里昂，擬往步姚萊山作一月之游。途中於維勒弗朗血之公車中，遇一舊友，方有矮而斯之行。晤談後，友曰：「君其偕余同往乎。當得見一施行靈蹟之司鐸也。」梅西雅譏之曰：「靈蹟耶，余殊不信有此也。」友曰：「君來，必見而信之矣。」梅曰：「善，姑偕

汝一行，以資消遣。復戲語其友曰：「矮而斯」一字，頗恰余懷，余乃一矮而底斯得也。譯言美術家翌日清晨，梅往與聖人之祭，但觀熱鬧而已。聖人自更衣所出，至祭台前，已隱約見之。彌撒既畢，乃直趨其前，出其骨瘦如柴之手，按梅肩上，作勢招之前。梅隨行至更衣所中，聖人乃指神工架，令其跪告。梅曰：「此則恕不奉命。」聖人注目視之，不稍遜。梅乃蹠下，曰：「是固何害哉。」乃淡然向聖人述其靈魂上之情景，不啻背誦故事。聖人但傾耳靜聽，心中亦明知此怪人之內意。聆畢，乃謂之曰：「我友，明日再來，語我，現姑往聖女斐落默納台前，求其轉禱吾主，賜汝感化可也。」梅聞言，並不拗強，逕赴台前蹠下，而神奇之靈蹟作矣。梅蹠未幾，淚不能自已，亦不自知其故。滿堂信眾，但見其涕泣出堂，莫名驚異。其後梅嘗自承，謂有淚如此，其幸福爲何如哉。遂罷步姚萊。

之游，翌晨復往俯伏聖人足下。時主寵已臨格其心，語聖人曰：「神父，其援救余，余殊不信竟有此事。」聖人極力助其改悔，留矮九日，回里昂時，心中已充滿信德。賴蒙司鐸頗識其人，嘗記曰：「梅西雅回後，同儕見其突變，恣意揶揄之，而梅不畏譏嘲，卒爲城中最熱心教友云。」又其友蒙搭溺本鐸蓋約司鐸，言其臨死之際，一言一動，皆顯熱心信友之情態云。

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中，克來蒙來勞之少年名西爾文杜戴一者，偕其母來矮，厲班底南之旅舍中。杜從軍十七年，因操作過度，積傷成癆，退伍回家調治。據雅達那修士言，杜一日行經蒙貝利愛之街道中，陡見聖人畫像而譏謾之。其姊時與之偕，謂之曰：「此乃一聖人也。汝若悉心依恃之，汝病或可愈焉。」杜聞言，詆毀益力。是夜睡後，夢見聖人來，

手執蘋菓一，大半已腐爛。醒後，深有所感，乃請往矮而斯一行，遂由其母伴送前往。抵矮後，聖人日造其廡探問。至十二月八日，聖母無原罪始胎瞻禮，杜已歸化獲赦。是日清晨，欲到堂領主，乃由人舁入聖堂中祭台前。但以氣候嚴寒，而杜氣促力盡，故復舁入更衣所，旁爐而坐。杜歡呼曰：『余今日樂極矣，一生從未若此也。』回廡後，復抱其母，哭而言曰：『今日得領主之樂，使余頓忘一生痛苦，余不願離此聖人矣，余欲死於此矣。』是夜果卒於廡中。

一八五九年間，沙納河中有老舟子某，負罪滿身，而又心硬如鐵石。一日，其家人乘其不備，挾之至矮而斯村中。舟子陡見聖堂中信友滿堂，待告解者鱗比櫛次，始知受騙，乃即破口大罵，欲立歸。家人謂時已太晚，無論如何，必須留村過宿一夜。遂一面令人往報聖人，一面強之覓

腐。及晚，聖人親往其腐。舟子一見，怒氣直沖，大聲言：「余非來頂禮者，余歸在卽，幸毋相溷。」聖人執其手，柔聲應曰：「我友，汝不欲人救汝靈魂乎？」遂辭歸。是夜有何變故，固不得而知。翌晨，則見其手捧苦像，涕泣來堂，以就聖人。蓋已完全感化矣。聖人見其悔改之速，極爲欣悅，引爲好友，謂彼此將相隨至死也。此言出於外傳，確否姑置勿論。但聖人去世未幾，此老舟子果端跪床上，隨之同逝矣。

一八五二年秋，某日，有維勒弗朗血之塑像工，名方濟各陶勒者，時年三十二歲，偶與友輩來矮。身穿獵裝，肩荷獵鎗，隨帶獵犬一頭，高視闊步，趑趄昂昂，不時捲舌作聲喚犬。見者一望而知其非來謁聖者。而陶亦自問，非來告解求救之人。初來矮前一日，其友遇之，謂之曰：「君明日盍往矮而斯乎。彼處本鐸，能發靈蹟，且日夜坐神工架聽告不輟，頗

值前往一見之。陶勒應曰：然則君亦意一往乎？友曰：誠然，胡不往也？陶曰：謹遵君命，余亦頗願一行。但將携鎗帶犬，俟見本鐸後，往獵野鴨於東泊一帶之湖池中。君若喜行告解，悉聽尊便可也。翌日，二人聯袂而來。抵村後，至堂場上，候聖人過時，一觀其顏色。既而信眾遙見聖人緩步而來，皆站立兩旁讓道。陶勒好奇心動，乃亦擠入人羣中以待。及聖人行過其前，雙目注視，先及人，後及犬，移視數次。卒莊容，向此少年言曰：先生深願汝靈俊麗，等於汝犬也。陶聞言面赤，垂喪不能對。其犬旁立，搖尾跳躍，而犬主則噤若寒蟬，呆若木雞。陶勒驚惶恐怖之餘，乃退而細味聖人之言，卒決然將鎗犬寄付村人，入堂求聖人聽告。真心悔恨前非，至於痛哭流涕。是時始恍然大悟，己靈之可貴，世事之虛幻，而頓萌棄俗修道之念。立志既決，乃言於聖人。聖

人截然謂之曰、汝當入苦修院。陶遵命、遂於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進愛渠倍勒聖母苦修會。翌年卽穿會衣。越十六年、乃發大願、命名亞舍納修士。一八八八年卒於院中。死時身穿苦衣、安應主召、有若聖人。此於聖人感化之諸罪人中、尤爲神奇特出者也。

第二十五章

人靈導引 勤領聖體

熱心信友、及進德修業之人、蒙主寵愛、心靈清潔、聖人輒不欲聽其告解、以節時間、多與罪人周旋也。據魯日蒙司鐸言、其姑母有進主母會者、嘗偕會長、以要事來矮就商、聖人不待其言、爲之指示一切。二修女繼求聽告、聖人曰、汝二人不須告解、以省光陰、留與他人也。一八五三年間、有加辣譚香女士、欲入聖心會修道、來商於聖人。聖人降福後、卽語之曰、汝當立入該會、上主正爲此而造汝也。今汝逕往領主、不必告解。

此種例外之舉、實非無故、蓋聖人聽告、需時頗多。無知愚民、則撫慰而激勵之。心靈清潔之人、則勗其進德立功、雖寥寥數語、而從不失漏。魯

日蒙司鐸嘗曰、當余任矮而斯副鐸時、見有多數女信友、視維本鐸爲得主默啟之無上神師。西彭氏之克利斯底納夫人亦謂、不論在聽告時、或講道中、常視聖人若先知、其言皆奉爲金科玉律云。聖人答人問詢、大抵簡要而迅捷、先舉日向天、然後取決、毫不遲疑。如遇不能立決之事、則必待考慮、或與同儕共議後再答。本打本鐸杜富爾嘗曰、當時余雖年少、而維神父嘗以第七誠內之賠補疑案下問云。

聖人爲人析疑解惑、既不誇張、亦無高論、惟按照各人性情景況、決其取捨而已。某某女子渴望修道、而聖人則勸之擇配成家。又一女子自擬出嫁、而聖人則勸擇更高尙更純潔之地位焉。若事當就教於他人者、則不置一詞。嘗有格林諾伯之某婦、因欲開設咖啡肆、以補助其子

女之教育費，來商於聖人。聖人命之就已本鐸，以決可否焉。

有類思瑪爾定女士者，恩納區之聖耶倍村人也，性好嬉戲，而心地忠厚。十八歲時，思棄俗修道，父母知之，嗤其愚妄。一日，往蒙呂愛之往見會，探望其表姊妹。及入客室，忽覩室中隔以木柵，大呼曰：「噫，余豈願囚此柵內乎？」回家後，心中不安，自問曰：「倘天主竟欲我入隱修院，則如何？」遂將其事，訴於祖母，祖母乃偕之往矮而斯。到後，於告解中，向聖人商之。聖人謂之曰：「汝實有天主聖召，速進往見會可也。」女父母聞之，不再攔阻。瑪爾定遂易名爲瑪利亞亞納，大西修女，而自獻於上主矣。

一八三六年，有麥公人米蘭夫婦，以事欲就商，來矮小住數日。到後，謁見聖人。但同來之女兒類思高隆勃，不願晉見。米氏三人，留矮一星期。

回家前，復往堂中叩別。是時聖人適自更衣所出，倏忽間，得主默啟，轉向信眾，手托日課經，指米女令前。女會意前往，聖人乃指神工架，命之告解。女跪告畢，遽聞聖人出言，定其終身，曰：「我女，汝當入往見會爲修女。家中雖多阻撓，上主所欲，不可違也。」女不願，力爭之。聖人置若未聞，言：「此爲天主聖意。」者三次。其後米女果進會修道，一如聖人言。雖經過困難極多，卒能一一排除，達其目的焉。

亞味濃胡蘇辣修院，有修女名瑪利亞瑪底爾德者，幼曾肄業於脫老伊。一八五六年七月間，由其親戚某婦，挈之來矮。後於一九一六年述其事曰：「當余啟程之際，適遇一友密告余曰：『聞汝有矮而斯之行，至爲欣慰。彼處之聖本鐸，將語汝以終身之事。余亦彼所指也。』」抵村後，見維本鐸時，余戚曰：「神父，余今挈一小博士來。」聖人應曰：此

不足道，不及愛主善工之可貴也。一曰：然則神父視此女將何爲？聖人乃注目視余良久，似欲於余之雙目中，一探余心靈之秘情者。卒言余日後必爲修女。余聞之，倏覺修道者，必須離棄父母兄弟，暨一切學業，是曷能堪，因卽一再聲言曰：「否，否，不能，不能。」維公聽畢微笑，亦大呼曰：「必如此，必如此。」嗣余隨之至神工架行告解，自思必遭斥責，而維公則溫言撫慰，定余心神。越三年，維公謝世，余果棄俗修道，於今已五十八載矣。〰

善信者靈魂，軟弱多慮，聖人引之而登峯造極者多矣。然亦有未識上主意旨，而妄想精修者，聖人辨其非，而破其夢想焉。杜富爾司鐸嘗言，有上校軍官某，常爲聖人輔祭，送聖體時，執燭相隨。嗣賦悼亡，欲進會修道，乃舉以詢聖人。聖人應曰：「軍中正需有善表，謹守汝之本職可

也。

某司鐸於告解中，亦曾詢聖人曰：「神父，余自入大修院後第二年，卽抱有精修之志，於今將二十年矣。余之此志，當乎，否乎？」聖人應曰：「然，此意固出自上主，汝當謹保之也。」曰：「然則神父許我謝去現職，（時任小修院教授，）而入會精修乎，則入何會爲得？」聖人曰：「勿性急，汝當仍守現職。須知上主有時與人一種志願，而不期人實行於此世也。」遂告以此種志願，一面可以防止世俗上種種危險，一面勗人潛修鐸品之德業，一舉兩得焉。三年後，某司鐸調任公教公學教授，仍思入會精修，乃謂聖人曰：「神父，余旣如此矣，將何以教我乎？」聖人微笑應曰：「是豈有異於前哉？」繼復鄭重言曰：「汝其終身勿任本鐸職乎，蓋現代要務，莫過於培植聖教青年也。」

信友中多有請聖人爲之擇定日常神業者。聖人輒囑其誦玫瑰經、三鐘經、及各種誦句、而尤以聽道與祭、與降福、拜聖體等爲要務。是皆聖教會所准定、而令信眾共行者。此外、聖人更勸人公行祈禱。謂箇人私禱、猶如田間四散之茅柴、燃燒無力。若聚而焚之、則火焰熊熊、上沖霄漢矣。公禱之上達主聽、亦正類此。至有志修德之人、則教以每日習行默禱、並示以其方。其有不能作默想者、則囑其時常想念此美好之天主。據店婦瑪爾大米亞言、聖人嘗謂其家聖母像、及各種多多聖物、祇須一瞻視、卽知如何祈禱云。

或問欲修德進業、當誦閱何種聖書、聖人則舉新聖經師主篇、及諸聖行實等書以對。

聖人對於任何男女信友、常一律訓以先盡一己本分。倍凡女士嘗謂、

「聖人於人所當遵守規誡，當盡職務，或可行之事，皆能逐一剖明，不爽毫髮。每見自私自愛之行，雖出熱誠，而智者不爲者，則必責斥之。」

聖人於講要理時，教誨如是，聽告中亦如是也。

聖人嘗曰：「世人多誤會大道。今有一婦，須日出工作，以度其生，乃思大做補贖，夜起祈禱。其人稍有智識，則必自譖曰：『否，余不當如此，應卽就寢。否則明日頭暈目眩，神昏意亂，許多工作，不能盡其半矣。』凡屬有智之婦人，必從兩種正軌，一卽請人指導，一卽遵從所命是也。」

加大利納曾言：「聖人雅不願家主婦，非必要時，廢置家務而來堂。」

又曰：「一次封齋初期內，維神禁余守大齋。余質之曰：『神父，亦嚴齋不絕也。』」

維公應曰：「誠然，余能守大齋而不廢余事，汝則不能也。」

聖人對於有家室之男女信友，輒與言其地位之重要，勸之善盡己職。

龍納區屬之烏樓地方，有婦名呂愛者，子女衆多，而又將臨盆，來矮欲訴其苦於聖人。聖人於信衆中瞥見之，命其越次先告。婦跪架上後，聖人謂之曰：「汝何憂之深耶。」曰：「噫，神父乎，余體日衰矣。」曰：「汝當善自寬慰。抑知墮胎斃嬰之婦人，皆將下地獄乎。」又有某婦，亦以生育過多，而向聖人訴其憂苦者。聖人告之曰：「我兒，放心，勿以汝負擔爲重而驚惶，吾主耶穌助汝負此重擔也。凡主所爲，皆當皆善。彼以許多兒女，賜一年少之母，蓋視此母有撫育之能力也，此豈非上主寵任之標記乎。」

聖人恒勉其同僚，悉遵經訓以行。或且視其力之所能，勸之微行克己工夫。有司鐸某，請聖人領避靜。告解將畢，忽思及曾與同儕作紙牌戲，因自問曰：「此事當明告否。」不告，則心中不安，乃卒據實以告。聖人

聞之、應曰、是固不當爲者也。——某鐸辨曰、此爲消遣計、諒必爲罪甚微、惟同人集會時一爲之耳。——聖人曰、是則此會非必要矣。——曰、余等有時被邀襄助而往、事畢、乃作此以資消遣、則如何。——曰、公務旣畢、逕行可耳。——聖人答語、寥寥無幾、簡括扼要、告者聞其義正辭嚴、語塞不能對。迨舉首注視苦像、始恍然感悟而折服、乃許聖人以後不再犯此、並懇其轉禱上主、賜以佑助。聖人乃悅、而赦其罪。某鐸告畢、遂往聖女斐落默納台前、書其志於於台柱上。其後、同儕中有請其入局爲紙牌戲者、則辭曰、余已在矮而斯本鐸前、許不再作此戲、恕余不能從命。——衆聞之、默無以應。

聖人又嘗勸告鐸輩、勇自刻苦。一日、有某會口本鐸見聖人、訴其屬下信友之冷淡、熱誠勸導而無益。聖人謂之曰、汝固諄諄勸告而祈禱

矣、亦曾嚴齋克苦、睡硬床、打苦鞭乎。若未行此、則不當因信眾之冷淡而怏怏也。聖人比言、罰者或難堪、然實足發其猛省、而使之知所警惕矣。

聖人對於狐疑多慮之人、則教以依恃上主、謹遵神師之命。毛麻龍有亞黛兒高尼女士者、被人請任代母。因知責任重大、惶恐不安、卒謝不敏。旋女士往矮而斯、以此告聖人。聖人謂之曰、汝不當謝却代母任。蓋凡人行善、即須有所犧牲、亦不當畏懼不前、後其誌之。

○聖人導引熱心靈魂、尤在使之勤領聖事。嘗曰、凡勤領聖事之人、雖未必盡能成聖、然成聖者、必皆勤領聖事者也。是時法國境內、勤領者甚罕、聖人實爲首倡之一也。但聖人於此、審慎周詳、非草率從事者比。每勸人勤領聖事、必命之善自預備、以盡獲神益。故於習慣犯罪

之人，輒嚴拒之。冷淡者，痛告之不輟。嘗謂里昂某婦曰：「汝果不願改過耶。汝常來領主，而素行依舊不改，暴戾如故，可憐甚矣。」此婦聞聖人道着心病，驚惶戰慄，愧悔之下，涕泣交併。仰視聖人，則見其滿面神火，異常憤激云。

又有麥賽女士，名斯德望包嫻者，曾於一八四五年某日清晨，乘車來矮途中同來諸人，一路談笑取樂。抵村後，麥逕入堂中。時聖人已舉祭，至領聖體時，女士上前跪聖體欄杆上。及聖人送聖體至其前，誦經忽斷，高舉聖爵，屹立不動。女士心中，極覺難堪。旋即思及未曾預備，乃默念信望愛三德誦各一遍。既畢，聖人乃將聖體送入口中，依次分送他人如故。其後聖人謂之曰：「凡人未念早課，一路分心而來，不宜領聖體也。」

聖人以爲凡欲勤領者，祇具一種熱心不足，尙須熟知聖體道理。呂爾西有馬杜愛夫人者，頗熱心，而教理未明。一日來矮告解畢，求聖人准其於一主日內領聖體數次。聖人應曰：「可，惟先當往請本鐸，教汝聖體聖事及領聖體之規則，卽以此作汝此次告解之補贖，其毋忽。」夫人聞之，殊覺難堪，與其往就本鐸學習要理，毋寧不領也。但此係告解之補贖，不能不行，乃就本鐸貝爾納神父請焉。貝鐸知其意，乃指與某聖書某數章，令其自行閱看。閱畢，持書往還貝鐸曰：「余何幸得此補贖耶，得多知向所未知之事，爲益多矣。」其後貝鐸將此事爲其同儕述之，諸司鐸始悟聖人固非不知指導之方，而徒順一般愚婦之私智者也。

凡遇真忱熱心之信友，聖人則多方勸之勤領神糧。於宣講要理中，常

懇切言之。其辭曰：「凡諸受造，皆必養而後生。所以上主蕃生各種草木，俾諸動物各就所需，資以就養也。人類靈魂，亦當有養乎。資以養者，又何物乎。上主固亦欲人靈之有養也，乃俯察宇宙萬物，無一足養之。於是返取己而與之。吾靈乎，汝尊大極矣，捨上主外，無物足以滿汝欲。汝之養品，乃吾主之聖身聖血也，美哉天主而糧也。非此天主，人靈不得其養，惟天主能養而飽飫之，惟天主能療其飢。其所需者，惟天主而已。福哉清潔之靈魂，領聖體而得與吾主結合也。他日在天，輝映天主之光，光明燦爛如鑽石焉。福哉其生，福哉以天主爲糧。人乎人乎，汝尊大何如哉，食以天主之身，飲以天主之血。信友乎，其速往領此聖體聖血哉。」

一八四六年，某日晨，有依撒伯爾、祢勞母、依才爾、屬德鄰橋地方，

聖玫瑰修會之會祖母也。來矮後，雜信眾中欲行告解。聖人見之，命其先告。告畢，謂之曰：「汝何不領聖體，後當勤領。今余將舉彌撒矣，命汝領主。」後祁修女謙然語人曰：「余怠甚矣，是時余每八日領主一次，而猶以爲太勤也。」

步姚萊境內某會口，有一婦頗熱心，然領聖體極疎。婦曾來矮告解多次，而每次告解中，聖人必以多領聖體命之。婦固願從命，然以本會口中勤領者尙未多見，不便獨行。聖人曰：「汝好友不少，擇其最有德者，挾之同來見余，汝當不獨行矣。」未幾，婦果偕二人來。聖人乃一一囑之曰：「汝當於六個月後再來。但來時，必須引同志者二三人偕來。」屆時，同來者十二人。聖人乃以勤領聖體之要訣授之。其後，該屬本鐸見屬下信友熱心非昔比，大奇之。旋悉其實，卽親自來矮請謁，以謝其

同僚感化之熱忱。

他屬信友受聖人之感化、而遷改進善者、不可勝數、吾人所知、不過十
一而已、餘則惟上主知之耳。謝來伯爵夫人曰、維神父亦認所著善
效、祇公審判時、方能知之。故惡魔恨深切齒、曾借巫者之口而大呼
曰、汝苦余極矣。世上若有如汝者三人、余國亡者久矣。

第二十六章

半夜聽告 清晨舉祭 上午日課經 午初講要理

午後探病 晚間聽告休息 內修工夫

聖人來矮後，以迄一八三五年，每年舉行避靜神工，前往米才利安或步盎勃來斯留住五日。一八四三年間，曾回家休息一星期。除此之外，聖人蟄居矮而斯村，不離蛙步。每日治事二十小時，不間寒暑。而聽神工時間，則佔去十五以至十七小時。卽隆冬之際，亦須十一至十二小時。

當其任愛居利副鐸時，清晨四下已進堂。及至矮而斯後，則起更早，而起身後，立卽進堂誦禱。其時村人夜間相聚工作，蓋襲舊風也。每十二時或一時許，工作畢，婦女多喜此時就聖人行告解。聖人欣然迎之，晷

無倦意。告畢，則藹然令之退，曰：「汝其歸寢，夜已深矣。」善信婦女感念不忘，聖人死後二十年，猶稱道弗衰，曰：「此時告解，旨哉樂哉。」未幾，四方信眾，聞風而來。自是每值夜半一下鐘，聖人親自鳴鐘，告信眾堂門已啟，而司鐸已在神工架矣。信眾未至，則跪祭台前誦經以俟之。加大利納記聖人此時祈禱之情狀曰：「燭光微明中，得見嚴苦瘠瘠之聖人，斂神祈禱，不時舉目仰視聖龕，面露笑容，一若親見吾主者然。此情此景，能不動人欣慕乎哉。」

有時於長夏炎炎之際，謁聖者肩摩踵接。聖人則未半夜已起，上智院貞女瑪利亞夏南嘗笑語聖人曰：「今日神父未念早課也。」又曰：「聖人於極忙之日，擬於日間稍息，但常不果行。」

雖聖人起身絕早，而信眾已鵠立露坐於堂場上，或公墓旁，以待門啟。



斂神祈禱

寒露涼風，襲人砭骨。至一八四五年，聖人始於鐘樓左側，建一門廊，以供婦女休憩。

聖人起身後，手提破燈籠，身穿短白衣，頸圍紫領帶，步入門廊內，出鑰啟門，眾遂一擁而入，趨神工架以求告解。此時畧有紛擾，旋即靜寂如初。

堂內有婦女糾察員，約共十人，輪流維持秩序。先燃燈，後鳴三鐘，繼爲來者覓坐，指揮告解者上下進退。聖人則端跪祭台前，神魂超越，將此一長日之神形困苦，全獻於主，並求主垂憐罪人。禱畢，乃就神工架坐。夏則聽告至六時，冬則七時，乃出備舉祭。

○聖人於一己之寢食，凌亂失次，毫不掛懷。而於舉祭，則奉爲至聖之職務，絕不稍更其時。一次，村中某貴婦，某晚，遣人商請聖人，翌日畧緩

舉祭。聖人卽語來人曰：「汝當返告，不能從命，請彼早起，余不能爲彼一人故，而誤他人也。」

將舉祭時，滿面喜悅，一若已忘其身在此世。嘗曰：「余雅不願任本鐸之職，但殊樂爲司鐸，因能作祭故也。」其神師某司鐸，謂聖人自起身後，以迄舉祭，所爲一切，實堪視作極善之預備。然聖人於彌撒前，仍跪彌撒間中，斂其心神，作數分鐘之默禱，恭捧雙手，凝注聖龕，屹然不稍動，一心向主，萬事不足以擾其心。禱畢，入更衣所中，始准人語以要事。如有人懇其代禱，乃於更衣時告之，聖人惟頷首示意而已。或有曉瀆者，則揮手令退。其時常有一修士侍隨左右，阻人圍擾。惟有熱心信友，或司鐸等，時起爭執，以得輔其祭云。

祭衣祭器，力求美麗，從不嫌其過奢。最佳聖爵，尙以爲不稱吾主聖血。

之尊貴，頗欲得一純金聖爵而後快。正祭台前之大理石上，精刻天主羔羊像，聖若翰保弟斯大，及聖西斯多像。台上聖龕，則銅質鍍金，雕鏤精細。龕上寶座，則飾以白翎。種種設備，皆極華麗精美，但聖人心目中，聖堂中主要之美飾品，爲善信男女之端莊恭敬也。

聖人舉祭之時間，大抵與他鐸不相上下，計需半小時。一生常遵里昂所定禮典，按此禮典，舉揚聖體後，司鐸須展其兩臂，歷數秒鐘，聖人輒延長之，人見之起敬深焉。一八二七年間，有一小生，後亦晉鐸者，爲之輔祭。嘗謂彼時見聖人舉日張臂，神情超越，可五分鐘，退與同學輩互相竊議，意謂聖人是時，必見上主云。

迨至領聖體前，復忽屹然不動，若與吾主交談，然後恭領聖體聖血。雅達那修士嘆曰：「彼之舉祭，何其美哉，余自信得見聖方濟各撒肋爵。」

第二矣。聖人神師包類思神父亦曰：余每見其舉祭，彷彿見天神在祭台也。

與祭之信眾，多有志在見其容貌，以資觀感者。謝來爵邸之諸客，每無意與大禮彌撒，而卒因欲瞻視聖人之儀容，羣然來堂。倍凡男爵夫人謂：一日，村中某女教友語之曰：「倘汝欲學善望彌撒之法，則須擇一處，能詳見維本鐸在祭台上之情形者。余乃於堂隅，覓得一位，見聖人之容儀舉止，宛自天上來者，始終揮淚不絕，且無日不如此云。」又有藝術家某，亦言聖人之儀容，實非人工所能描繪也。

聖人舉祭時，絲毫不涉遐想。一舉一動，皆出自然，毫不矯作。時或舉目向天，或下垂俯視，兩手或開或合，皆厲訓範，勝於宣諸口舌。是以有但觀聖人舉祭，而即感化悔悟者。密密教人某，怙惡不肯悔改，或勸其姑

來堂與聖人之祭，從焉。進堂後，一見聖人在祭台上，其心突然改變矣。堂中與禮之人，咸覺祭台上，不僅聖人一人，一若親見吾主耶穌，與其司鐸相偕作祭然。蓋聖人之音容顧盼，一舉一動，在在示人以願望，愛慕，自克，自犧之忱。

聖人舉祭中，每百感交集，間亦雜以恐懼失望之思。一日，聖人於彌撒中，忽想及地獄，誠恐一旦永失天主，惶恐不安，心中自歎曰：「主，汝必勿奪我之童貞聖母乎。」某年聖誕瞻禮夜，子時彌撒中，於誦天主經前，聖人按照里昂禮典，執聖體加聖爵上，竟歷數分鐘之久。雅達那修士，見其忽而下淚，忽而微笑。彌撒後，乃乘間請其故。聖人曰：「是時余萬念雜呈，乃向吾主曰：『倘余不幸，將永遠不得見汝，則余今執汝於手，將堅持不釋矣。』」

彌撒後，聖人復穿短白衣，懸領帶，跪祭台前恭謝聖體。是時信眾，輒敢近前逼視之，以饜其好奇心。聖人則專心一志，與主晤對，耳無聞，目無見也。謝畢，仍返更衣所中。而管更衣所之修士，已將信眾備請聖人降福諸物，及請署名之聖像等，一一羅列桌上。聖人乃舉手祝福，執筆署若翰瑪利保弟斯大維雅納之簡名，忽忽竣事。時則有困難之人，已來乞安慰。聖人概不之拒，畧作三數語以撫慰之。蓋是時輪及男信友告解，就坐堂中者，愈聚愈眾矣。

自一八二七年始，聖人遵醫師及主教之命，每晨八時許，進牛乳少許，守齋日，則仍擯而不進。是時聖人逕往上智院巡視一週，而後返堂，就坐更衣所中之神工架上。

○將及十下鐘，聖人乘間誦日課經。或有欲行告解者，則指踞櫬以示

之、令其續行省察、已則踞更衣所中磚地上、繼續誦經。是時自謂：「頗得稍舒疲困、快樂何如。」乃悠然神往於聖詠之奧義中、幾致妄想何幸而達味犯罪、苟無此罪、後人安得此聖咏以爲痛悔之方也。戴雅德司鐸、謂聖人甚愛其日課經本、出入必共。會問其故、則曰：「日課經乃余忠實伴侶、無往而能離也。」

一日、里昂某律師於聖人誦經時、細加觀察之、退而記曰：「其面容畢露其偉大之感想、而口則宣示其心得。雙目炯炯有光、彼呼吸、似非世間之清氣而更清。雖置身擾攘之塵世中、而耳所聞者、惟天主聖神之言耳。」

聖人念經時、屹然不動、有如偶像。外貌絕無分心狀、其靈心中、當亦沉靜無比也。嘗於講要理中、言及祈禱時之分心、則曰：「飛蠅不止沸水

上，惟入溫涼水中也。

○日課既畢，聖人復聽告。至十一下鐘，乃出更衣所，而開講要理。其講座係一小桌，圍以木欄，上以一板爲面，下備踏足板。聖人用此講要理者，凡十五年。常以事繁，無暇預備。據小學教師班底南言，自謁聖者日盛以後，聖人無片刻暇，以備宣講，乃作聖神九日敬禮，求賜能隨口宣言也。敬禮既畢，乃逕上講台。自此以往，竟能信口而道，不須先事預備矣。

將屆宣講時，男女善信，羣趨進堂。間有通人達士，以及司鐸主教輩，聖人色不稍變，宣講如故。聆其言者，亦不以尋常司鐸目之，而視爲上主特遣之人，深明天上神秘之事，如聖若翰保弟斯大其人者。

聖人登台後，先開卷，誦一二行問答之辭，乃置書，逐層講解。漸而離題

涉及高深，吐其肺腑。舉其平時存想，及與吾主對越之所得，一一宣之於口，多及永遠之事。時而炯炯目光，移注於聽衆，似欲以所言，透入其心。時而挾擊惡習，攻斥罪惡。時而歌頌愛主之美善快樂，曲喻妙比，繪聲繪色，令聽者神往。其尤足使人感動激盪，深入心坎者，則其高呼涕泣，哽咽嗟嘆之辭也。

一八四五年，有聖若瑟會修女瑪利亞公撒格者，素聞聖人種種奇蹟，懷疑不信。偶從院長來矮甫下車，正堂中鳴鐘開講要理，修女乃隨院長到堂聽講。其時聖人已入座，目光四射，適及此修女。公撒格忽覺目眩，不知所措，乃卽踞下。加大利納見之，上前率之起，導坐聖人講座前。曰：「此處聆之更晰。」及聖人講解契合主旨，及爲主受苦之可貴等等，修女聞之，中心大爲感動，痛哭久之。昔日疑想，至此盡消矣。

同時有里昂某醫士，亦偕其親友來矮。醫士幼受教育，初非無信之徒。但絕不知何爲聖人，及濟濟一堂之信衆所爲何事。聖人甫開講，醫卽縱聲狂笑。聽衆大驚失色，爭指斥之。醫窘甚，乃以手掩面，伏匿不敢出聲。聖人泰然不以爲意，繼續宣講如故。閱五分鐘，而此笑者，忽又縱聲大哭，涕淚交流，悲不自勝矣。

伯多祿歐立奧者，羅爾區屬之貝路山人也。家道小康，友聖人後，遷居矮村，侍聖人爲翊衛。其第一次與聖人相見也，亦值講要理，嘗謂：「聆聖人第一語，其言直入心中，終身奉爲至訓。」

聽衆每聞聖人而感泣，而聖人之淚則尤多也。一日，聖人方歎罪人之沉淪困苦而痛哭，聽衆中一婦人不禁大呼曰：「嗚呼，吾主，其賜我以此淚乎。」

然人賦秉之利鈍高下，各有不同，故感動之深淺，亦因之而異。有羅班地方之司鐸名戴奧陶衛浦者，西貢大修院院長也，嘗曰：「余前曾渴欲一聽維神父宣講要理，及聆其言，未有所得，屢自問曰：彼所教我者，果何也？」此無他，蓋因衛鐸於一八五七年來矮時，一心俟要理講畢後，欲叩問聖人以一己之前程。聽講時，心有所屬，言自不入耳。梅注區之阿羅主教，則不然，來矮客於謝氏之家者凡八日，每日往聽聖人要理，歸寓必歎羨不置。當謁聖信衆最盛之際，司鐸修士輩亦雜羣衆中，聽聖人宣講。聖人雖反複申言，而諸鐸聽之，常覺其言之新穎也。聖人每午正，出堂回宅，先踞祭台前，念三鐘經，念畢出堂，自堂至宅，不過十餘步之遙，而此十餘步，每須行一刻鐘餘。蓋自聖堂門廊，以迄本鐸宅門，仄徑兩旁，滿站男女信衆，而凡未及告解，有所求於聖人，或欲

與之語者，咸鵠候於此。間有抱病或殘廢之人，不能擠入堂中者，則亦於此，或倚杖而立，或躺臥病車中，或由親友扶持，以待聖人。兒童不能久留堂中，則其父母亦置之於此。聖人出，展其和藹之容，環顧一週，眾皆寂然下蹠。繼乃先後呼：「好神父，聖神父，降福我，請爲我家病者祈求，懇汝療治此苦兒，求汝感化我父親，我丈夫，等語。眾語紛紜，聖人不及置答。只注目視之，或向之微笑，或流淚以示意而已。間亦偶作一二語，或舉手指天以答之。每見兒童，輒出兩手，按其首以降福之。及行抵宅門，不欲人隨入，而又被擠不得通行，則探手入衣袋中，得聖牌盈握，向眾遙擲之。乘其爭往拾取之際，卽突圍而入，掩門下門焉。

既歸己室，午餐已由上智院送至，聖人立而食之，且食且閱信札，瞬息

而畢。雅達那修士嘗謂，聖人自言，自午正至一下鐘，此一小時內，能治許多事務。先進食，繼則打掃己室，整容剃面，乃作小睡。起後，出探病人云。

○聖人常以探視病人爲樂事。一八四五年以後，一切外務，聖人盡付副鐸爲之，獨探病則仍親往。聖人探病，大抵於午正二刻出時，復爲候者所包圍，故須有二三善信士紳爲之護衛，振臂先導，以阻人無意識之尊敬。然而或剪其衣，或割其髮，或攫其日課經而竊取其中聖像，不能禁也。聖人習而安之，不以爲忤，致常鬧成笑話。杜富爾司鐸謂，信眾習常攫取維神父之物件。有二次，竟誤余爲維公，而攫余物焉。一日，攫余日課經去，旋即交郵寄還。余苦其擾，訴於維公。公莞爾笑曰，余固屢受其擾矣。又一日，余外衣被割去一塊，蓋其時昏黯難辨，故蒙此謬。

願也。

聖人出探病者，信衆每喜隨至病者之家。司鐸輩亦有懇聖人挈之至病榻前，以資取法者。戴雅德司鐸嘗曰：「余得兩次目擊維公行終傳禮。其言身後之生命，剴切確實，一若目有所見者。維公撫慰病人，長其依恃之心，致病者皆欲死於其手中。」云。

出病家後，衆仍在外相候。聖人乃探手懷中出念珠、聖牌、苦像等，分賜之。得者欣然敬受，視若拱璧。於是黠者，候聖人經過其地，輒跪求降福，藉以多得聖物。里昂某姓女留矮三日，竟得大宗聖物。後入會修道，嘗告人謂：「至第三日，聖人復賜聖牌苦像各一，語之曰：『我女，此乃第十七件矣。』」數之，適符其數。以是聖人所備諸聖物，常俄頃而盡。既罄，則購之於肆。而信衆之仁厚者，輒爭付其值，肆主亦殊樂爲供給云。

聖人每日往視上智院之孤女，諸女見之，踴躍前迎。自一八五三年九月以後，上智院讓出附屬小堂之一部房屋，作副鐸董格南及諸客鐸之住所。聖人來院，亦時往問候。來時，每值諸鐸餐畢之際，席上菓香四溢。或勸之畧嘗其味，聖人雖心愛之，卒以克苦故而不食，僅倚門與同儕立談。言語間，力避引人稱頌之語，而常溫文和雅，笑容可掬。有時亦飲咖啡少許，但不加糖，吮啜其苦味云。

○午後回堂，則跪正祭臺前，誦申正經及晚經，熱心專注，有若天神。誦畢，乃重行聽告。據歐立奧言，聖人午後聽婦女告解。五下鐘後，回宅稍息。又五分鐘，返更衣所，聽男信友之告解。至七下二刻，或八下鐘，乃登講道臺，與信衆共誦無原罪聖母串經，及晚課。念畢回宅，接見司鐸修士，或外來信友數人，談笑甚歡。嗣入己室，閉戶獨處。至獨居時有何

作爲，固不得而知，諒必度其大半光陰於祈禱中云。

聖人以每日晨起後，忙祿至午，不得片刻之暇，故回宅後，先誦翌日之夜課經，及讚美經兩份，繼乃披閱諸聖行實數頁。此實大不易事，蓋聖人鎮日辛勞，歸宅時，疲乏已極，幾不能舉步登梯，每傾身倚壁，以免下墮。何時就寢，固不可知，但睡眠必不過三小時。村人有見其室中隱露微光者，則聖人正在痛打苦鞭。或既寢而不能成眠，則更起燃燭，流覽壁上諸聖畫像，而默想其言行也。嘗曰：「當余睡而不成眠時，則惟有仰瞻四壁之聖像以自慰。」又嘗語謝來夫人曰：「余與諸聖爲伍。夜睡中醒，似覺諸聖注目視余，且謂余曰：『噫，汝何惰也，汝入睡矣，而余等此時，則常張目以祈禱也。』」

聖人雖夜不安枕，一小時內，寢起再三，或竟夜不眠。而定時一到，必推

枕立起進堂，繼續治事。困苦如此，而聖人未嘗一以語人也。

○聖人一生，其身往來於羣衆擾攘之中，而其心神，則常安和寧靜，毫無紛亂之狀。據主教顧問司鐸賈戴德云，維司鐸嘗謂余曰，「汝亦知我如何渴願消亡，而惟生存於上主乎。」是言也，觀於維公之服務而益信矣。彼雖盡日忙碌工作，而常斂其心神，不啻誦經祈禱時。凡彼所事，常爲熱忱所驅使，而絕非出於本性之嗜好。自晨至夕，情性品度，常怡怡自得，在在見其內心之安和。若維公者，洵與主契合，及純全愛德之理想中人矣。▽

凡不一心歸向上主之人，雖常盤旋於聖事中，而卒不能成聖。是以聖人無論於講道中，聽告時，或言談工作之際，常提其心神，上向於主。誠如諸聖所云，出離上主，以行所事，事竣卽祈禱以返於上主也。故聖人

視祈禱爲心靈上之欣慰，憂悶時之避難處。嘗曰，「祈禱如馨香之玫瑰，愈久而味愈深，我從不覺祈禱時之久長也。」

聖人一生，渴願幽居寂處，一意默思天上事。然終歲辛勤，不得少假。其末次避靜，係於勃魯之大修院舉行。聖人既至院中，而譚維主教遽遣之回，謂之曰，「汝固無需行此神工，而彼處罪人，則正需汝甚殷也。」聖人聞命謹從，絕不猶豫。然有時回憶曩時獨處田野之時，不禁自嗟曰，「彼時余樂何如哉。今則終日營營，頭漲欲裂，不能如彼時之隨意祈禱矣。」復微笑續言曰，「今知余將以神牧終身矣。」

聖人來矮任職之初，事稍暇，能從事於祈禱。矮而斯副鐸魯日蒙司鐸嘗曰，「據村中父老言，謁聖信眾未來前，常見聖人在堂中跪地默禱，不用經文云。」而倍凡男爵夫人謂，聖人默禱不僅專注於凝思，且亦

一發於愛欲，蓋聖人禱時常目注聖龕，凝視不輟，以訴其衷，無異於夏發榮老人所謂，「余視上主，而主亦視我而已。」

及四方信衆，相繼來謁，聖人不能久禱。乃於晨間擇與一日中行事有關之題目，以作默想。杜富爾司鐸嘗詢聖人祈禱之法。聖人答曰：「余亦無暇常爲之。故每日晨起後，卽默想片刻，以與吾主相契。嗣後凡有所爲，皆存斯心而已。」杜司鐸味聖人之言，而知其一生，無時不在祈禱中也。

聖人日間，常緬想吾主、聖母、及己主保諸聖之行爲。而於吾主苦難，尤念念不忘，故請加大利納貞女，將苦難之蹟，挨次記於日課經各時之首。每誦經時，一一翻閱，感動至於下淚。

聖人身處羣衆中，猶若獨居。聖思善念，常縈繞於心中，而不稍離。嘗曰：

「所謂信德者，乃人語主，一如與人語也。」蓋聖人每有所爲，常具此深切之思想焉。

聖人年漸邁，面瘦肩削，然其心志常壯若少年。嘗曰：「凡與主相契之心靈，常在青春中。」是以聖人常覺與主相對，其樂莫名。加大利納嘗見聖人神樂洋洋，而率然語熱羅尼莫修士曰：「今日維神父愛主之情深矣哉。」聖人固未嘗求此樂也。嘗曰：「凡不得慰藉時，則其事主也爲主。一旦得有神慰，則爲己而事主矣。」雖然，聖人之所賴以生活者，皆此內心之神慰耳。蓋人心中怡悅，爲吾主寵愛之據，有求必得之券證也。嘗曰：「上主與諸聖契合至深，諸聖之所欲，一似勝於己之所欲也。」

或有言於聖人，謂其於聖女斐落默納，求無不允，一若聖女唯聽其命。

者。聖人應之曰，是固不足異也。卽上主於彌撒中，亦且降尊以從余焉。聖人滿懷神樂時，亦絕不失其爛漫之天真，毫無詐僞矯飾之態，不作呼叱嗟吁之聲，而常怡然微笑，令人見之而深感焉。

第二十七章

渴願隱修 大病獲愈 潛遁還鄉 復回舊任

聖人與四方信眾周旋晉接，笑顏遂開，不知者以爲聖人得其樂矣。孰料其獨居苦修之志，無時或釋，常思隱遁乎。加大利納記曰：「維神父留矮凡四十一年，常覺違其素願。」一八四三年間，聖人亦語謝來伯爵曰：「余自十一歲，恒求主賜余獨修，而卒未蒙俯聽也。」

聖人自幼，深知默斂心神，專心向主。晉鐸以後，又自以才疎學淺，不堪任負管理人靈之職，嘗自歎曰：「余所恐懼者，非在服務之勞，而在不知盡本鐸之職耳。」此種思念，深入其心，暮年猶未能脫。至一八五八年，聖人行年已七十有二，時矮而斯舉行四規會，請翟高德司鐸來堂講道。將登講台，聖人語之曰：「噫，此次君必感化吾人矣。」翟鐸應

之曰：公何畏哉，余必有以報汝也。一聖人慘然歎曰：嗟夫，吾友，汝尙未知負本鐸職責者，將如何受主審判也。

是以聖人自任本鐸之初，卽渴欲覓一幽僻之隅，獨居靜修，以哭其一生罪過。來矮未及二年，已於加大利納前，微露其意。一八二七年間，請求主教免其本職，及調任法冷，而躊躇不受，寧留此小村者，或以爲在此較易擺脫歟。

一八三〇年，四方信衆，相繼來謁，聖人獨修之志，亦與之俱進。時鄰堂梅爾莫本鐸，嘗來叩聖人以精修之道。聖人語以不當終身任本鐸之職，宜留餘暇，以自備善終等語。距此二十年後，主教顧問賈默來司鐸，時爲本打諸鐸之領袖，亦嘗聆聖人言曰：「余殊不願以本鐸終余身，蓋未聞有聖人而死於本鐸之任者也。誠願得二年之暇晷，以哭我一

生罪過。嗟夫，果余得此，余將大發愛主之情而無阻矣。」

聖人素志既如此，是以倍來主教署中，屢得其函牘陳訴。而譚維主教，始終不納其言。一八五一年，譚公年邁力衰，教宗簡夏朗同護理教務，聖人自以爲亦當乘此乞休，乃上書曰：「主教大人鈞鑒。公旣得退休，以一心思念天國，僕亦願得此恩。倘公捨我而行，則僕將憂悶以死矣。僕知公必將允我所求，蓋僕無才無學，人所共知，公亦深知之也。屢次上瀆，敬祈鑒宥。僕矮而斯本鐸若翰瑪利維亞納上。」函上不報。越數年，夏朗同實授倍來主教之職，聖人乃再上書，措辭異常迫切。畧謂：「賤軀日就衰頹，中夜靜坐椅中，一小時內，竟起三四次。聽告時，耳復不聽。僕實年老力衰，不能再留此際矣。」等語。書尾署名曰：「不幸之苦司鐸維雅納。」

嗣夏主教來巡，聖人必以此力請。蒞臨前數日，聖人加做苦工，守齋祈禱，繼之以嗟歎哭泣，以備陳情。及司牧駕臨，則欣然自得，以爲可償所願。某日，歐立奧見聖人入更衣所時，欣然有喜色，附耳與語曰：「主教將到，余將向之請求矣，汝知余將何求也。」

譚維主教及後任夏朗同主教，皆力阻聖人退隱。一八五七年，耶嘉勒陞任主教，聖人復一再乞退，而終未獲所請，亦可哀矣，但耿耿此心，無時或釋。

聖人去世前一月，猶存退休之意。耶主教於聖人殯葬日，演辭中有曰：「約半月前，維神父尙向余言曰：『主教乎，求汝准余離此他適，以哭余一生罪過。』余告之曰：『好本鐸，上主所遣就汝諸罪人之淚，豈不足抵汝之淚乎，幸勿再如此相告，否則余將不來見汝矣。』余竭誠

勸慰再三，而卒不能折服其心。云。

聖人渴欲隱居，外觀似極正當，而其間實不外狡魔之誘也。蒙寧司鐸謂，聖人自知邪魔利用其獨修之願以誘之，而終不能克勝之云。

矮而斯市長謝來伯爵亦言曰：「余見維公常願乞退，究其故有三，欲卸去其神牧之職，一也。以哭其所謂罪過之一生，二也。多得餘暇，以從事於默想祈禱，三也。凡此三者，皆維本鐸所自引爲退隱之理由也。但以余觀之，實有魔計存乎其間。惜以聖人之明，受其惑而不自覺耳。蓋惡魔見矮而斯謁聖之人日眾，知維公爲善之大，而日後之收效，將無限量，故假借美名，以圖去之也。魔亦狡極矣。」

雅達那修士，聖人密友也，嘗言聖人爲隱修之志願所苦，此實一種魔誘也。聖人嘗告之曰：「余夜間不能安睡時，神卽出游，恍若置身苦修

院中，或探求幽僻之處，以哭我一生罪過，大做苦工以補贖之。云。
在昔聖女加大利納瑟納，廣行靈跡，爲衆所欽仰，嘗歎曰：「吾主，爾何
使我作衆人之玩具乎。他人之事汝者，皆得生活於安和之中，獨我則
不能也。」此情此景，正與聖人所處者同，雖屢求而不蒙主允。嘗語賴
撒納曰：「余爲他人求主，幾無一不蒙俯允。獨爲余自求則不然。」
賴貞女對曰：「此蓋神父求主離矮退休故耳，非主意所欲也。」聖人聞
之，默然不答。

雖然，聖人隱修之願，非皆出於魔誘，亦上主欲藉此以試鍊之也。蒙寧
司鐸謂：此事自有上主深旨。蓋聖人以聽命故而放棄其夙好，以守職
故而犧牲其快樂，抑制一己之私，擯棄平生所欲，凡此拂意之爲，皆所
以修德立功也。不特此也，聖人獨居隱修之願，不減其拯救人靈之志。

兩念交戰於胸中，未嘗稍息。念及司鐸責任之重大，則瞿然以驚，而思退避。明悉撫牧羣羊之可貴，則怦然心動，而甘捨身。雖慕幽靜安和之樂，然見四方信眾絡繹而來，未嘗不喜。及見來者稍稀，反憂形於色，作九日敬禮以求之。信眾既復雲集，則復力作不輟。有勸之稍休者，則曰：「此輩可憐之人，大都遠道而來，徹夜坐守，以候告解，何忍使之久待乎。當懇主賜余以分身之術，如昔時諸聖然。苟余一足已進天國，而有請余回世，以助一罪人悔改者，余必樂然復返也已。設或因此而需余羈身斯世，以迄世界末日，日日夜夜半起身，辛勞艱苦，一如今日，余亦悉心爲之也。」

一日，聖人於講要理時，歎曰：「使余早知司鐸職務之嚴重如此，則必遁入苦修院中矣。」時聽眾中有人應之曰：「果爾，則爲害不淺矣。」

聖人得此警告，亦可自醒矣。無奈去志既堅，無法可挽也。

計聖人潛逃，先後凡三次。一八四〇年間，於某夜二時，昏黑中離堂獨出，向維勒弗朗血進發。及行至恭勃地方之十字路口時，忽止步不前。蓋念此行果合上主聖意否乎，救得一人靈魂，不亦更善於曠野中晨夕之所禱乎。興思及此，乃遽轉身還原路而回，而村眾不見神父而尋覓者亦至，相與返堂焉。據董格南司鐸言，惡魔誘聖人私遁，出於俄頃之間，信眾未曾察覺。迨事隔多年，聖人始述其詳云。

○惡魔狡計不得逞，乃藉疾病以擾之。一八四三年，聖人時年五十有八，以歷年辛勞過度，自信終期已近，因作遺囑，將惡肉身付諸黃土，以苦靈靈託諸天主聖三。

時屆聖母月，聖人照例講道。三日晚，宣講時，忽氣塞不能成聲，乃跪而

誦經、寒熱大作，竟不能誦一字。堂中執事，見狀大驚，急趨前，掖之入其臥房之隔室，就白公遺榻上，鋪設乾草，令其安臥。入室時，聖人已昏迷不省人事矣。沙尼愛醫師應召趨至，診察後，斷爲肺膜炎症。謝來伯爵聞訊，亦來探視。見聖人臥榻鋪草極薄，而牀板又甚堅硬，立命取厚褥易之。聖人時已甦醒，任人擺佈，不加可否。

五月六日，病勢轉危，沙醫束手無策，乃更邀三醫會診，共以聖人脈象甚弱，禁人出入探候。其時聖人神志尙清，見羣醫繞榻前，笑曰：「刻下余正奮力大戰。」或問與誰戰，則曰：「與四醫戰耳。設再來一醫，余命休矣。」

時謝來伯爵，見聖人病危，留宿司鐸宅中，照顧一切。聖人乘間語之曰：「余殊願再活數年，俾得哭我罪過，行些善事。」

夜間魘夢頻乘，更多恐懼。一日清晨，聖人語人曰：「昨夜余聞獄魔歡呼曰：我已攫得之矣，彼終爲吾所有也。」魔誘雖烈，聖人始終堅忍恃主。據班底南教師言：「聖人絕無煩悶不安之狀，服藥一遵醫命，忍受疾苦，事事悉憑主旨云。」

聖人既病，矮而斯村，忽沉寂無聊。謁聖之信眾，徘徊躑躅於聖堂之四週，無異失牧之羣羊。欲於聖人前告解請訓者，凡二三百人。時聖人之職務，由聖若望勒未安之本鐸拉谷德司鐸，臨時暫代，然信眾咸不願往就。李那司鐸應聖人之召而來，勸某婦向拉鐸行告。則曰：「余實不能，其許我跪於維公臥室之門首，俾公見余而降余以福，余靈安矣。」諸鐸准其請，引之跪聖人病榻前。時諸人咸以爲聖人終期已屆，故將聖像、聖牌、念珠、苦像等物，羅列榻前，乞聖人降福，留作紀念。謝來伯爵

謂是時陳列諸物，全法各主教所祝聖者，亦無如此之多云。

聖人病勢危甚，羣眾聞信驚憂，咸趨聖女斐落默納台前，燃燭切禱。諸鐸亦相繼於聖女台上，舉行九日特祭。

五月十一日晚，病勢增劇，痛苦異常。七司鐸齊集室中，僉謂時機已迫，事不宜遲，乃決行臨終諸聖事。由聖人神師雅桑、本鐸槐耶登主禮。槐公以爲不宜召信眾來與。聖人聞之曰：「否，當鳴鐘告眾，蓋爲本鐸者，需信眾爲之祈禱也。」於是堂鐘大鳴，眾乃齊集。庭院中、樓梯上，頓有人滿之患。行傳禮時，聖人面現信德之容，見者大爲感動。諸禮既畢，眾皆退出，惟法冷本鐸杜寶賢、司鐸獨坐床前爲伴。

聖人奄奄一息，乃將已身托付於聖女斐落默納，許祭百台，並命人往聖女像前，燃巨燭一枝。囑付既畢，僵臥不動，狀似昏迷。侍疾者乃跪枕

旁祈禱，沙尼愛醫師則立榻前，愁容滿面，以爲聖人已悠然長逝矣。時聖人雖閉目不言，而心中則殊清醒，沙醫所語，一一盡聞。數月後，告其表妹瑪加利大翁倍爾曰：「當余病亟之際，終傳後，醫師按余脈而言曰：『僅有二三十分鐘之命耳。』而余心中則正默禱上主曰：『主乎，竟令余空手來見汝乎。』隨卽轉向聖母及聖女斐落默納曰：『嗚呼，倘余尙能留世救靈乎。』繼復語其表妹曰：『此後汝送人臨終時，務須高聲誦禱，蓋病者狀縱昏迷，其耳尙能聞之也。』

聖人默禱甫畢，卽覺稍安，乃復開口出言，旋復凝神合掌默禱三小時，異常熱切。寒熱復劇作，沙醫以爲危矣，不過稍延殘喘而已。眾卒議決，苟病人得安然過此一宵，則翌晨當由杜寶賢司鐸，於聖女斐落默納台，起行聖人所許彌撒。

五月十二日拂曉，聖人一息尙存，信衆聞訊，乃爭赴堂中與祭，無不懇切爲聖人祈禱。

舉祭時，班底南教師留侍聖人。見聖人寒熱甚劇，渾身顫動，極爲不安，意其臨命在卽。而倏忽之間，聖人竟平靜，注目若有所見。彌撒甫畢，忽語班曰：「吾友，余覺大有轉機，余病愈矣。」

方聖人神往之際，屢呼斐落默納之名，衆咸謂聖女必於是時顯現。而聖人病愈，實出望外，諸醫莫不視爲神奇。聖人應曰：「非特神奇，實乃靈跡也。」果也，不數日後，聖人復能進堂，再覩聖龕矣。

至五月二十日，瞻禮七，聖人重舉祭，由班教師攬扶登台。惟以大病新愈，不能久餓，故定在夜間二時左右登台。爲時雖早，而屬下信衆，先已齊集。是日聖人特擇於聖母台作祭，蓋平時每值瞻禮七日，必於此台

舉祭也。醫師以聖人尙未復原，禁其治事。聖人雖遵命，而頗覺難堪。每進堂中，輒注視神工架，而心竊羨之，但期及速痊復云。

所可異者，矮而斯信衆，既喜得聖人，而復憂失之。五月十七日，謝來伯爵厲書其母，畧曰：「村民相見時，咸互相動問曰：『彼已求得再生之恩，此後果將何爲乎？何以切願早復其體力乎？』雖蒙上主留彼於世，然正恐因其自去而失之。雖幸其病獲痊，而又懼其捨吾而去也。」

越十日，謝來伯爵往謁聖人，見之於其臥室中。聖人方坐床上痛哭，因詢其故。聖人曰：「嗚呼，人固不知此淚之故也。余十一歲時，早懷幽居之志。」繼復嗚咽言曰：「何人之不諒我，而常拒我所求耶。」是知聖人之退志未泯，而村人之相疑非無因也。

日復一日，聖人漸健，卽去厚褥。一得醫師許可，立卽聽告，仍於夜間一

時起身。班底南諫阻之，聖人謂之曰：「余病時，惟承行主旨，遵從醫命。今則當聽命者汝矣，其速往就寢。」

沙醫見告解者，接踵而至，無法可阻，則亦聽之。惟於飲食一層，則堅執不稍讓，命聖人每日必進兩餐，午膳時，食肉少許，每飯飲陳葡萄酒半杯。譚主教亦以此命之，乃歎曰：「余作貪饕之徒，少得主寵矣。此後告解時，何能如前此之坦然乎。」

然而聖人癯瘦如故，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聖克勞特主教區之范物爾司鐸，前來晤謁。出語人曰：「維神父仍此克苦補贖，鎮日從事於聽告講道，依尋常而論，恐其在世不三月矣。」

○諸醫見聖人辛勞如故，心爲不安，咸以爲必需暫離他適，然又不敢與之明言，惟勸其暫棄神工架而勿顧。譚主教亦函准聖人稍爲休息，

且每年可休假十五日，不必由主教特准。時薩維牛本鐸賴蒙留矮時較多，乃議由賴鐸代行聖人職務。平時聖人道及此，常猶豫不決，是時亦深願暫脫參謁信眾之羈絆，休假數星期。於是致書其兄，懇其於大地利家中，爲之預備一室。卒於九月十一日瞻禮二，將一切告付賴蒙司鐸。賴鐸不之阻，並允爲聖人轉致呈報主教之函，求准於蒙梅勒之方濟各會小堂內作祭。是日夜間，聖人飄然遁逸矣。

聖人離行前，與上智院作言爲別。加大利納等三貞女，即將其事傳於全村，乃派人守候於本鐸居宅之左右。鐘鳴一下後，庭院中冬青籬畔，似聞人行走之聲。趨視之，則聖人方挾日課經，手執一小包而來。時有女信友數人，欲阻其行，出聖物求聖人降福，然已無及。聖人行甚疾，倏已越楓白林河上之板橋，昏黑中，卽已失其所在。信眾乃大聲呼班底

南教師速往追之。班教師行不遠，卽與聖人相值。乃謂之曰：「神父，何竟棄我儕而去耶？」聖人應曰：「行矣，時不可失，余已上書主教，懇其准余退休，並將於大地利候其示覆。倘邀恩准，則余願已償。如主教欲余回任，亦必如命。會口中一切事務，余已佈置妥貼，勿憂也。」言已，遂偕班教師同向大地利進發。

但聖人閉關日久，鄉間道路，盡改舊觀，不復能識。行未幾，忽止步不前，謂班底南曰：「若望，汝欺我耶？」班乃爲道其故，並不相欺，二人乃復前行。一路誦經，或畧談諸事。計行七小時，誦玫瑰經十串。行抵脫來胡爲時，尙早，聖人不欲擾守關者，故未過橋。及至鈕味勒，二人疲甚，乃喚舟渡沙納河。第聖人臨行未帶分文，而班底南亦苦囊空，乃議以錶作抵。幸舟主許下次取償，乃得安渡。

迨行抵大地利家中時，聖人疲乏已極，不得不臥牀稍息。班底南亦畧睡舒勞。既醒，聖人命卽回矮，並屬於下主日瞻禮六再來，俾瞻禮七共往富維愛祈禱，以定行止。

九月十二日晨，矮而斯信衆，不見聖人，咸面現愁容，僉謂聖人必已入苦修院，而永不返矣。矮而斯二十年來之快樂歡忻，悉隨聖人以俱去矣。越二日，謝來伯爵夫人記曰：「上智院中，但聞嗚咽歎息之聲。諸孤女之懷憂散去者，已及全數之半。謁聖之信衆，亦如烟消雲散。聖堂幾成荒漠，僅三五孤女，各自燃燭誦禱。景象蕭條，令人一見心傷。余胸懷憂鬱，實難言語形容。此景此情，無異生入於死亡之域。向日見諸聖事跡，演於眼前，而今則已矣。」

九月十四日，班底南返報一切。謝來伯爵立即命駕馳赴大地利村，叩

維氏之門。方濟各維雅納諉稱聖人業已他適，不知所之。伯爵不得已，乃留書曰：「公幸勿遽定去處。余深知公實需調理，希安居令兄處，悉心休養，久暫一如尊意，但祈勿忘此區區矮而斯耳。公亦念及前日導引之熱心靈魂，及歸棧之亡羊否乎，亦曾念及經營手創之上智院乎，是固無公不能存者也。此外更望顧念聖教前途，蓋上主召公，欲公維持之，而榮顯之也。」

當伯爵在客室中執筆作書之際，聖人正於樓上臥室內祈禱，而不知，貴客之蒞臨也。及伯爵去後，其兄始以相告。聖人得書，諷誦再三，心中頗爲所感。而是時，其他函件亦相繼遞至。一爲加大利納所發，言上智院中僅存十五女孩矣。又稱賴蒙司鐸，已晉謁主教，但譚牧決不准聖人離俗來區，而他適云云。另有一函，則矮村酒肆主人所發，畧稱：「驚

悉神父已去，切懇勿棄我儕。余前曾一再向神父聲言，如我肆中有不合之處，則望明示，余必悉遵鈞命。茲再謹請，藉伸微忱。等語。

瞻禮六日，聖人見參謁信衆，竟聯袂來家，不勝驚愕，不知何以處之。不得已，乃求里昂主教給以神權，在本鄉堂中復行聽告。茶餚盡冷，猶未就食，而外鄉人士來叩其門者，復絡繹不絕。其兄方濟各深苦之，憤然曰：「倘吾弟居此不去，則余惟有告呼乞救，余已不復能主我家矣。」

九月十六日，瞻禮七，矮而斯旅舍主人方濟各班底南，率矮而斯本屬青年信友二十三人，抵大地利村，天微曉，往叩維氏之門，維家拒不納。忽聞有聲，則見聖人立窗前相喚，下樓親爲啟門，導入己室，與之共念玫瑰經。念畢，引入堂中與祭。彌撒畢，聖人邀諸青年回家早膳。眾知不便，咸辭謝焉。

翌日下午，諸青年向聖人告別回矮。臨行時，聖人囑之曰：「下主日瞻禮三，余將在富維愛聖母堂作祭，務請君等在本堂與祭求主，俾余明認主旨等語。」

當諸青年來謁之日，賴蒙司鐸亦奉倍來主教之特命而來。但爲避人耳目計，故於是日晚間八時左右，方往謁大地利本鐸。該本鐸逆知賴鐸此來，必爲代表譚主教，敦促聖人回任，故冷然遇之。賴鐸見勢不佳，乃自請於翌晨主日行大禮彌撒，以舒本鐸之勞。本鐸允之，且謂彌撒後，可與聖人會晤。翌日，聖人恭與大禮彌撒畢，卽偕賴司鐸同返兄家，急欲一覩譚公之覆示。賴鐸乃出主教回書，聖人讀畢，不禁憂心如焚，然竭力自抑，不置一辭。迨賴鐸既去，其兄方濟各方以矮而斯人來家，纏擾不休，忿不能忍，聖人乃下樓勸慰之。

當賴司鐸回大地利本鐸處早膳時，本鐸語之曰：「請君及早離此。君來意已爲此間信衆所盡知，幸勿再擾，一任維公安留此地，否則於君將有不利焉。」賴鐸聞之，漠然不以爲意。蓋彼乃奉譚主教特命而來，意在與聖人偕返。且臨行時，謝來伯爵亦曾明示他鐸不能爲聖人之繼，必須與聖人同歸也。賴鐸乃強留，及聖體降福後，大地利本鐸復指賴鐸向聖人曰：「公亦見村人咸以白眼加彼乎？」聖人曰：「勿以賴神父爲憂，彼乃戰場老馬，慣聞鞞鼓之聲，豈畏群衆之喧擾乎？」

是時譚主教暫委聖人管理步蒙聖母堂，囑其審慮定奪。聖人乃決遵命一行。無奈大地利之信衆，伺察綦密，維宅四週，已派人防守。是日晚間，正聖人籌思之際，村民推舉代表數人，來宅求見。聖人下樓接見後，諸代表曰：「請公退隱於此，我儕當爲公求得種種神權也。」聖人聞

之，欣然應曰：「吾友，果能得此，余願足矣，其往請求可也。」諸代表以爲聖人有留居之意，乃各安心而返。

○鄉友既退，聖人與賴鐸計商，令賴鐸當晚先行，往知友矮倍義本鐸瑪爾定處，待己至而同行。聖人卽以計密告其兄。方濟各以若翰瑪利居家僅二三日，已不堪其擾，連聲稱善。

九月十八日，瞻禮二，曙光未露，方濟各備馬，請聖人乘之，親爲執韁，向矮倍義進發。及近矮倍義村，聖人下馬，謂其兄曰：「此去路不多，余可步行前往。」方濟各遂與其弟握別，乘馬而回。聖人進村後，見村中主日夜會未散，跳舞之興尙酣，爲之悵然不樂。及與賴鐸相見後，乃偕往堂中舉祭。祭畢，共向步蒙進發。

步蒙處東泊境內，距大地利約五十公里，地多沼澤，取道不易，賴鐸擬

到鈕味勒後，渡沙納河，僱車代步。車不可得，徒步前往。行五六里，與聖馬撒爾村長相遇。村長識爲矮而斯本鐸，堅請二人稍留片刻。聖人以盛意難違，入堂稍事休息。不料信眾聞聖人蒞止，咸來瞻謁。小小聖堂，頓時人滿。聖人乃登講台，以生命短促，當脫離世物，求天堂永福爲題，向眾宣講。講畢，登車辭去。

是日薄暮，抵瑪利安之步蒙聖母堂。堂位於大澤中之平原，據民間傳說，聖母屢顯聖跡，凡未受洗而死亡之孩童，每復活以得領洗神恩，故春夏之交，四方來朝者頗眾云。

瞻禮三晨，瑪利安本鐸，導二鐸至聖母堂行祭。據賴司鐸述云：「維神父先舉祭，求聖神光照。祭畢，余詢之曰：公今意決乎？」曰：猶未也。俟汝作祭時，余當繼續祈禱。」及余祭罷，回更衣所，祭服尙未卸下，維公

忽來語余曰，「主意不欲余居此。」余曰，然則將奚往。——曰，同往矮而斯可耳。於是聖人之行止定矣。

賴鐸見聖人意決，知事不宜遲，乃即爲聖人籌備一切，僱車起程。途中，聖人不時下淚，誦經祈主不輟。及抵盎倍利安，聖人謂蟄伏車中，頗覺不舒，不如步行爲快。時距矮而斯村僅七公里。及行抵薩維維牛，聖人徇賴鐸之意，進堂恭拜聖體，稍息片刻。賴鐸即遣人先往矮村馳報，謂聖人已返，一小時內，將復與諸君相見矣。村人聞此佳音，不啻喜從天降，立命鳴鐘示慶。據加大利納言，是時信衆無不喜極欲狂，爭先馳至，皆於堂場相候。將及五下鐘，乃見聖人於鐘聲鏗鏘中，策杖而來，大聲向衆言曰，「萬事盡失否乎，今已盡復矣。此後余不再捨此而去矣。」是時，聖人滿懷感觸，哽塞不能他語，惟舉目向天，展兩臂，顛動作勢而已。

時賴鐸扶之繞場行數週，降福信眾，眾皆感極泣下，跪地受降福。聖人旋卽入上智院，諸女見其歸，欣躍不可名狀。但聖人疲乏已甚，眾遂提早誦晚課經，聖人亦雜信眾中，同聲誦禱。加大利納記是時事云：「我儕聖本鐸，果歸矣。自彼行後，謁聖之信眾已散去，因得數日安閒，照常供職。及謁聖者悉其已回，則復雲集如故，又須忙碌矣。」聖人亦嘗自言曰：「彼許多可憐之罪人，將何如乎？」謝來伯爵聞之，因作一結語曰：「自茲以往，彼更明上主之旨，欲其常居我儕間。」云。

第二十八章

解散孤兒院 提倡兒童學校 廣募宣道基金

聖人之創辦上智院，意在惠濟貧兒，而終身退隱於斯焉。然謀事在人，而成事在主，縱在聖賢，亦不能出此公例。聖人隱修之志，卒不獲償，卽其手創之慈善事業，亦將視其傾覆矣。

考孤兒院所以不能久存之故，或謂由於倍來主教署與某女修會之計謀，然其實在情形，固非在斯也。自一八四三年，聖人大病之後，又繼以夜遁，識者早料上智院不能久存矣。蓋聖人出亡數日，諸兒已散去大半，若聖人一朝去世，誰能繼起維持乎。但自該院成立以來，造福殊非淺鮮，豈可坐視其亡，是以聖人左右，多以爲宜將上智院託付一女修會管理，以期永久保存。其第一任副本鐸蒙司鐸，亦主張此義。諸

女生之家長，亦有謂該院苟付修女管理，則院中可較整潔，而諸生學業，更有進步也。

聖人初聞斯言，頗覺難堪。良以上智院之本旨，是在拯救無告之孤女，今所志既償，夫復何求。况村中女兒，每至十二歲，卽須工作田間，縱博學多才，亦將焉用。且村民果欲修女管理，則加大利納等三貞女，入會進修，不過一舉手之勞耳。

雖然，倍來主教署中，久知矮而斯種種情況，故譚維主教，特遣大修院院長貝勞滕司鐸來矮磋商。其時貝鐸藉聖若瑟會修女之贊助，亦創一孤兒院於步耳，頗著成效，因數謁聖人，請邀該會修女來矮襄助，當非無益。經貝鐸反覆陳說，聖人考慮多時，決從其議。

一八四七年，若瑟會總長，聖克勞特母，遣人致意聖人，謂將便道來

矮約與聖人一晤。而主教署亦遣聖人老友譚主教之代牧，祁育民司鐸，同時來矮。聖人見祁代牧突然而來，殊爲驚愕，始知彼等亟圖解決上智院事。乃與祁鐸及克修女，一同會商，卽知勢已難挽，遂允認將孤兒院轉移管轄。

加大利納等三貞女，聞此惡耗，不勝羞憤。蓋三貞女視上智院不啻己家。而與諸孤女相處日久，親同義女，何忍一旦生離。且三貞女年富力強，正大有可爲。加大利納不過四十一歲，若翰納瑪利亞夏南四十有八，而瑪利亞費雅一八三〇年白諾德去世後來院代任者則僅三十九歲耳。一旦揮之使去，何以安其生乎。聖人見其涕泣，聞其哀鳴，心中憂苦萬分，不知所措，惟以超性觀念，強持慰藉而已。

聖人與步耳女修會幾度磋商，歷時約六閱月之久，始克就緒。卒於一

八四七年十一月五日，聖人與聖若瑟會總長，聖克勞特修女，簽訂協定，由聖人一次交付基金五萬三千法郎，而該會負責辦理上智院，卽會口女學校及孤兒院兩部事業。此約於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經該會會務會議審定，呈請倍來主教署核准。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五日，修女始入上智院執業，時適訂約後一週年也。

自聖人於一八四三年九月間，潛遁至大地利時，諸孤女相繼離院，僅存十五名。及聖人回任，諸孤女之戚屬，復一一送之回院。後四年中，院中孤女，常有六十名左右。及至一八四八年，加大利納忽於其記事冊上大書曰：「院中孤女之年長者，爲之設法安插。幼者，則遣之回，未遣者僅二人而已。」是則修女來院接管之初，諸貧苦孤女，早已散去矣。上智院中之變遷如此，識者早知該會之用意矣。修女之意，蓋在先辦

女學，俟環境稍佳，添建新屋後，再行舉辦孤兒院也。或有以爲此舉出諸倍來，主教之意，而聖人則惟一意造福人靈，對此不知如何處置。乃卽祈主明示，而心中似覺有人囑其勿爲所惑，乃慘然歎曰：「主教知此爲出於主旨，余則莫之解也。」然卒盡從修女之議，概不過問。

先是，聖人在院中，改築小堂，爲修女聚集誦經之所。十月二十四日，爲修女來矮前十二日，聖人上書譚維主教，請大司牧親臨祝聖小堂，并爲修女主行始業禮。十一月五日清晨，堂內裝飾一新，譚維主教年已八十，惠然蒞臨，行祝聖新堂禮，奉聖家爲是堂主保，並祝聖堂中十四處苦路。嗣又爲諸修女行始業禮，選任瑪利亞賽拉斐修女爲女校校長。時村長普洛斯基謝來伯爵，亦於彌撒間中，恭與盛典。村中居民，擁擠滿堂，咸表示歡迎修女之誠意。新上智院從此開始矣。

當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五日，立約移交之際，曾於約中載明加大利納等三貞女，得與諸修女共居，以盡餘年。識者固早知其不能如約實行也。

加大利納竭忠盡瘁，擘畫院務者二十四年於茲矣，交卸時，自不免悻悻於色。當諸修女於十一月四日瞻禮七下午來院時，加大利納立門首以待。既相見，卽出鑰匙一串付之，冷然謂之曰：「此家屬汝矣。」言畢，屹立不動。嗣與其同儕仍居院中，尙稱相得。乃不數月，諸修女頗有煩言，謂院中傢具器皿，塵埃滿積也，牆壁污潮，久已失修也云云。於是加大利納等三貞女，相率求去，好言而別。夏南則往依其姊。加大利納、賴薩納及瑪利亞費雅，遷居本鐸宅旁之兩間餘屋中，管理聖堂中飾物，洗滌聖布祭衣，陳設祭台，並爲聖人備膳。有暇更務紡織，或出探望

病人。加大利納始終不存芥蒂，常到院中，指導一切。每月仍在上智小堂中，領袖玫瑰會會友，集會誦禱云。

若瑟會修女接收上智院後，半月中，聖人態度緘默，若有所待。又以不能復見親愛之孤兒，不無遺憾。蓋曩時聖人每有善舉，必與諸孤同心祈禱。謂所以能得主恩寵者，皆出諸孤共禱之功，而今則邈矣。一日，聖人語謝來伯爵曰：「人多不滿於上智院之設施，謂諸孤兒不獲悉心照顧，然上主固嘗爲之施行靈蹟矣。」

半月後，聖人於午後一下鐘，復往校中與諸生交談，一如疇昔。此後不時往視女校，但諸事已由修女經營，無須再爲代籌，乃致力於諸生神業上之精進，及他項重要事業而已。

諸修女接辦女校後，卽兼收寄宿生。聖人乃令姪孫女一人，來矮就學。

此女稟性頑皮，修女輩嘗以訴諸聖人。聖人笑應之曰：「余家中諸人，皆愚蠢不值一錢，將奈何？」後值聖若翰保弟斯大瞻禮日，此女進花球向聖人祝賀。聖人受之，謂之曰：「我兒，汝多念一遍聖母經，不亦勝於此乎？」

聖人夙愛神貧，故創辦該院時，一依貧寒體度，而經諸修女管理後，一切煥然一新，盡脫舊時氣象。聖人亦不以爲異，蓋謂修女之務求整潔，亦其分所當然也。

一八五七年，聖人遣其姪女某，入若瑟會初學。而每年七月二日，聖母往見瞻禮，該會諸修女，於上智院小堂中，復願時，聖人欣然主禮。董格南司鐸曾記其事曰：「一八五五年七月二日清晨，維本鐸服極美麗之無原罪祭披，若瑟會修女二十二人，向之行復願禮。彌撒中，本屬及

調聖信眾之與祭領主者極衆，滿聖爵之聖體，爲之立罄。聖人祭畢離堂時，神樂洋洋，大呼曰：「猗歟休哉，吾聖教之美也。余頃存想吾主與其諸神配互相競愛，而終吾主占勝也。」諸修女之言曰：「余重伸神貧貞潔順命之願。」但其領主時，余則謂之曰：「願吾主耶穌基利斯督之聖體，護佑汝靈，以得享永久之生命。」則其所得者，不亦更大乎哉。

○聖人任職本鐸數十年，其從事於教育也，初不以男女而稍分軒輊。一八三五年間，當彌額爾山活任村長時，聖人一再囑其選任本村青年李那司鐸之甥，若望班底南爲男生教師。及一八三八年，班底南年已二十，學行俱優，乃就矮村小學教師之職，服務垂十一年。嘗曰：「維本鐸時來校參觀，諸生獲益不淺。每出一言，輒能使諸生發憤用功，多

日不怠。或告以某生家况清寒，無力納費，則輒爲之代償云。

其後，聖人計將該校，託由修士管理。一八四九年三月十日，乃得倍來區之聖家會三修士來任校務，一切開支，由聖人獨力擔負，並委雅達那修士爲校長。雅修士時年二十有八，來矮後，於聖人言行，多所注記。初，該校僅收本村兒童，不取分文。雅修士任事後，卽擬添收膳宿生，俾鄰村有力納費之兒童，分佔其惠。聖人從其議，不稍猶豫，謂之曰：「汝卽依此進行，將見不少靈魂，得脫於魔鬼之手矣。」果也。住宿生相繼而來，乃圖添建校舍。至一八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聖人爲新宿舍行奠石禮，不勝快慰。

聖人當匿迹老棚之際，見上六十四頁亦嘗一任教師之職，深知教育之重要，故竭力提倡，而慈善家亦慷慨捐輸，經濟頗形充裕。以是各會口得聖

人資助，創辦學校，或他善舉者，不一而足。如雅桑、步勒茄、聖歐弗密等處，皆由聖人投資興學。龍納區屬之聖沙倫孤兒院，亦得聖人贊助而成。至其梓鄉大地利村之各小學，嘗得捐助二千法郎。時大地利本鐸衛濃頗爲各校前途憂。聖人謂之曰：「各校皆將發達，造福多多也。」聖人言，果不期而中。至一八八〇年，學校宿舍，竟改爲教養院焉。不特此也，聖人重視教育，謂當犧牲一切以赴之。某氏母嘗告聖人曰：「余罄所有，以教育諸兒矣，所餘者不過居宅耳。」聖人語之曰：「猶當售此屋，以竟汝志。」某氏果將屋售去。不久，購屋者嘉其志，立遺囑反其產而去世。某氏卒復其宅，實非初料所及云。

○除興學教育兒童外，聖人復致力於宣傳聖化之事業，而收效更宏焉。一八一九年，卽聖人來矮之翌年，卽思爲屬下信衆，開一四規會，爰

請里昂苦修會兩司鐸，來矮擔任宣講。至是而倍來主教區內，已有專任宣化之司鐸多人。一八三三年，茂利及剛凡爾二司鐸，組織宣道團於步耳。不幸二司鐸竭七年之辛勞，而於半年內相繼逝世。主教顧問賈默來司鐸繼主其事，乃遷該團於本打。及聖人將上智院移讓若瑟會修女管理後，譚主教乃請其致力於宣化事業。聖人當覆以待商上主而決。數日後，即提出六千法郎交賴蒙司鐸存貯生息。以子金，作每十年兩處會口，舉行四規會之用。聖人以此會旨在感化罪人，故極力贊助，綜計聖人生前，先後捐助之款，其息金約足供團員出外宣化一百次之用。是以聖人去世後，仍不斷拯救罪人，歸向上主也。

聖人既知此舉爲益之宏，輒歎見及之晚，故進行不遺餘力。每言當累積鎔銖，俾多添一批宣道基金。恒笑語人曰：「余竟爲上主故，而爲好

財之人矣。〰積得多欸，足敷一批基金時，輒喜不自勝。嘗於講道中大呼曰：〰余甚愛此宣化事業。苟余能自鬻余身，以增一批基金者，余亦樂爲之矣。〰

一八五五年七月，某日午時，本打諸宣道司鐸正在飯廳中聚餐之際，聖人欣然而來。蒙寧司鐸謂之曰：〰公何喜之甚耶。〰聖人曰：今晨余檢簿籍，知年來竟積得二十萬法郎。而此項資本，復儲於世上最穩固之銀行，存於天下最富之三人矣。〰蒙鐸詢此三人爲誰。〰則曰：天主聖三之三位耳。〰蓋聖人自一八四九年以來，先後爲此宣道事業籌得之欸，實達二十萬法郎之數也。

然此鉅欸果何自來乎，要亦得諸好善者之捐助而已。據雅達那修士言，一日清晨，聖人於更衣所中語之曰：〰今晨汝早起乎。〰曰：猶常

日耳。一聖人曰：惜哉，汝若效余所爲，則交佳運矣。余則又得一批基金，且逾其數也。昨夜余甫出宅門，卽遇一青年授余一千法郎，作宣道事業之用。嗣於若翰小堂，又值一婦，給余如其數。及另一女信友來獻金，而基金額數足矣。聖人述此事時，不過清晨七下鐘耳。

又賴蒙司鐸嘗記某日，有里昂之熱心寡婦某，至更衣所求見聖人。謂之曰：余近滙寄五十法郎，以充善舉，神父接到否乎？一聖人應曰：然，已得之矣。彼時余適遇一慈善家，獻五千法郎，以助余所創善舉，致忘汝欸，故未函覆也。一某婦曰：神父之善舉爲何，可得聞乎？一曰：噫，是蓋宣傳聖化之善功也。一曰：好神父，余亦得略効微力否？一批傳道基金，果需若干？一曰：三千法郎足矣。此婦家資，歲入不過一萬法郎，竟捐助兩批基金，慷慨甚矣。

先是，聖人對於各鄉諸會口，如步勒茄、聖歐弗米都西安、弗朗斯、盎倍利安、聖第愛方茫、聖若望、多立原等處，每樂爲資助，添置聖爵、塑像、旗幟等。其本鄉大地利本鐸，亦蒙聖人慨贈鉅值之聖體聖血兩種聖爵各一事。自一八四九年以後，聖人專意於宣道經費，其他一切，遂從樽節矣。據杜寶賢司鐸言，某本鐸曾囑轉懇聖人資助八十法郎，以購塑像一尊，或旗幟一面。聖人却之曰：「噫，余已罄所有，以充宣道經費，殊不能爲力矣。」

一八五五年七月十四日，聖人令董格南司鐸，携第三批傳道基金，至步耳交納。但第三批基金，係借貸足數。是日晚，謂雅達那及日羅尼莫二修士曰：「第三批基金，不足定數，故乞貸他人以付之。此款無人代償，將售余舊衣以償之。如再不足，則惟有入獄以抵債耳。」據瑪利亞李

國典女士言、一日、聖人挾一包來見、謂之曰、余現急需湊集一批傳道基金、尙缺二百法郎、可否以此包暫抵汝處、以足其數、女士從之、遂得聖人許多遺物云。

聖人於宣道事業外、復廣籌鉅款、存儲國家銀行、取其息金、爲罪人行祭。至一八五五年、先後籌得之款約有四萬法郎、僅矮而斯一堂、已年得彌撒一百八十台。而聖人於宣傳信化一事、旣極熱心、本會口宣道會之十人團、已成立者有十團之多、爰卽分派此項彌撒七十台、求聖母庇佑諸宣道司鐸、餘則盡爲求賜罪人歸化云。

第二十九章

撒來德聖母顯現 誤會童言 疑憂入載 疑團冰釋

一八五〇年九月二十四日，瞻禮三晚，方濟各班、底南、御公車、載客來、矮止於堂前。乘客中有白拉賢、萬利愛、狄博三人，與祁勞氏、盎才利格及麥西民、姊弟二人。狄博畧感不適，先自歸廬。白萬二人及祁氏、姊弟，逕入堂求見聖人。

麥西民身材短小，容貌清秀，兩眼圓大而美，目光閃爍有神，一望而知爲一健潑之兒童也。四年前，撒來德聖母顯現之際，麥西民亦在焉。其時（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六日），麥西民方與一十四歲之女兒梅蘭尼馬底安相偕出牧於阿而伯山之高岡。是日下午，將三下鐘，忽見一美麗夫人，奇光四繞，坐賽齊亞小瀑布附近石上，雙手掩面，流淚不止，且



撒來德聖母

柔聲命二童近前勿懼。二童遵命而前，婦乃與言世人褻瀆上主聖名，及主日不罷工與祭，上主大發義怒，將降巨災以罰之，必須祈禱補贖，方邀赦宥等語。約歷半小時，美婦始冉冉上升而沒。

此事傳聞遐邇，羣向二童究問，不下千次。二童爛漫天真，以實相告。格倫諾伯之白呂雅主教，曾命詳考二童所言，然未願諭定斷也。

此事發生後，翌年春，多有往撒來德拜聖母者，聖人亦早知有此異事。據謝來伯爵言，「聖人固信聖母真實顯現，但聖人每遇此等事，輒憑主教斷定，不肯遽加可否。」

時本區譚維主教，頗重其事，視爲非妄。聖人遂迎主教之意，輒勸信眾往朝撒來德講要理時，亦述聖母顯現之事，並簽名於聖像，降福聖牌。其臥室壁上，亦敬供撒來德聖母雕像，并以該處泉水分贈諸友。

其時副鐸賴蒙意頗不合。賴鐸嘗登阿爾伯山，向麥西民盤訊一切，而麥不願一一答之。賴鐸懷恨於心，遂以麥兒爲誑，不信撒來德事，聖人亦不之強也。

白拉賢等既抵矮而斯，聖人正在聽告，由賴蒙副鐸接見，導至上智院畧談，詢其來意。白君等詐以麥西民願求維神父考察聖召答。賴鐸謂高潑斯本鐸，知此當更審。白君等乃稱是兒秉性輕佻，頗爲其本鐸所不喜，欲得維神父一言爲定。賴鐸乃約明晨與聖人相見。

是時來客中有一人問賴鐸曰：「君於撒來德事，有何意見？」賴鐸答以對於此事，尙未有定見。並稱此事發生後，多有不遵聖教典章，貿然下斷者。問者曰：「兒童一塊天真，不會造謠生事，君何疑焉？」賴鐸聞之色慍，乃言四十年前，曾有三幼女相約，言曾見聖母顯現，其父母及

信眾多受其愚。近於數日前，一女已五十歲，始認昔日誑言，事遂大白。旋賴鐸轉向麥西民曰：「余前曾於山上詢汝，而汝不肯告我。今汝將見聖人，慎之哉，聖人不易欺也。」

麥西民時以長途勞頓，且與白萬等，素昧生平，聞其應對之言，心已不喜。及聞賴鐸謂其造謠說謊，乃大恚曰：「果汝以余誑言，必以余未有所見，則亦聽之而已。」言畢，逕行。

賴鐸於是先將白拉賢等求見情形，及麥西民所言，畧變其詞，謂以余誑言亦可云耳，盡告聖人，聖人善言以謝之。

翌日清晨，將近入下鐘，聖人獨見麥西民於更衣所中，相會之情狀如何，聖人絕不言及，但此後聖人不願再於撒來德聖母像上簽名，亦不再降福聖牌矣。

○眾見聖人突變其素行，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往叩諸麥西民。麥坦然如故，詳實一切。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有囊德之白呂萊女士，往朝撒來德山，得與麥西民相遇，麥遂告以到矮始末。白女士問曰：「童子，汝何以竟隨彼三人以去乎？」麥曰：「余意不過在游覽耳。」白曰：「愚哉汝也，亦知爲人所利用乎？」麥曰：「噫，余誠受人愚弄矣。」白曰：「汝見矮而斯本鐸時如何，可得聞乎？」曰：「彼三人挈余晉謁矮而斯本鐸，謂余欲與商有無聖召。該處副本鐸勸余回鄉，三人不禁大怒，謂余誤會其意，並令余往見維雅納神父。余與維神父相見，係在更衣所中之神工架上。維神父齒牙脫落，言語模糊，不甚了了，詢余曾否親見聖母顯現。余答以果確見一夫人，但不知是否卽爲聖母。倘神父知所見者實爲聖母，則當盡告信眾，俾衆咸信撒來得聖母之顯現爲真。」

一白女士曰、人謂汝曾在矮而斯本鐸前、自認所言爲誑、確否。一
麥曰、噫嘻、余惟言曾於高潑斯本鐸前、說過謊話、維神父謂余當改正、
余言此不關重要、無須更正、而彼謂理當更正、但余則以事過境遷、不
能再加更正矣。一白曰、然則汝誑本鐸何事。一麥曰、其事甚微、幼
時余不願讀書、他往玩耍、每不以實告高潑斯本鐸耳。一白曰、是則
矮而斯本鐸、已誤會汝言、以爲汝謊言聖母顯現也。一麥曰、噫、是誠
誤會矣、報紙上固有此說。一白曰、汝曾於維神父前告解否。一麥
曰、否、余常行告解、且此行目的、不在告解也。一綜此觀之、聖人以麥西
民所言聖母顯現、與說謊言、誤爲一事、深疑撒來德之事、俱屬妄矣。
○麥西民與聖人會晤、約歷二十分鐘、是日五人、卽悄然離矮而返。來
去忽忽、未爲在矮信眾所察覺、聖人亦不以會晤情形、洩諸他人、後有

奉格倫諾伯主教之命，且携有麥西民允聖人將其所告密事，公宣於衆人之手條，來矮請示。聖人始詳述撒來德事之始末，而結語，則謂此童語我之言，如果屬實，則彼實未見聖母云云。

於是眾議紛紜，莫衷一是。反對撒來德之顯現者，假借聖人名義，勸人弗信。一般熱心之信衆，聞誹言叠出，憂悶滋深。於是聖人亦悲痛萬分，蓋自知萬一其間稍有誤會，則不啻梗阻其事，致辱天主，而負聖母洪慈。是以嘗向加大利納等諸貞女訴其心迹曰：「余恐所爲有背聖母之處，於心滋愧。深願得上主光照，明此事真相，加工祈禱。此事如果屬實，則余將竭力傳揚，否則不必再提矣。」

及一八五一年九月間，白呂雅主教頌諭，畧謂兩牧童並未受欺，且亦未曾欺人等語，聖人聞之，憂悶更深。雖願悉心遵判，然其腦筋中深印

誤會之言，懷疑莫釋。此時雖不持異議，然信友或司鐸修士輩，來詢以撒來德事者，聖人輒支吾以對。據法冷本鐸杜寶賢神父言，一日巴黎聖舒而比斯大堂之首席副鐸，欲悉聖人對於撒來德顯現之意見，聖人但以當格外敬愛聖母爲對。叩之三次，三次對如初。故聖人因此事懷憂悲苦者，歷八年之久，是皆以副鐸賴蒙之誤言，而致聖人誤會麥西民之陳辭而然也。

○雖然，聖人此誤會，或亦天主所使，以苦聖人心志，而益徵聖母之顯現爲實也。蓋一八五八年，卽聖人去世前約十月，聖人豁然開悟，深信其事，一如初年。嘗以此變故述諸董格南司鐸曰：「半月來，余心中大感不寧。及信撒來德聖母顯現事，余靈立復平安。是時深願見一格倫諾伯之司鐸，告以一切情形。翌日，適有該屬著名之某鐸來，至更衣所

中詢余以撒來德事，余卽以其事可信爲對。嗣余需款以湊足一批傳道基金，乃求撒來德聖母果得之，適符其數，遂認此事爲一靈跡。云。自此以往，聖人常鼓勵信衆，往拜撒來德聖母，復降福撒來德聖母聖牌，分贈信衆。每遇機會，輒稱揚撒來德聖母顯現之事。

據倍來主教大堂本鐸奧朗德帥月馬丁於一八七六年間述曰：「一日，余赴諸鐸宴會，維雅納司鐸亦與焉。席間提及撒來德事，余詢維司鐸於意云何，伊莊容謂深信此事爲不虛云云。」又據瑪大勒納孟迪薛比翁言：「一八五八年終，余母患病，求維本鐸准許願於撒來德聖母。維公謂是實不必許願於富維愛聖母可矣。復曰：「但撒來德聖母顯現之事，汝可深信勿疑，余固悉心堅信之也。」

第三十章

主教顧問 騎尉勳章 聖母無原罪慶典

當一八五〇年時，全法司鐸中，當以矮而斯本鐸若翰瑪利維雅納爲最著。每值登台講道，堂中無插足地，較十年前，巴黎聖母大堂，各司鐸拉高德宣講時爲尤甚。信衆見之，咸稱之爲聖人而不名。

一八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夏耶同司牧升任倍來主教。當其任護理主教時，已深知聖人而重視之。及正任後三月，卽十月二十五日瞻禮二，特偕其代牧蓬山及謝來伯爵，親臨矮而斯。時聖人方於更衣所中聽告，賴蒙副鐸，早悉主教將臨，先在堂前恭候，及夏牧駕至，卽遣人往報聖人。聖人乃穿窄袖短白衣，趨堂門首迎駕，授聖水壺如儀，又以夏主教初次蒞臨，進簡短頌辭。時主教忽出黑地紅邊之主教圓衣一襲。

聖人一見，卽知其意，却之曰：「否，否，鄙人不堪當此，賴副鐸服之，較相稱也。」正一再堅辭間，蓬賴二鐸，協助夏牧，已以圓衣加其身矣。聖人尙堅却，衣扣猶未正，夏主教卽首唱伏求聖神降臨經，衆人同聲附和，聖人抗辭，卒爲歌聲所掩，主教逕入堂中矣。據謝來夫人言，聖人服此圓衣，不啻繫頸受刑，立避更衣所中。謝來伯爵隨之入，則見聖人方欲去之，伯爵勸其勿去，毋負主教盛意，乃止。是日堂中，舉行簡短典禮。主教當衆宣告，擢聖人爲名譽顧問。聖人聞之，益覺難堪，肩披圓衣，惶恐駭懼，無異芒刺之在背。回宅後，侍坐主教之側，狀若待決之死囚，見者幾失聲而笑。

主教旣去，聖人念此圓衣，可售充善舉之用，乃覓主願以市之。一日，瑪利亞李國典女士，自維勒弗朗血奉使回，將所事稟告聖人。聖人謂之

曰、汝來誠巧、余曾將此圓衣、出售與盎倍利安之包榮本鐸、索價十三法郎、而彼靳不與、汝其購此衣去、當不吝十五法郎也。——女士曰、此衣價值、當不止是。——聖人曰、然則二十法郎如何。——女士卒付聖人二十五法郎、且謂卽此亦非實價。後女士詢悉此衣爲若瑟會初學院修女所製、實值五十法郎、乃再付聖人二十五法郎、並謂之曰、此衣固屬我矣、但公仍可服用。——聖人益喜不自勝、大呼曰、噫、盼主教更賜一件、使余再得善價而沽也。——卒令李女士挾衣而去、且謂之曰、倘主教必欲余穿此衣、則常可向汝借用也。——

圓衣既經出售、聖人心始釋然。十日後、聖人致書主教道謝。畧謂前蒙恩賜圓衣、至爲欣感。惟因亟需籌足一批傳道基金之故、已將此衣易得五十法郎、幸獲善價以沽、私衷極爲快慰等語。

此後，聖人每赴主教署，仍不願衣此晉謁。其左右極力慫恿之，卒不聽。董格南司鐸嘗叩其故，則曰：「余不德衣此，不將貽譏大雅乎。」董鐸曰：「但公當體主教之意，夏司牧履新後，得此榮銜者，僅公一人而已。」

一 聖人曰：此實主教第一次之失誤，彼必不願再誤也。

○聖人名震全國，外鄉人士之來矮，瞻謁者日衆，早爲執政者所欽仰。一八五五年六月三十日，脫來胡知事加斯德來侯爵，函致倍來主教，畧稱矮而斯本鐸維雅納造福人羣，功在鄉國。業經呈請省長，申奏褒獎，以昭激勸。茲將原呈抄送察閱等語。呈云：「省長鈞鑒。職屬矮而斯地方，係一叢爾小村，居民五百餘人。查該村本鐸維雅納熱心出眾，聖德超羣，譽滿全歐，名聞遐邇。該村本爲窮鄉僻壤，素不知名。今則四方人士，結隊來瞻，車馬絡繹，頓稱繁盛。此皆維本鐸謙卑自牧，聖德昭章，

有以致也。際此季世，邪說橫行，仇教背信之舉，所在皆是。維鐸傳揚聖道，砥柱中流，感頑化梗，盡得民心。且復多行靈蹟，莫測高深，異事奇聞，筆難罄述。德望崇隆，深堪欽敬，稱爲聖味增爵第二，洵不誣也。（中畧）卽就世事一方面言，其造福人羣，已非淺鮮。羣情愛戴，用敢上聞。敬懇鈞座於皇上慶辰，奏請特獎矮而斯本鐸維雅納，授以勳級會騎尉之銜。云云。

恩納省長葛洛公伯爵據呈，咨請教育兼宗教部部長傅爾多援例奏請。八月十一日，傅部長函咨夏朗同主教，內開：「本日奉上諭，一着特授矮而斯本鐸維雅納騎尉十字勳章，欽此」等因。奉此，相應函請轉達遵照等語。

十五日，各報登載其事，轟動一時。謝來伯爵卽以報告聖人。聖人得報，

不之驚，亦不之喜，但問得此有何進款。伯爵答以此僅爲名譽榮銜。聖人曰：「既貧人不能沾益，余殊不願得此，請轉奏朝廷，善爲我辭。」謝來愕然而退，匿之不言。

時有某畫家，不知聖人意趣，自請效勞，爲其繪像，俾大眾共仰此主教。顧問、勳級會騎尉新員。聖人執意不從，笑謂之曰：「汝爲我繪一穿圓衣佩勳章之肖像，誠佳，惟須於像下書「虛幻驕傲」字樣。」畫家乃嗒然而返。

未幾，某司鐸與聖人談及此事，語之曰：「公得世上諸有力者之獎勵，必同邀在天聖父之顯榮也。」聖人正色應之曰：「此余所以慄然而戒懼者也。誠恐一朝身故，帶此劈什子以面主，主將謂余已得世人賞報而靡余去矣。」

勳級會卽委本會都尉夏主教爲聖人行授勳禮。定於十一月間舉行。事前，聖人接得部長署函索勳章手續及十字費十二法郎。聖人瞿然呼曰：「否，否，余已謝却矣。寧以十二法郎存以給養十二窮人也。」卒不與。其後聖人語人，謂未費分文，而勳章仍自寄來，蓋不知董格南司鐸，已代爲付訖也。

恩納省長，一熱心信友也。十月間，親自來矮，向聖人道賀，與聖人相見於堂場上。寒暄旣畢，聖人謂之曰：「請省長將此十字勳章，賜諸有德者。余所欲者，乃有以濟貧耳。」葛洛公伯爵曰：「欽賜勳章，非爲神父之崇榮，乃崇榮勳級會也。」省長頌辭未畢，聖人遽亂其言，笑謂之曰：「余將求主，賜省長久留於恩納，俾以嘉言懿行，造福一邦也。」言畢，乃贈伯爵聖母聖牌一，與之握別，而逕返神工架中矣。

夏主教既奉命爲聖人授勳，回憶三年前圓衣之故事，自念此十字勳章，必將同遭厄運，而爲貧人果腹之資，不將徒勞跋涉，虛此一行乎。於是轉委董格南副鐸，代行此禮。將十字勳章裝匣固封，寄交董鐸。董鐸奉命後，於某日午時，乘聖人燕居無事之際，令堂中服務之諸修士，與加大利納及夏南兩貞女，鵠立梯次。已則趨聖人室外，語之曰：「現有

人送匣至，諒係聖骨。」聖人不知其計，急出瞻視。不意拆封啟匣，則赫然騎尉勳章也。聖人一見大呼曰：「原來仍是此物。」董鐸曰：「公不見勳章有十字架乎，願公降福之。」及聖人降福後，又謂之曰：「現可准我綴公胸前，佩帶片刻矣。」聖人曰：「否，否，不可，昔聖本篤見大王刀底拉使者，身穿其主上之紅袍，謂之曰：『去之，汝無分穿此也。』今我亦然。遂將勳章納諸董鐸手中，謂之曰：『余欣然授汝，汝欣然受之。』」

可也。一齣趣劇，就此告終。此勳章，聖人既堅辭不受，終身未嘗一佩，直至逝世後，人僅以懸於棺上云。

○聖人蔑視世榮，輕棄世物，一至於此，蓋其所務者惟神修，所欲者惟天國而已。舍聖教思想，與聖教事業外，其他非其所樂，非其所安。其所一心愛悅者，厥惟聖教中之慶典耳。一八五四年十一月間，羅瑪禮部議定聖母無原罪始胎之信理，擇日舉行慶祝。聖人亦預備於本會口共襄盛舉。據倍凡男爵夫人述曰：「此信理頒佈前數日，余聞維神父述其爲無原罪聖母所作之一切，未言一設，余能鬻余身，俾於聖母有所貢獻，則余亦樂爲之云。」聽眾聞之，無不愕然動容，驚訝不已。聖人在襁褓中，已知愛此慈母。登鐸後，復竭力傳揚聖母之敬禮。來矮參謁之信眾，一進村中，則見聖母像，處處皆是。村中民家，亦各蒙聖人

惠贈五彩聖母像一幀，且皆由聖人簽名其下。一八四四年間，聖人復供一無原罪聖母大塑像於聖堂大門之上。前此八年，卽一八三六年五月一日，將全會口奉獻於無原罪聖母，立碑於聖母小堂內，永垂紀念。旋復特製一鍍金銀心，內藏白緞一幅，上書本屬各信友之名，懸之聖母像頸上，至今猶存。每值聖母瞻禮，與祭領主者，倍形擁擠，而自朝至暮，聖堂內人常不空。垂暮時，聖堂正屋及兩翼中，皆患人滿，後至者竟無插足之地。蓋聖人每宣頌聖母之德權宏慈，心切神馳，津津樂道，是以信衆皆不願交臂失之也。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八日，教宗庇護九世，明定真福童貞瑪利亞爲始孕無玷，不染原罪。是日聖人之樂，實難以筆墨形容。不願年老力衰，自唱大禮彌撒，特穿藍絨金繡祭披。

此祭披藍質金章花樣新異，由村人捐製，共費一千四百法郎，倍利主教

因其金多，監少，特准於聖母大瞻禮日，作金祭披用。是日，聖人首欠服之，堂中彩飾，鮮豔奪目，聖人心中愉快極矣。

是日午後，晚經既罷，本屬全體信衆，整隊至小學校花園中，祝聖無原罪聖母像，聖人主禮。入暮，聖堂鐘樓及牆壁上，燈燭輝煌，照耀猶同白晝。村中各家門首，亦皆懸燈誌慶。最後聖人講道，將畢時，大呼曰：「福哉！福哉！余常思聖教會何獨遺此光明之盛典，早知此缺憾，終不能久留也。」

矮而斯村中張燈誌慶，實爲創舉。是晚，聖人出外觀燈前，親自鳴鐘，歷時甚久。鄰村居民，咸疑聖堂失火，奔馳而來。時聖人方與司鐸及修士等，於火把熊熊中，散步甚歡。是日慶典，實爲聖人一生最得意之舉。以一七旬老翁，而舉動猶若二十許之少年，蓋未見有兒童慶祝其母，而

快樂若是者矣，而此盛大慶典，其計劃組織，皆聖人一人之功也。

第三十一章

三次圖遁 長兄病故

矮而斯信眾，曾得聖人面許不再相棄。乃五年後，聖人得入方濟各第三會，村民復起恐慌。

先是，聖人於里昂方濟各會院長萊奧那神父前告解，一再陳情，求入該會。萊院長知聖人拯救人靈，爲善極大，故告以入院潛修，不若留任本職，更顯主榮。聖人堅請不已，萊公乃收之入第三會。信眾以爲聖人將離矮而棄之也，不勝驚恐。及知入第三會者，但穿會衣，無須入院，衆心始定。於是本會口熱心信友，多有從之，相繼求入第三會者。

聖人萬里愛及依來納兩修院之舊同學克勞特高冷司鐸，曾創主母會，先成立於法國，繼普及於全球。高鐸屢遣會士來矮，就教於聖人。聖

人深許其事。當該會第一批會士遣往海洋洲傳教時，聖人爲之祈禱，且更爲之籌捐，以充經費。

一八四二年間，高冷司鐸復籌建一隱修院，以作永久朝拜上主之所。嗣於一八五〇年，購得山地一區，名南里埃者，距里昂約四十五公里，興工建築。地處叢山中，塵囂不至，極宜隱修之居。倍來主教譚大司牧及各區主教，共同贊助，院房不久落成。乃於一八五二年五月十六日，主日，主母會司鐸七人，輔理修士五人，始入院。按會規，宜畢生靜默，專務祈禱，各國非主母會而蓄志潛修者，亦可附入。聖人聞之，深心向慕，於是復思退職潛遁矣。

一八五〇年，譚主教年已八十有四，任倍來司牧職者垂三十年，勤勞卓著。至是年老力衰，不能治事，乃呈請教宗簡派喬治夏期同充任護

理。是年七月二十五日，卽南利埃隱修院成立後兩月，譚主教逝世，夏副主教乃就倍來司牧之正職。聖人以爲時機已至，乃以所志告諸高冷司鐸。高鐸勸其勿急，暫待。

一八五三年九月間，聖人之副鐸賴蒙，自請他調。夏主教乃委若瑟董格南司鐸代之。時董鐸年方三十一歲，軀幹魁梧，體格壯健，以較聖人之龍鍾衰老，瘦骨支離，相去奚啻天壤。而言語爽直，口才便給，則又近似聖人。且熱心慈善，溫厚謙恭，洵堪爲聖人之副。

據加大利納言，聖人是時，尙未悉此更調之事。九月一日，瞻禮五，加大利納送膳之際，聖人語之曰：「此番余必行矣，梅林姊丈，居里昂之聖依來納候我。下瞻禮二，余將乘夜前往，此事惟汝知之，切勿外洩。」加大利納愀然曰：「神父，勿去，尙憶十年前事乎？」聖人去志旣堅，應之

曰、主教不乏司鐸、必不阻我也。

瞻禮七午後、蓬山代牧、忽偕董賴兩司鐸來、矮聖人欣然接之。入晚、蓬山代牧爲述主教之意、謂此後聖人如需人相助、必爲之竭力設法。聖人聞之、不加可否。嗣賴鐸告聖人以遷調事、并請於翌日大禮彌撒中、當衆宣佈。主日晨、董鐸舉行大禮彌撒、賴鐸講道。午後、蓬山代牧與賴鐸先後離矮。加大利納記曰、是日日本村信衆、見董鐸來助聖人、咸有喜色、而余則悲痛極矣。

是晚一時、加大利納往求聖人、許將聖人密計、告其同伴瑪利亞費雅貞女、聖人許之。未幾、兩貞女痛哭而來、堅請聖人勿行。聖人告以事已定奪、無可挽回。乃將呈報主教之函、交加大利納付郵寄遞、蓋恐新主教不准其去、故率然逕行也。

加大利納及瑪利亞兩貞女見諫阻無效，乃立庭院門首，互相計議。加大利納曰：「維公年邁龍鍾，不能步至里昂，奈何？」瑪利亞汝可挾食物籃同行。但中途如有不適，則又將奚爲？余意必須乘車往也。」費雅曰：時至此刻，何處覓車耶？

時日羅尼莫修士適往更衣所中，行經其處，與二貞女遇，大異之。旋即盡悉其事，急趨告雅達那修士，二人乃偕往上智院叩董鐸之門。董鐸以爲病家請終傅，及聞二修士言，爲之愕然，乃謂二修士曰：「可遣人守於本鐸宅前。如見維本鐸果欲潛行，卽來報可也。夜半，董鐸又聞叩門三下。時董鐸和衣而臥，聞聲立起，與二修士趨至宅前，立庭院中。聖人室中，一燈如豆，因得竊窺其舉動。見聖人戴帽，挾日課經，携傘出房。董鐸語二修士任其下樓，不必阻止。聖人下樓後，逕往二貞女處。董鐸

等側耳細聽，聞聖人入屋問曰：「汝等已齊備否，善，可以行矣。」於是
三人次第出，聖人先行，瑪利亞負餼糧繼之，加大利納提燈殿後，董鐸
等乃突出阻其去路。聖人目視加大利納，厲聲謂之曰：「汝賣我矣。」
加大利納涕泗滂沱，悲不自勝。雅達那修士進言曰：「神父何往乎，將
棄余儕而去耶。果爾，則余將鳴鐘告眾矣。」聖人曰：「余意已決，汝其
勿阻。」董鐸乃悄然語二修士曰：「姑讓其行，我儕後隨可也。」日羅
尼莫修士乃自加大利納手中奪取燈籠，佯爲前導，意在使聖人繞行
一週，仍歸原處也。聖人隨行，旋知受騙。
是時，過宿於鐘樓下之謁聖諸衆，與本村居民，咸自睡夢中驚覺而起，
趨奔大呼曰：「神師速回，善牧速回。」董鐸復竭力善諫，而終徒然。
及至楓白林河邊之板橋前，董鐸乃奪路而前，挺立橋上，阻聖人去路。

聖人見狀，連聲哀懇曰：「讓我，讓我。」時聖人手挾日課經，董鐸乘其不意，攫取之，卽授賴薩納貞女，低聲謂之曰：「速返，勿來。」聖人大呼曰：「還我日課經。無人應，乃令瑪利亞費雅前行曰：『一至里昂，不患無日課念也。』」董鐸激之曰：「噫，神父，將一路不念日課乎，是豈聖人所爲哉。」聖人聞言，微覺不安，默然不答。卒曰：「余室中尙有譚主教之日課經在。」董鐸乘機進曰：「盍偕回往取乎。」聖人從之，轉身遵原道而返。

回行數十步，堂鐘忽鳴，靜夜聞之，令人毛髮悚然。董鐸謂聖人曰：「神父，已打三鐘矣。」聖人信之不疑，卽屈膝跪地，誦聖母經數遍。董鐸意在耽延時刻，乃復曰：「神父，我儕共誦十串玫瑰經，求賜神父一路平安何如。」聖人逆知其計，應曰：「否，余將於路上誦之矣。」

聖人起立後，疾趨入宅，登梯進臥室，董鐸與之偕。途中，雅修士告以已遣人報告謝來村長，即將來堂。董鐸欲俟其來，乃故將架上諸書，顛翻倒覆。聖人尋覓譚主教之日課經時，董鐸注視壁上之譚主教遺像，陡憶譚故主教曾禁聖人潛遁，遂謂聖人曰，公不見譚主教在天之靈，方瞪目視公乎。主教生時，猶當尊重其意志，今已歿，不更當遵其遺命乎。公豈盡忘譚公十年前之嚴諭耶。聖人聞言悚然，乃應之曰，主教必不責我，蓋彼深知余當退哭我一生之罪過也。聖人言時，猶若孩提，疑受嚴父呵責，而形恐懼焉。

言畢，遂挾譚公所遺之青黑羊皮之大日課經，急趨下樓。轉身時，適與謝來伯爵相遇。伯爵見聖人面帶愁容，慘淡無神，卽出言諫阻。聖人平時秉性溫和，與伯爵又多年知友，而此際則竟不待伯爵畢其言。伯爵

後語董鐸曰，彼此時心亂如麻，必自審不久於人世矣。
據加大利納賴薩納貞女言，是時女信友方於堂中祈禱，而男信友則咸向本鐸宅中奔馳而來，蟻集庭院中。亦有睡夢中驚聞鐘聲，以爲堂中失火，或遭盜劫者，故或執棍鋤，或肩水桶，奪路奔馳而至。一時燈光閃爍，人聲鼎沸。是時聖人亦出，衆一湧上前，攔其去路，堅懇聖人勿行。聖人意殊堅決，奪路逕行，東竄西突，索門而出，一再慘聲言曰，讓我也，讓我也。加大利納謂此情此景，實令見者心酸，大似吾主於阿利伐山園中，被捕受繫之狀。本村鞋匠彌額爾多那蘇亦曰，是時，余方閉守一門。維本鐸半笑半哭，執余臂，令讓路。聖人哀懇不已，卒得出，及至鐸宅與聖堂相距之處，復四顧覓出路。董鐸謂聖人是時，仍一意圖遁。然一至堂前，態度忽變，而事亦轉機矣。

維時婦女亦出堂，雜羣衆中，見聖人出，皆跪伏其前，流淚痛哭，大呼曰：「神父，請料我事，再行不晚。」或曰：「請聽余告解。」有曰：「嗚呼，好神父，勿棄我，勿去。」

董格南司鐸記曰：於是，余乃向維本鐸言曰：「神父熟讀諸聖行實，何竟昧聖瑪爾定之言耶。彼臨終之際，猶大呼曰：『余終不辭苦勞，』今公何以欲脫此煩惱耶。又聖斐理伯納利嘗謂：『設己身至天堂之門，而有罪人向之呼救，則寧棄天堂，以聽其告解。』先聖善表，公豈忘之。此輩男女信衆，皆自遠而來，公忍使之不畢告而去乎。」余言至此，謁聖之信衆，更哀哀懇求，縱聲大哭。聖人見此情狀，遂知上主聖旨所在，正猶豫間，謝來伯爵附耳語之曰：「請至更衣所中，余有一言相告。」聖人應諾，乃向信衆曰：「共入聖堂可也。」

於是聖人先自進堂，祈禱良久，乃入更衣所中。謝來伯爵隨之入，方擬出言相諫，而聖人遽轉身往穿短白衣，直向神工架而行。或恐其他適尾之行，孰意聖人竟照常跪祭台前，與信眾共誦在天亞物各五遍。誦畢，卽往聽告焉。

是晨，瞻禮二，七下鐘，行聖祭。祭畢，返更衣所中，詢董鐸，蓬山代牧在否。董鐸曰：然，正欲相見。聖人曰：善，乃於謝聖體後，往見之。態度安閒，一若晚間，未有何事。蓬代牧以昨夜得車夫來脫來胡報悉，爰卽趕至。見聖人後，申述主教挽留意旨。

嗣聖人神師雅桑、本鐸包公及賴蒙司鐸，亦皆聞訊而來。賴司鐸之記曰：余等未來前，已盡悉諸事。維神父於己宅中，被人追逐，微形少耐。但是時維公志堅情切，身不由主，故人皆諒之。此實其一生最難堪之境。

遇，然亦出自上主聖意，更增其德行也。余等於九月五日清晨晉見時，公已鎮靜如常，視主教之意，卽天主之意，悉心安聽而已。時余等談及夜來之事，彼但答曰：「余所爲無異兒童耳。」

按聖人之意，預計清晨九十下鐘步行抵里昂。畧作休憩後，卽僱車往其姊夫梅林家，轉向南利埃隱修院去也。事前，主母會會長高冷司鐸，已爲聖人特闢一室，屆時，立門外恭候，卒不見聖人至，頗驚異。然高冷司鐸，卓見睿智，亦知聖人在矮救靈較之獨處潛修，爲善更大，故曾勸之勿棄職而去也。

聖人三次圖遁不成，未免憂悶傷感。未幾，某司鐸作書忠告聖人，謂其渴願幽居，實出魔誘。聖人得書，始恍然大悟。謝來伯爵亦言聖人末次受誘後，始撥雲霧而見青天，此後不再作退隱之想矣。

一八五四年某晚，約十一下半時，復有雙馬車一輛止於堂前。車內數人下車後，卽趨鐸宅門首，似有所待。及夜半，聖人出，一人拽聖人臂，謂之曰：「公行乎，車已備矣。」聖人去其手，應之曰：「余未得主教允准也。」言迄，急趨入堂，掉首不顧。

○是年聖誕節前，聖人忽得其兄大方濟各病重之耗。方濟各自一八一九年父去世後，管理家務。而聖人與兄自幼共同操作，友愛綦篤。方濟各復熱心敬主，謹守規誡。雖值收穫之際，主日必罷工，不稍猶豫。嘗曰：「彼降雨濕禾者，亦必放陽光以曬乾之。」蓋嘗聞聖人之道，膺服而不敢忘也。

聖人聞兄患病，至爲關懷，乃致書曰：「吾兄抱病，左右不令余知，今始悉其詳，實深悵惘，請將近狀詳爲告我。現適值聖誕節中，不克卽來探

望，但不日必當回家相見。大姊前請代致意，伊亦必憂悶異常也。得書後，盼卽賜覆，以慰下懷。云云。

光陰易過，倏又歲初。方濟各日盼弟至。遂於一月二十五日，遣子安多尼來矮，促聖人偕返。矮而斯村民，知聖人歸家在卽，乃私相計議，恐大地利村人留之不放也。然而事有出人意料者，觀於一月二十九日，董格南副鐸稟呈主教之函可知已。書曰：「主教鈞鑒。謹稟者，此後，上主之聖意益顯，對於吾聖本鐸之舉止，可無慮矣。茲將其事，爲主教詳陳之。本月二十六日，維公以伊姪堅請其回大地利，探望兄病，不得已允之。嗣來告僕曰：「事前未曾妥備，致今日復進退兩難，余恐一往而不復返矣。」僕以維公此次回家，誼關手足，不便諫阻，故請與偕行，不致長途寂寞。車上除御者外，僅維公及姪，暨管更衣所之日羅尼莫修士，

與僕共四人而已。臨行時，本村居民，及謁聖信衆，多有奔馳至維公前，跪受降福者。降福畢，衆乃齊赴堂中，求主賜維公一路平安，迅速回來。而上主竟俯聽其禱，其始末情形，誠有非吾人所能逆覩者。維公本不慣乘車，益以心有所慮，更覺勞頓。時道路不平，車顛簸不已，行至巴西安境，維公曰：「余困乏已極，不能再前矣。」時路上積雪凝凍，不能步行。及車上大罷默坡，維公心痛劇作，乃下車徒步旁車行。有欲折路旁籬竹爲之作杖者。維公阻之曰：「此偷盜也。」適有負樹枝者過車前，公乃付一四十文制錢，購一枝，杖之徐行。行三四公里，復上車，既復捨車步行，如是上下者數次。尙未出巴西安境，維公不能再前，卒偕御者及日羅尼莫修士，共返矮而斯村。僕則與其姪復前行，至鈕味肋，乃另僱車進發。道路泥濘，行不易，抵大地利時，已日落西山矣。方濟各一心

欲面其弟，而仍不見其來，惆悵深焉。及僕轉致維公之意，憂稍解。是晚十時，大地利本鐸，爲之行終傳禮。僕以急欲回省，維本鐸故翌晨卽首途返。回堂後，詢日羅尼莫修士，歸時有何意外，殊不知維公回去，與出行時，判若兩人，安坐車中，毫無疲憊之狀。車抵堂前，始下車回宅，卽進堂聽告。入晚，與衆共禱，一如常時，蓋亦異矣。再者，維本鐸乘車回，行至脫來胡時，忽與里昂至矮而斯之公車相遇。公車中滿載來矮參謁之信衆，以到村後不見維公，故皆廢然而返。及中途相遇，有識維公者，乃皆下車，隨維公返矮公車，爲之一空。後僕等詢維公曰：「彼來謁信衆中，諒有久不悛改之大罪人在焉。」維公曰：「誠然，有四十年不開四規者矣。」僕曰：「在此足見上主止公勿行，俾從事於救靈工作也。」維公聞之，默不答。僕早料大地利村民，乘方濟各病危機會，以圖再留

維公。故僕曾詢病者有何要言語其弟，而方濟各則謂僅願一面耳，無他言也。僕回矮後，卽據以轉告。豈知僅越兩小時，大地利副鐸卽趕至，謂維公曰：「令兄必欲一見公面，倘公不能乘車，則可搭火車往。」維公曰：余實不能往，昨幾斃於中途矣。」曰：諒令兄必有要言奉告，否則必不遣余來此。」曰：否，余知其故矣。兄所欲言者，已盡由董鐸轉告矣。（下畧）

方濟各纏綿牀褥者久之，憂懷悵惘，度日如年，欲一見若翰瑪利來送其終，而卒不可得。去世前八日，見其女伏枕悲哭，告之曰：「勿感，余尙能苟延至受難瞻禮日也。」及期，果安然逝世，是爲一八五五年四月六日。翌日，望復活瞻禮，聖人亦不思回家送殮，惟於神工架中，獨自流淚而已。

是日，信衆皆預備過翌日之復活瞻禮，故聖人聽告，竟歷十八小時之久。加大利納記曰：「彼於此事，亦不多惜。蓋知此次若果回家，必將又爲大地利人所羈留。正月間，道上情形，猶未忘也。由是可知上主行其所欲，世人協力營謀，亦無濟也。」

第三十二章

溫文有理

慈幼知恩

慰答憂苦

函牘來往

和樂相交

聖人狀貌舉止，初無大異。惟愛自貶損，每午刻，自孤兒院，手提牛乳罐，不啻乞丐得食而回，不知者輒誤以爲田野鄙夫也。

嘗有一巴黎婦人，聞聖人重名，極敬慕之。及見聖人，不禁大呼曰：「矮而斯之本鐸，亦不過如是耶。」聖人聞之，赧然應曰：「誠然，昔薩巴女主，往謁撒落滿王時，其驚奇之狀，更有甚於汝者矣。」

然外鄉人士之來求謁者，皆不以貌取人，一見聖人，驚羨不置，一若目覩其內心之壯麗，從不覺其粗俗鄙陋也。

聖人身材較遜常人。及晚年，衰老偃偻，兩肩聳峙，更形短小。面部瘦削，顴骨突出，下頰尖銳，某新聞記者，謂其形若雞心。其膚色，自幼本不白。

皙、長又操作田野間，更形黝黑。及後，鎮日幽囚神工架中，貌容轉變慘白，多皺紋。頂禿，餘髮密而粗厲，長垂腦後。額高而闊，且極爽明。兩眶深邃，而碧睛閃爍，精采煥發，照澈肺腑，見者每不敢正視。與人交談，輒忽定睛凝視，如有所見。平時雙目寧靜，每示傷感安命之態。職是之故，聖人面容轉輒不定，憂喜不一。每念上主之慈愛美善，則欣然色喜。轉念罪人之得禍堪虞，則悵然以憂。是以欲狀聖人之容貌者，輒擱筆而廢。而聖人亦不欲人爲之畫像，嘗笑語人曰：「有欲製我臉者，余翻變百端，無從下手。」惟有如愛米里加步寒者，手敏心靈，藝優志果，畧能摹仿云。

聖人年少時，體質頗健碩。其後齋克過甚，以致骨瘦如柴。及暮年，體力全消，兩手青筋暴露。然聖人肢體常運用自如，視聽仍強，記憶力亦不

稍遜。步履微艱，而每值率行上主之事，行走依然迅速。膂力雖不多，而嘗獨肩極重之大旗出堂。是皆上主所特賜，非常人所能者也。

聖人軀體，日就尪羸，而其靈光日澈，映現於面上及雙眸中。氣度率直溫良，待人接物，一秉至誠，不事虛偽，與世俗之所謂週中規，折中矩者，異焉。其與大人物晉接也，輒笑靨相迎，絕無足恭之態。里昂總主教鮑那特樞機，與聖人同年生者也，嘗來矮謁見聖人。聖人聞訊趨迎，先張臂與行相抱禮。其後聖人述及此事，語人曰：「余與鮑樞機相見，一如接見一尋常本鐸，不稍慌亂。」

英國倍明漢之俞拉桑主教，嘗於一八五四年五月十四日，與聖人相見。後記其事曰：「彼歡迎余儕之狀，率直可愛，絕不作一諂語。世之所稱謙遜者，僞耳。彼乃真謙，率誠相將，而知聖者之禮貌者也。」

又一貴族少年，自馬賽驛來，矮於聖人前告解。告解後，遇雅達那修士，詢之曰：「試語我，維神父家世如何，何處求學，其所與往來者，爲何種人物。來矮前，曾任何職。」雅修士據實以告，謂維公系出農家，未嘗學問等語。少年驚訝不已，雅修士乃轉詢之曰：「君何以動問及此也。」曰：「是因維神父晉接禮貌，實使余驚羨不置故耳。當余進更衣所時，彼卽向余致敬，導余至跪櫬後，始行坐下。待告解畢，復先自起立，爲余啟門，向余道別。嗣余見彼引導他人告解，亦殊謙恭有禮也。」雅修士乃告以聖人與人晉接，無不如此。少年曰：「余固知之，是實聖人也。彼蓋宅心謙和，故知真實禮貌也。」

聖人接見他人，不論或在私室，或在孤兒院中，從不就坐，反堅請來客坐其前。迎迓時，輒曰：「久慕，久慕。」視來客之身份，及交誼之疎密，而

變更其辭。是以信衆見聖人衣衫襪履，而比之聖方濟各撒肋爵焉。
一八五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爲聖人本名慶辰。矮而斯某信女贈百菓餅致賀，餅上製有牛獅斑鳩長頸鹿形。聖人甚喜，乃畧說曰：「牛，所以象力。獅，所以象勇。鹿，所以喻人靈之急步疾行，以趨天路。而斑鳩，則所以比人靈之高翔，超然於塵世之外也。」是亦見聖人與人晉接中，一心向主，隨景生情也。

據瑪爾大謝來女士言，信衆皆欲一親聖人，競趨更衣所中。聖人卽轉身和顏作數語，勉其熱心敬主。瑪爾大常喜與其兄弟姊妹輩，候於聖人行經之所。聖人見之，輒伸手撫慰男童，有如慈父。而對女童，則僅微笑示意。但必一再與言曰：「喂，孩子們，好好愛慕天主。」

安德肋本篤德蘭者，矮而斯之富農也，居常觀察聖鐸之動靜，而稱之

曰、其人目視深雋、畢現情性之活潑。容貌可親可愛、非尊之若聖人、則必以其和藹而愛之也。

聖人稟性溫良、而又絕不懦弱。對於一般善男信女、雖另眼相待、而一切亦惟依理而行。否則人縱哀切懇求、亦卒不爲所動。且聖人寶愛光陰、不喜曉曉不已、輒毅然言、余事極忙、余甚匆促。貧窮困苦之人、以事謁見、非一二語所能罄述者、則亦不畏煩瑣、畢聆其言。遇貴顯者、僅與寒暄、數語後、卽起告別。嘗有一貴顯人家、高車駟馬而來。到後、導入特闢之客室中。其家人初見聖人、敬禮優渥、殊爲歡慰。及聖人出、寒暄數語、五分鐘後、卽起道別、來去忽忽、不勝驚愕云。

聖人應對、亦殊敏捷。一日、羣象中、忽有一人、倨然質問聖人、狀頗無禮。聖人問之曰、汝爲誰。此人答爲誓反教徒。聖人卽鄭重言曰、嗟

夫、吾友、汝誠可憐哉、極可憐哉、汝等誓反教人、竟不能得二聖人、以名汝子女、乃不得不向吾聖教會乞借以名之矣。言畢、此人嗒然而去。一日、有一貴婦、候行告解、欲越次而前。乃大言不慚、向聖人曰、余行告解、向不等候、卽在華諦岡聖宮亦然。聖人聞言、怡然應曰、噫、汝在此矮而斯小堂、實不得不稍待也。

一八五四年八月間、一紈袴子弟來矮。見聖人自堂中出、行經謁聖信眾中、貿然謂之曰、神父、余頗願與汝討論宗教問題。聖人却之曰、吾友、汝言宗教耶。但汝於宗教事、所知尙不及一讀要理之兒童、汝乃一不學之人也。

某少婦常向聖人陳言、不堪煩數、一日、復於聖人前嘵嘵不已。聖人戲問之曰、汝於一年中、何月出言最少。婦答以不知。聖人笑語之曰、

是必二月耳。蓋二月僅二十八日，較他月少三日也。

○董格南司鐸嘗曰：「維神父生就好心。」蓋聖人每遇疾病貧窮，以及無告之孤兒寡婦等，則大動慈懷，潸然涕下。謝來夫人謂聖人富有情感，設他人憂苦辛勞，屢遭磨折，有如聖人者，勢必憤激發狂矣。聖人則處處自抑，雖人以非禮相加，而常怡然自若。其第一任副鐸賴蒙，嘗記曰：「維神父從不作報復之想，但知愛人，寬恕，與感恩而已。」

兒童天真爛漫，誠實無欺，聖人愛之尤甚，途中遇之，每止步與作一二語。又常往上智院，觀諸孤游戲，以爲樂。是以諸兒欣然親附。一八五二年某日上午，聖人講要理畢，與眾出堂。一女孩舉踵伸手，拔其頭髮一莖，聖人並無愠意，含笑語之曰：「小孩子，汝當愛慕好天主。」

又一八五八年間，里昂有某夫人者，挈兩兒來矮。其大者年十一，欲叩

聖人以有無聖召，先進堂與聖人之祭。及聖人祭畢，回更衣所，卸去祭服時，不少司鐸及信友輩，遠立伺候，兒亦潛雜其間。聖人瞥見之，向之微笑招呼，柔聲詢其何欲。兒曰：「余欲知……」聖人逕應之曰：汝將成一好司鐸。言辭堅決，絕不猶豫。時其幼弟，年尙未及七齡，父母給以書，命就讀，兒心厭之。既悉兄事，乃謂其母曰：「余將問維神父果當讀書否。」翌日下午，聖人出堂回宅時，於人叢中瞥見是兒，識其欲與己語，乃往就之。兒遂問曰：「本堂神父，余當讀書乎，抑游嬉乎。」聖人應曰：汝年尙幼，正當遊戲也。兒聞之，歡躍不可名狀，奔告其母曰：「媽媽，神父言余當遊戲也。」

聖人受人恩惠，必加倍相報。一八五四年疫癘流行，董格南司鐸回原籍養病，休假三星期。及病愈回堂，急欲與聖人把晤，逕往神工架前面

謁。聖人一見，立即起立爲禮，低聲語之曰：「吾友，汝來矣，快慰何如。余渴盼已久，無異一日三秋。因思在世時暫別其所愛，而苦已如是，則彼被棄下獄，永與上主隔絕之人，其痛苦爲何如耶。」

聖人受恩圖報，不遺細微。每與人道及先慈，及恩師白蘭司鐸時，輒唏噓流淚。其於謝來爵主，及謝氏全家，恒極口稱道。致書謝來伯爵，每稱之爲極可敬之恩人。一八二三年十一月七日，聖人致其義母惠育夫人函中，亦請夫人致候諾愛斯諸故舊，代達謝忱，有「彼等厚愛，沒齒不忘」等語。其後惠夫人一女來矮，問候待之甚厚。臨行，復購綢傘一柄贈之。

一八四九年，倍來聖家會諸修士，接代若望班底南管理小學。聖人以班教師服務十一年，辛勞卓著，不忍就此捨別，先爲之覓一優越位置。

及辭行情意更殷

總之，聖人受恩必報，縱僅贈以一聖像一聖牌之微，而聖人受之，不啻如獲異寶也。

○蒙寧司鐸嘗謂，凡人憂愁失望，疾病痛苦，鰥寡孤獨，遭遇患難者，咸趨赴聖人，以求慰藉。聖人聆其陳訴，輒大聲疾呼，舉手向天，表其悲懷，繼乃濫言勸慰，或戲作一二語，以止其淚。所言切合司鐸身分，聞者輒爲解顏。悲懷旣釋，心志旣寧，乃敢以順聽主命，甘忍世苦，奮趨天途焉。

包榮司鐸，前曾開罪聖人，見上二九九頁嘗謂每次謁見聖人而還，心中倍加欣慰。而法冷本鐸杜寶賢司鐸，常以該會口信眾，多惑於羊森謬說，鬱於懷。亦言凡與聖人接近，親其教誨之人，思想高上，作事勤奮也。某憲兵體質羸弱，悶悶不樂，得聖人慰勉，致書謝之，稱之爲「善慰憂苦」。

者。」是則聖人造福身靈，矮而斯小村，沾惠更深焉。

聖人慰人，言語不多，往往僅出一言，而憂懷立釋。輒曰：「上主聖意，當承行也。」「主所欲者，人亦當欲之。」「凡主所命，悉當欣然承受」等語。

村婦瑪爾大米亞，以營商失敗，向聖人訴苦。聖人謂之曰：「是雖不幸，猶勝於罪惡多矣。」此婦曾以聖人種種異蹟，告其本鄉步原夫之本鐸。鐸初不之信，後遭大難，來矮謁見聖人，備陳其事。聖人語之曰：「吾友，試測吾主之忍耐爲何如。」此鐸聞言，愁思立釋，辭出後，一變初衷，承聽主命，欣負其十字架焉。

一八五五年五月間，某婦疾苦難堪，不遠長途，來矮求療，作九日敬禮。禮畢，病未脫，乃請副本鐸轉叩聖人。聖人囑副鐸轉告之曰：「因此婦

熱心事主，故主特賜以疾苦，以作升天之階耳。

一日，聖人表妹瑪加利大翁倍爾，以幼女病危，來矮懇聖人轉禱。聖人決然謂之曰：「汝女將得天國。汝則遭此患難，欲汝想及上主也。」
惠育夫人之幼女克勞弟納，病癆不治，夫人遣人來告聖人。聖人應曰：「塵世虛幻，何足留戀耶。」使者返告，克勞弟納憂懼始釋，一心向主，安然而逝。

羅爾境內聖羅孟地方，有夏慕那夫人者，夫極冷淡，且病困。一八五一年夏，夫人勸之往矮而斯就教於聖人。其夫堅拒不從，不屑屈身以就一司鐸。然欲病愈，卒從妻來矮。進堂時，聖人正講要理，注目細察之。夏憤然遽出，決意立歸。夫人見狀，心爲之碎，乃乘間晉見聖人，求愈夫病。聖人謂之曰：「汝夫病苦尙不足憂，靈病可危，速當療治也，汝其善圖。」

之。夫人聞言驚服，遂離矮返家。四年後，其夫竟得安然逝世。

又有貧女名方濟加勒浦者，雙目失明，偕其母行乞來矮，求聖人援救。聖人注視良久，乃告之曰：「汝目固能復明，但汝目愈，汝靈或有失。若汝瞽，則必得天堂永福，且得崇榮位置也。」瞽女聞言，遂樂承主旨，不復求治，欣然而歸。

凡子女夭折，聖人輒不向其母作悲憫語。據謝來夫人云：「余有一兒，五歲夭殤，兒叔某以告維公。」公應曰：「福哉是母，福哉是兒，二人主寵甚矣。純潔兒童，經此短戰，早享天堂永福矣。」先是，謝來夫人長子歐日尼，於一八五五年二月一日病歿，年僅二十五。死時熱心向主，夫人大慰。五月後，夫人次子名若翰尼者，從軍出征，負傷而死。噩耗傳來，夫人悲慟欲絕。聖人聞訊，馳往邸中慰問。見夫人喪服，痛哭失望，乃含

淚慰之曰：「望夫人勇抵之，勿爲所敗。善節悲哀，肩負十字架以行。」並稱夫人爲「憂苦之母」，其聲慘厲，表示無限痛情。其後夫人嘗語人，謂得聖人慰藉，稍殺悲哀，甘負十字架焉。

○更有心懷憂苦，而不能來矮面訴者，則作書以告聖人案上，函牘常盈尺。然以鎮日羈身工架中，無暇作覆，每令左右代勞，先告以答覆意旨，書成後，親筆簽名。是以聖人之親筆函件甚少，茲僅得其致賈洛凡表弟原函兩通，摘錄如下。

其一曰：「知弟近遭困厄，須知上主正欲藉以試汝。無論如何，千萬勿作求去之想。在世忍受諸苦，將來必蒙上主厚報也。吾主耶穌嘗訓吾人曰：『爲愛余故而受窘難者乃眞福，一汝其念之，我儕行將相見於天上矣。』」（七月二十五日）

其二曰：「望汝奮勉進行，不久將享見天堂真福，不再受苦矣。好耶穌深愛吾人，將賜我等以無涯永福，汝見之乎。」（五月十七日）

聖人所得諸書，咸肺腑相託，據實直言，毫不諱飾，亦不作無謂之頌語。某本鐸見己屬信眾，不甚熱心，深爲憂悶，致書聖人曰：「我至親愛之神父台鑒。僕曾於公前行告解，親聆教益。茲特懇公代禱，佑我免陷於艱虞。二三日來，此間葡萄業協會，欲於下主日瞻禮二聖尼各老瞻禮，大開筵宴，舉行跳舞，及他種種淫樂之事，不獨侮謾上主，且將貽害多人。卽僕平時悉心教導之兒童，亦將不免。是以僕作一無原罪始胎九日敬禮，求慈母阻止此事。請公與我等同心祈禱爲感。僕費蘭上，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三日，自凹登主教區之梅勒萊發。」

函牘中，討論聖召問題者尤多，滿紙淚痕，吐陳心苦。嘗有蒲高恩之某

少女、厲書聖人曰、余受此腐敗世界之束縛久矣、何時脫我繯綆耶。方今人慾橫行、傷風敗俗之事、觸目皆是、余素抱獻身於主之願、而障礙頻乘、不能從心作事。聖體會總會長母、初不肯收余入會。余母死後、余父卽棄余等而去、遠遁異鄉、以謀生活。而會長母、卽藉口我父玷辱家聲、照章不能收納。噫、神父乎、倘余居世俗、而欲修德救靈、非上主特寵、不亦難乎。蓋余賦性浮躁、前日告解中、神父亦嘗謂余太好外裝。斯言誠然、余亦常覺爲他人注目、然余心懷善願、初無他志也。嗚呼、神父、請爲我祈求、俾余克自改云云。

巴黎某婦致聖人函曰、神父慈鑒。余聞人道及我公、及公之奇蹟久矣。余嘗自謂、果上主欲假公之口、明示其意旨、則勝余長時間之祈禱多矣。余雖年事漸長、實則仍一孩童耳。吾主固不棄兒童、所恨者、余無

孩提之天真，以爲吾主所喜耳。余行年十七，而猶未能熟計余之前程。雖然，固欲救余靈也。云云。

又有一女子，致書聖人，畧謂伊母甚熱心，而父廁身軍界中，故雖有聖召，難得其父之允准。障礙重重，莫知所措。爰請聖人代爲求主，賜以光照，俾得明認主旨等語。

鮑雪女士，志在棄俗，進聖衣院。院規嚴厲非常。其父深恐女一時高興，誤及終身，屢次勸阻，女卒不從。因遣其女赴矮，就商聖人。先致書聖人，欲得聖人一言爲定。聖人得書後，不知如何作覆。然鮑女士果有上主聖召，則必囑其遵志而行，是可斷言也。

勃來達男爵夫人，於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三日，自巴黎致書聖人。畧謂其女青年守寡，忽攫奇疾，苦楚非凡，求聖人代禱，拯救其女。

此外憂苦疾困之人，於途窮絕望時，莫不藉一紙郵傳，罄其悲懷，切懇代禱。聖人披閱來書，不能一一陳之主前，則每日於彌撒中，總呈於吾主。有時傷心悲懷，潸然淚下，是知聖人之祝禱，固已上達主聰矣。

○董格南司鐸嘗謂聖人滿面春風，溫和自然，與知好晉接，親而不狎。但於婦女輩，嚴謹有加，故爲之執役者，常緘默不發一言。加大利納謂婦女輩晨夕服役其側，懾然起敬。遇要事不得不言，亦惴惴焉惟恐言之有失。凡此皆出上主聖意，欲人服役其忠僕者，意想超然，爲主榮光耳。

聖人與諸司鐸、修士及助理友人等，則罄懷暢談，無所嫌避。每晚聽告回來，由一修士導入己室，乃與客鐸、修士或村長謝來等談笑自若。人與講述教中近事及國政之與聖教有關者，聖人樂然聞之。若涉及俗

事，則掃興，顧而言他。

據聖人神師包類思神父言，聖人最喜談論靈魂上事。如人談及世俗事務，則雖強聽之，終覺其心不屬。有告以聖教新聞，或救靈消息，如某處四規會之成效等，欣然色喜。反之，如聞傷風敗俗之事，則憂動於中，而苦形於外矣。

謝來伯爵嘗曰，維神父心充愛主熱情，談話中常洩露之。每合掌舉目向天，突然呼曰：「吾主，汝仁慈至於此乎。」董格南司鐸亦言，一日天雨，偶值聖人，語之曰：「神父，今日天氣不佳。」聖人應曰：「在善人，天氣不佳亦佳。在罪人，則雖佳亦不佳也。」

聖人不喜道自己事，不自譽，亦不自貶。知好中有欲悉其素事者，則必宛轉其詞以探之。但覺問者旨在褒揚，則立止不言。若再堅請，則必謂

「所言已多，卽此足矣。」

有時講已一二往事，則淡然脫然。遇可稱嘉事，則如述他人所爲，聞者不得其所指也。

司鐸輩欲與聖人多談片刻，輒突然提其恩師白蘭事，聖人則樂者言之，娓娓不盡。及談畧久，陡然向人道晚安，起身告退。

聖人思誠而心精，觀察事物，詳明準確，機智敏捷，詞鋒爽利，然寬厚過人，從不與人以難堪。善詼諧，輒面帶笑容，微諷以示意，聞者悅受而樂返焉。

據瑪爾大謝來女士言，其姊妹輩有向聖人乞賜聖物者，聖人謂之曰：「汝盍自作乎？」意謂勉修而成聖人也。一次，某修女率然戲語，聖人曰：「神父，外人大抵信汝爲無學，不亦謬乎？」聖人應曰：「誠然，但亦」

無妨，余猶能語汝以汝所不能學者也。

白朗、匈司鐸與聖人友善，一日與聖人叙談甚歡，欣然語聖人曰：「余思藉公之力，得登天國。日後公升天時，余拽公裾以進焉。」聖人聞言微笑，立諷之曰：「慎哉吾友，天堂路窄，正恐爾我二人，皆將止於門外也。」

女信友某，肥胖逾常，嘗問聖人曰：「欲得升天，當爲何事？」聖人應

曰：「嚴齋四旬，行之三次，其庶幾乎？」

一日，雨甚，聖人自修士宅中，出探病人，舉步疾行，雅達那修士急取傘，狂奔追及之。聖人詢其何往，雅修士曰：「爲公携得雨傘來耳。」聖人受傘笑曰：「余身非糖製，豈懼雨乎？」

聖人時或評他鐸講道，亦極精當。時有蒙寧及高蘭兩司鐸，相繼來矮

講道。高鐸義正詞嚴，而蒙鐸則多恬樂之語，且意像活現，頗有詩景。聖人語人曰：「二位司鐸，皆導人登天，一則由石橋，一則由花橋也。」
綜核聖人一生所言，從未出一有傷愛德之語。時有某君，素工心計，一鄉咸識其狡，而欲圖登鐸品，聖人曾摘其陰謀。日羅尼莫修士引以爲聖人過言，及後明知其故，自悔誤斷云。

聖人緘默寡言，不談人過。一八二六年，與西彭伯爵談話中，偶微失檢。歸後憶及，愛悶非常，乃卽致書伯爵曰：「前日晉謁，談話中偶爾失檢，言人曾欺我。彼時言出無心，事後追思，悔恨莫及。是時，如果念及此言，有所不利於人，則寧盡失余所有，而默之矣。此後請公勿再提及。余爲此事憂悶滋深，蓋思不可爲世物故，而失天上之福也。」由此觀之，聖人愛人之德，不亦純乎其純乎。

第三十三章

有口皆碑

聖德者何，捨去一己，及暫世之一切，一心向主，專務天福之謂也。世之所以尊敬欣羨於矮而斯本鐸者，非以其出類拔萃之聖德乎。夫聖德固皆由於上主之特恩，但亦須善自爲之，竭其精誠，猛然上進，亘久不渝。故就一方面言，聖德猶才智然，可稱之爲歷久之忍耐工夫，一生奮勉之成績，努力之效果也。

聖人雖自幼心向上主，似出天性。然亦有人類之私慾，不全之德性，神經之激刺，靈魂上乾枯無味之感覺，非奮發上進，毅然克制，安能成其爲聖人哉。倍凡男爵夫人嘗曰：「嗟夫，得爲聖人，固屬佳事。然在矮而斯本鐸，實不知費却幾許精神毅力矣。」旨哉言乎。聖人壹志攻修，終

其身而不怠，縱力有所不逮，而志不可奪。不曰「吾不能也」，而惟曰「余恃上主，增以神力，無所不能」，是卽其成聖之秘訣也。一言以蔽之曰：英雄之志願，百折不撓，成功而後已也。

或問聖人成聖，始於何時，則惟上主知之矣。苟以管見窺之，其在一八四四及一八四五年之間乎。其時謁聖信眾，以聖人溫柔可愛，歡聲雷動，而聖人亦盡棄其爲己之心，藉上主不絕之光照，大發慈悲，拯救罪人。是時也，聖人已盡脫其本來之人性，臻超絕之境界，充聖寵之扶持，而竭其本性之全力矣。

夫修德行仁，實爲聖人之第二天性。凡其所欲，皆一志於善，身體力行，至終不渝。旣盡善矣，則思進而求其更善，朝斯夕斯，孜孜以行。當時親炙諸人，聽其言而觀其行，無不衷懷激盪，感奮極深。其稱道之辭，雖不

同，而宣表其深切之敬慕則一也。

聖人摯友伯多祿歐立奧述曰：「傳揚維神父聖德之名者，初不過矮而斯及鄰近各村男女信友之誠樸者耳。然不旋踵而耆年碩學，位高望重者，咸起而響應之矣。屢見信眾目擊維公之盛德而驚訝，維公之聲名，日增而月盛矣。」

聖人居室，不啻一琉璃宮，室外之人，皆得任意窺探。是以聖人之左右，暨常來晉謁之知好，首先宣示其聖德，僉謂於聖人言行中，從未見一故意之小過焉。

聖人最後十三年中之告解神師，雅桑本鐸包類思神父言曰：「維神父克盡厥職，作事悉遵良心指引，奮力操作，一生無一日之寬懈。余嘗留意觀察其作聖號、念飯前經，及每一小時念聖母經等，鄭重莊肅，不

禁深感於心。至其逐日念日課經，則更熱心誠敬，有非言語可形容者。吾思世上德修最高之人，亦無以過是。且余讀諸聖史傳，未見有潔身苦行，出維公上者。蓋聖德之光輝圍繞其身，使余起敬起慕，亦無言以狀之也。余意維公領洗時所得聖寵，終身守之而弗失，且藉一生聖德，日進而月增之矣。」

包司鐸外，加大利納賴薩納貞女，役事聖人爲時最多，而知之最深，故譚維主教嘗稱之爲矮而斯本鐸之活聖物者，專記聖人言行，中有曰：「美善之天主，賜吾以此聖德之人，俾吾得據之爲己有者，凡四十餘年，主之嘉惠至矣。彼之一生，可謂盡度其光陰於爲善，非至末日審判時，奚能知其功勳之大哉。」

譚維主教爲聖人之司牧者，凡二十九年。先是蒙貝利愛之戴雅德司

鐸嘗來矮與聖人相處兩月，陸續筆記其言行，積累成帙。脫稿後，擬卽付梓，爰晉謁譚主教請准。譚主教因詢戴鐸對於聖人之意見。戴鐸應曰：「余信其爲聖人耳。」譚公曰：「然，余亦同此想也。」

董格南司鐸爲聖人副鐸者六年，有言曰：「吾人身近維神父，如近一種聖物，未見有意志堅強若維公者矣。舉凡冤誣、疾苦、魔誘、種種艱難，無有足以敗之者。維公修德積功，其果毅勇敢，始終如一，見者無不驚而羨之。其志力一若出自上主，穩固堅定，無物足以搖之。是以參謁之信眾，僉謂但觀聖人之魄力，已足明知其聖德，無須更求靈蹟以証之。卽諸修士之隸屬於最嚴厲之修會者，亦莫不謂然云。」

亞爾弗來蒙寧司鐸者爲聖人作傳之第一人，時爲本打宣道會會員。正值少壯時代，每月來矮四五次，亘數月之久。嘗謂聖人一生言行

中瞬息不離其純德之印號。蓋生平未見聖德之形跡，有若是之輝煌可愛，卓然顯著者矣。其言之善，實屬無以復加云。

梅爾莫主教者，晉牧前，曾任才克斯，往見會神師，而於年少時，屢於聖人前行告解者也。嘗曰：「余離夏冷後，不見維公者二十五年。後重獲覩公，則見其德容煥越，自慚形穢。」云。

又曾任盎倍利安本鐸之若望，類思包榮，謂聖人實有諸大聖人所有之盛德。而其他司鐸之知聖人者，或稱之爲一超性生命之活肖像。或謂其持躬謹飭，一望而知其德行之純全。或言純德乃見於斯人。或言聖人乃吾主最真確之肖像，爲生平所僅見者。且有以得識聖人，爲上主特賜之榮寵者矣。

岡白洛神父，一著名之司鐸也。少曾師事拉芒南，生平極景仰聖人。一

日拂曉，來矮於聖人前告解。出遇董格南司鐸，持其手，泣不可仰，大呼曰：「主乎，此間所有者，爲何等人耶，其可不來一見之，而任余老死，屬下乎。」

據賴蒙司鐸言，其爲副鐸時，羅瑪神職班中，有歐斯忒拉主教，及司鐸修士等，嘗結隊來矮。先是賴鐸曾聞人言羅瑪有二司鐸，頗著聖德之名，是時乃詢彼等，曾否識其人。則曰：「然。」復問曰：「彼二人與此間本鐸，相去若何。」則曰：「維神父實使余等有更活躍之印像，其容貌舉止，實示人以更大之聖德也。」

俗人之驚羨讚誦，亦不多讓。若翰保弟斯大沙尼愛醫師，任看護聖人之職者，垂十七年，嘗曰：「余與此上主忠僕，相知有素，但見其爲諸德之楷模。」云。

矮而斯居民，不論貴賤智愚，更無不交口稱頌，津津樂道。若望費利斯謝來子爵，謂聖人洵爲純德之司鐸，神牧之典型，上主之寵臣。謝來伯爵夫人之書信中有曰：「多數修道人，或世俗人，及藝術家等，咸謂從未見一人，神火炎炎，熱誠昭事，悲傷世罪，有如維公者云。」西彭夫人則謂聖人諸德，皆屬難能可貴，非僅一二而止也。修德行善，終身不貳，非僅一時爲然也。倍凡男爵夫人謂，嘗讀諸聖列傳，無有若聖人之一生言行，啟發聖德觀念之深且切者矣。巴咸言曰：「余視維鐸爲上主所賜聖教中之一大聖人也。」安德肋萬賽爾則曰：「斯人而謂非聖人，則此後將無聖人矣。」

外鄉信衆，初次來矮謁聖時，輒詢人曰：「聖人何在？」羣衆有應之者曰：「聖人乎，徐步而來者非耶？」詢者見之，細加觀察後，卽語本村信

眾曰：「汝等本鐸，誠聖人也，不必別奇蹟以徵信之矣。」旨哉！前任倍來主教嗣陞萊斯樞機總主教、呂松大司牧之言曰：「世有爲民眾所尊敬，而封之爲聖人者，古來恐無其人，有之則自吾聖本鐸始。日後聖教會之斷案，不過覆定人民之評判耳。」

有詢麥公、葡萄牙園主某以來，矮後之所見者，則應曰：「余得見上主於斯人之身。」又來矮謁聖之某青年亦曰：「人有幸獲親見此鐸者，意其不能再獲罪上主矣。」馬賽驛某君，必先在富維愛聖母堂告領後，方敢來矮見聖人，蓋聖人德光輝耀，不敢以不潔之良心來面之也。一八五一年間，里昂城中謠傳聖人曾預言法總統於此次大閱時，必遭暗殺。警署聞而疑之，特遣使來矮謁見謝來村長，調查此事。謝來伯爵聞之，頗覺不安，卽據以轉告聖人。時聖人方坐神工架中聽告，聞訊

應曰、汝其安心、勿懼、諸事無害。乃召來使至更衣所中、闔戶密談、約歷十分鐘。據謝村長述云、會談既畢、門乃復啟、維公偕來使同出。余見使者淚流滿面、遂陪之出堂。彼慨然告余曰、此間本鐸、誠足令人驚慕、彼乃聖人也。

里昂某少年、嘗述友人某、於一八四一年夏、患病沉重。時聞人言有一鄉村本鐸、聖德昭著、多顯靈奇、人皆仰之爲聖人者、遂欲一往見之。少年與之偕行。少年却之。蓋少年生長物質文明時代、不復信斯世有所謂聖人者。友苦勸之、亦不聽。至八月底、其友與言將獨自前往、但家人見其扶病獨行、深爲不安。少年不得已、乃從其請、相偕作矮而行。其後少年回里昂、前後判若兩人。諸人謂彼二人此後欲圖自勉、欲得慰藉、則惟有回溯在矮時所得之聞見、而緬想維神父之聖貌德容。

云。參閱二
五四頁

總之、信眾揄揚讚頌、有口皆碑者、垂二十年。據瑪爾大謝來女士言、聖人聖德之名、傳揚遐邇、從未聞有非議之者。卽素以造謠誹謗爲能事之報館記者、不時來矮刺探消息、亦竟緘口無言、實堪詫異云。

天下事、有善必有惡。人有厭惡德行而非攻之者、其惟溺於罪惡、與無宗教之狂徒乎。然若輩竭力誹謗聖人者、實讚揚之於不自覺中也。維勒弗朗血有妄人某、一日、大放厥辭曰、在此十九世紀、而有矮而斯本鐸來相擾亂、殊爲憾事。嗟夫、茫茫塵海、奔流不返、此種擾亂之人、獨恨其不多耳。

綜此以觀、當時人眾、貴賤不同、貧富懸絕、所受教育又各異、而其所以証維公之爲聖人者、萬口一辭。若輩以維本鐸爲聖人者、豈以其神情

超越、多顯靈蹟、識人心、預示未來而聖之乎。曰、非也、蓋因其傑出之聖德、非特獨善其身、且亦兼善天下也。蓋聖人所求者、厥惟自有萬萬美善、應受諸凡受造者欽崇、愛慕、而奉事之上主耳。其所有者惟愛德、乃諸超性特恩中之最純全者。或曰、「聖德者、乃愛情、」旨哉言乎。

第三十四章

謙遜 造像趣史 貴客蒞臨 神貧 濟貧

凡人生時聖德著稱，而死後，聖教會將列之入真福品也，必先舉其一生事實，審查詳盡，明証其諸德之造極也。其於聖人，亦何獨不然。但吾作傳者，不能將立品時諸案，一一詳叙，祇以其諸德之特出者，畧述一二耳。

聖若翰瑪利保弟斯大維雅納，一生勤修，而其所以別於他諸聖者，可計有四，謙遜、愛貧、堅忍、刻苦，是也。

謙德，乃諸德之基，微此，其他諸德不能成立。是以謙德之於聖人，實爲其一生言行，及諸全德之始基也。

帥瞿主教，曾於一八五八年，來矮謁見聖人。以爲僅此謙遜一端，已足

使之成聖。回後，猶極口稱道之。

謝來伯爵夫人謂，謁聖信衆如此之盛，實足啟維本鐸自大之心。而彼週旋其間，虛懷若谷，寧非異事。

賴蒙司鐸嘗曰：「維本鐸一生事蹟之足動余心者多矣，而彼日受尊敬，而仍泰然自若，尤使余驚羨不置。彼固未嘗不知四方信衆，僕僕往來，胥爲彼一人之故。然余從未見其心存一驕矜之念，口出一驕矜之言。使以一僞君子而膺此尊榮，則縱善於自飾，勢必顛倒失措矣。卽尋常有德之人，亦難常懷謙抑，持之有恆。其能心堅志定，始終不渝者，非聖人曷克臻此耶。」

倍凡男爵夫人嘗謂聖人修至傲惡，不能干侵之地步。雖日受尊敬，而常漠然無動於中，惟專心一志，盡其職責而已。

觀聖人往來周旋於羣衆之歡迎聲中，猶一天真爛漫之兒童，茫然不知讚頌之爲何事。蓋聖人一遵所謂「兒童之道路」，卽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所奉爲圭臬，力學之而力行之者。杜富爾司鐸，一日，見某鐸面諛聖人，聖人異甚，注目視之曰：「天乎，天乎，是何言歟。」

夫不妄自尊大，固亦謙德也，然不過初步耳。聖人之謙德，盡臻卓越之境，非人所能思擬者也。聖人嘗謂某信女曰：「慎勿求主賜汝盡識汝之困苦微弱。余嘗求而得之，彼時苟上主不加扶佑，則余早已墮志失望矣。」又嘗語雅達那修士曰：「余明識余之卑苦後，惶恐失措，不能自存，乃立卽求主賜余忘懷。主亦俯允所求，惟與我以少許明光，俾余自知實一無所有。」云。

聖人亦自知所行多善，但將光榮，盡歸於天主，而自比於工具耳。一日，

謂雅修士曰，余乃好天主手中之推鉤耳。苟有較余更愚更賤之司鐸，天主必將以之代余，以施其無量仁慈於罪人也。

聖人居常自歎曰，余乃最下最賤之人。苟不邀主寬宥，其結果豈堪設想哉。

世人往往偽飾謙虛，以圖讚譽。聖人每自道其愚昧陋賤，則一本自然，毫不矯作。前任聖脫利維本鐸之帥月馬丁司鐸輒曰，可敬矮而斯本鐸之容貌言語，暨一生之德表，訓我以謙德之真詮，勝於讀書多矣。苟其自言爲可憐之罪人，而須痛哭一生罪過，則言從心出，至誠至實，不容疑有絲毫之詐情也。

聖人又不就謙以求謙。遇人當面頌揚，每隨機應變，顧而言他，使人忘其所言於不自覺中。嘗有茹斯公詩人，名雅斯明者，頗欲一識聖人，來

矮晉謁。告別時，謂聖人曰：「余從未見上主相親之近，有如是者矣。」

聖人應曰：然，主實不遠，且言且指聖體龕以示之。

或有謂聖人故作愚駭，以示其謙者，不足盡信。參閱二九四頁依謝來夫人言，

「聖人之謙德，實有一種純摯高尚之性格。其與二三知好，偶作戲

語以自誚。苟於大庭廣眾間，稍示愚駭之狀，必非有意爲之。外來參謁

信衆，有於堂場上，偶見聖人手提牛乳罐，躑躅而來，或不免爲之失笑。

然一經詢悉聖人爲此，係欲節省光陰，俾得從事於救靈任務，莫不欽

仰更深，共相稱譽之。

聖人受人讚頌，每跼蹐不安，狀殊可憫。來客鐸講道時，見聖人在座

與聽，依禮稱頌主翁。聖人是時，輒瞋目直視，或蹙伏座中，不勝痛苦，信

衆見之，亦爲心酸。

某次封齋期內，曾請某司鐸來開四規講道。該鐸於閉會時，極口頌揚聖人及講畢，回更衣所中，聖人來語之曰：「噫，吾友，君講道極佳。不幸此次收束不善，盡敗前功。」云。

一日，譚維主教不期而然，稱聖人曰：「吾聖本鐸乎？」聖人慘然色變，大呼曰：「何主教亦竟誤於余乎，余其爲僞君子也審矣。」

聖家會會長加俾厄爾修士，嘗著一書，曰：「矮而斯指南。」書成後，贈送聖人六冊。聖人欣然受之，且謂益世不少。不幸書序中，畧叙聖人之德，並謂爲聖德之典型。翌晨，聖人見之於聖堂中，揮手召之。加修士隨之至更衣所中。聖人猛然闔戶，涕泣而語之曰：「吾友，余不意汝竟作此鄙書也。」加應曰：「噫，神父乎。」聖人曰：「唯，唯，洵不良之書……不良之書。汝共費若干，余願立即償之，而盡焚之。」加修士聞言大駭，

乃詢聖人以不良之故。則曰：「是誠不良，是誠不良。」加曰：「敢再請言其故。」聖人曰：「既須明言，則曰：是書中，汝視余爲一有德之人，爲一聖人，余實諸鐸中之最下者也。」加曰：「余曾以此書示諸通博之士，並經主教審定核准，不能爲不良也。」聖人聞言，更痛哭不已。卒曰：「書中有涉及余箇人者，盡行刪去，則成善書矣。」加俾厄爾修士回倍來後，將此事詳告譚維主教。譚公謂之曰：「君不見此聖鐸，與君以謙德極好之教訓乎。否，否，切勿刪改，余禁汝爲此。」加修士遂遵主敕命，發行之。聖人無如之何，始終不肯簽名。

包類思神父於一八四五年，被任爲雅桑本鐸後，特來矮晉謁聖人，由賴蒙副鐸接見，留之早餐。餐將畢，而聖人至。相見之下，極表欣喜。握其手，良久不釋。然後導之至鐸宅，入己室中，欣然語之曰：「公前任某鐸

爲余神師，願公亦勿棄我，聽余告解。時聖人年已五十有九，而包鐸僅三十有七，見已年輕德薄，豈堪任作聖人神師，堅却之。聖人執不從，迫包鐸就坐，跪地行告焉。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南格祿神父，率里昂諸青年來矮。到後，詢悉是日爲聖人本名慶辰，諸青年遂草歌詞數章。時正建築上智院小堂，南鐸乘聖人前往監工之際，向之進頌稱賀。聖人初見諸青年，極意歡迎。及聞南鐸令諸青年進頌合唱，非常窘困。一闕甫畢，起身立遁。謝來夫人謂，聖人見人搜覓其日用諸物，以作聖物，常深切憂苦。一日，見外衣爲人剪去一塊，歎曰：「何人謬熱心，一至於此哉。」每理髮時，必將剪下之髮，留意收拾，擲壁爐中焚之。理髮匠不以爲意，任其燬滅。班底南教師，常乘機竊得少許，以分贈諸友，故得保存其一二云。

人每竊取聖人零星什物，以爲聖物，聖人不知其由，亦不妄猜。某次四規會後，忽失日用之手照一具，乃曰：「異哉，余以爲人人皆已改過遷善矣，而茲竟有竊余物者，何也。」

聖人暮年常患頭痛。沙尼愛醫師，屢爲之放血。聖人謂此乃信者之血，命埋之公墓土中，埋時又必親臨視之。然左右旋即發掘之，視作珍貴之聖物焉。

聖人一生愛重謙德。雅達那謂聖人極重謙德，常以此訓人。且屢語聖家會諸修士曰：「汝當常存謙抑誠樸之心，愈謙則愈能爲善。聞嘗爲述聖馬加畧之故事曰：『曩者聖人在帶巴依特隱修時，一日，邪魔現形謂之曰：『汝所爲者，余固優爲之。汝守齋，而余從不食。汝守夜，而余從不睡。所不能者，惟一事耳。』」聖人曰：然則何事。」魔曰：謙以自

牧耳。此事聖人頗喜稱道之。又據董格南司鐸言，聖人每謂謙德之於諸德，猶鍊之於珠。鍊去，則珠散。謙德不修，則諸德失矣。

○村中滿掛聖人之肖像，聖人見之，大感不安。及一八四五年，人以聖人種種行蹟作像，陳列肆中，觸目皆是。聖人見之，更不安，欲禁除之。肆主聞之，咸來求准出售，謂以維持貧苦生計也。聖人惻然憫之，詢此像每幀值若干，或以銅元二枚對。則曰：「此不堪之鬼臉，而售二銅元，毋乃太昂乎，聽汝出售可也。」

一日，聖人行經一肆，見玻璃窗內，陳列己像，進詢其值。肆主告以五法郎。聖人曰：「噫，五法郎耶，其誰市之，矮而斯本鐸，亦不值如許也。」

有時聖人語人曰：「此不堪之鬼臉，苟能資以回省我之教訓，當不致全無益也。」然有人請其簽名或祝福者，始終堅拒之。如有將其像雜

諸聖像中，請其祝福簽名者，聖人一見，立棄擲之。謂人曰：「此臉於一年中，不過三日有用耳。」蓋西俗人民，年於封齋前三日中，帶假面具爲戲也。

其後習見成慣，聖人對之，輒談笑以自嘲而已。據謝來夫人言，一日，聖人偕其夫晤談於聖堂側。伯爵導之至諸肆前，指其所謂鬼臉者示之。聖人一見，含笑責肆主曰：「汝何爲以我懸弔，而復賣我耶？」其言詼諧入神，聞者無不失笑。

又嘗語加大利納曰：「近有人爲我新造一像，畢肖，蓋誠蠢然，蠢似一鵝。」西諺蠢者爲鵝。猶吳語曰鵝頭。後復覩一像，奇狀百出，點染焯煌，乃躍然曰：「汝其觀之，人不將謂余從酒肆中來耶？」

聖人終身不肯攝影，亦不准人爲之畫像，故死後方得其真容。一八五

八年、董格南司鐸、決意爲聖人造一肖像、特聘愛米里加步善來矮爲之。參閱四六六頁加氏擬以蜜蠟刻一半身像。然知必爲聖人所拒、實難下手。時夏朗同司牧、已於上年五月一日、陞任埃克斯總主教。倍來主教一職、由耶嘉勒司牧充任。董鐸等乃議請耶主教具函、介紹加技師來矮耶公從之。加技師乃挾主教薦書、候聖人聽告時、面呈。方加技師跪神工架授書時、聖人正欲舉手降福。及接誦此書後、方知其來意、乃立起啟門、揮手令退、怫然謂之曰、此余不能允汝、亦不能允主教也。董鐸見荐書無效、乃於堂隅、爲加氏留一坐位、俾於聖人講要理時、細窺其神情舉止。加乃以蠟塊藏大帽中、逐日雕刻。越八日、正揮手刻劃、得意忘形之際、聖人忽厲色止之曰、汝日日惹余分心、兼及他人、何時始已乎。幸加已從事多日、盡得聖人容貌神情、畧事修削、而竟其

功像既成，乃攜至客鐸膳堂，董鐸等請聖人來觀之。聖人見後，赧然有愧色，復微笑曰：「噫，是非一鬼臉矣。」隨詢誰爲之者，加出自承。聖人厲色責之曰：「汝故違余命，余其能恕汝乎？」董鐸及諸修士，代爲求宥，並請勿毀此傑作。聖人允之，但令加步善誓於其去世前，勿以公之於世。

○當聖人講道聽告之際，時有主教及講演名家，暨偉人學士等，來堂恭聽，或跪其前以行告解。而聖人則謂諸大人物蒞止，不若一貧婦前來乞濟之尤樂意也。一八五〇年間，嘗有特綠默之裴朗日法官，來請析疑。聖人立爲明白解釋，法官驚服而去，而聖人竟未一叩其名。一八五五年十月間，法政府晉授聖人騎尉勳章後，恩納省長及省軍司令某將軍，聯袂來矮，向聖人道賀。去後，謝來伯爵語之曰：「神父，我矮而

斯村得見世間執政者矣。聖人夷然曰：「時皆靈魂肉身之儔耳。」宣講會會長畢戴督及宗座宣道員岡白洛兩大司鐸均來受教欣然而歸。梅圭主教阿魯來矮後，雜羣衆中，聆聖人宣講要理，一連八日，未嘗厭倦。又鮑那特樞機杜邦路亦嘗以事專程來矮，謁聖人，徵其意見。聖人蒙此光臨，漠不關懷，視若爲他人而來者然。

多明我會士拉高德司鐸，名聞全歐，久欲一識聖人。於一八四五年五月三日瞻禮七旁晚來矮，謝來村長欵之邸中。翌晨五時，進堂請謁。聖人一見，極致歡迎，與行抱見禮，復屢與握手，一再謝其枉顧之誠意。旋復親爲提檢最珍貴之聖爵，最華麗之祭衣，請其舉祭。至十下鐘，又爲讓出謝來族之座位，以與己之大禮彌撒。彌撒中，聖人講領受天主聖神道理。午後一下，拉鐸復來堂聆其宣講要理，後又主禮唱申正經，並

親行講道。此次以自謙故，不甚潤飾其辭。而纔來謁聖之信眾，則渴欲聆聖人之言，頗懷缺望。據當時目覩者言，當此大演講員宣講之際，聖人俯首恭聽，凝思尋味。翌日，瞻禮二，鄰村諸鐸，齊集謝氏邸中早膳，會議教務，羣請拉高德司鐸主席。席間，某鐸語之曰：「維神父之辭令，依公觀之，必形欠缺矣。」拉鐸冷然答曰：「彼講道恰合其身分，正一熱心有德之本鐸所當然也。」隔晚，此大演講家語班底南教師曰：「聖本鐸講聖神題旨時，嘗發表一驚人之意見，是蓋余久加思索，而未能得之者也。」至聖人則蒙拉鐸之光顧，益以自謙。據賴蒙司鐸言，拉鐸來矮之次日，聖人語賴鐸曰：「汝知諺有兩極相會之語，不圖昨日於矮而斯講台上驗之。蓋相繼登台者，一則大博學士，一則至蠢之愚夫也。」

○大抵謙遜之人，必愛神貧，兼愛貧人。昔聖五傷方濟各娶貧窮爲匹之言，實堪移以贈諸聖人。聖人衣食居處，以及日用器皿，莫不異常貧乏。苟有人欲爲貧窮寫照，可以聖人爲範本。

聖人來矮，任職之初，曾因外觀簡陋，而被儕輩譏嘲指摘。是以一八二七及一八二八年，謁者未衆，暇晷尙多之際，聖人往往親執針縷，修補內外衣服。若翰納瑪利亞、夏南嘗言，其襪幾經補綴，厚薄不一，不良於行甚矣。一日，加大利納賴薩貞女，因事往叩其室，則見聖人方縫補其褲。貞女見狀大駭，踟躕不敢入。聖人怡然謂之曰：「嘻，加大利納，汝覓本堂神父，而乃遇一成衣匠也。」

聖人來矮，後十餘年間，外衣僅一件。服之既久，破敝縫綴，不啻百結鶉衣。

一日，隆冬之際，聖人自鄰堂歸，途遇大雨，內衣盡濕，益以道路溼滑，墮地者再。污濺滿身，寒涼澈骨。自思回堂後，無衣可易，不得已，乃入村中某信友家，訴其苦况。某信友聞言，爲之感泣，乃急助聖人卸去濕衣。一面檢出己衣，令聖人暫爲穿服。隨將濕衣向火烘乾之，聖人始得安然而返。

其後，四方信衆，相繼而來。左右乃進言，外衣敝舊過甚，不宜再服，並爲製二襲以贈。聖人受之，但僅御其次者，而藏其佳者。遇大瞻禮日，或有要事時，方取服之。其次者，服御既久，色已光澤，聖人不肯更易。卽舉祭行禮時，亦不願衣其佳者，輒曰：「舊外衣與美麗新祭披，頗相稱也。」一次，聖人晉謁主教，忘易其外衣。歸後，諾雅達那修士曰：「余行後，始憶及未易外衣，悔之莫及。」

聖人既有外衣二襲，絕不欲更有所益。有欲贈以新衣者，必遭拒却。贈者往往俟其外出，潛置其室中。聖人得之，輒分贈諸修士。以是雅達那修士，竟得三襲云。

據聖人神師包司鐸言，聖人生時最後十年中，所衣常樸實而整潔，全遵教士服度云。聖人始終不御氅衣。一八二六年，往脫來胡時，曾有爲之購置一襲者，不旋踵，已轉贈貧人矣。且聖人外衣，不分寒暑。每屆冬令，左右輒爲潛製裏層，以資禦寒云。

矮而斯本鐸宅屋湫隘。宅前有小庭院，蔓草叢生。庭樹三株，參差散植。宅院牆壁，久失修葺，粉堊剝落，形將傾圮。謝來村長陳說再三，聖人始准畧施粉刷。但宅屋內部，不允修治，謂卽此已足安居，一切可留待後任隨意整理也。然聖人居室中，地板多已腐爛。謝來村長乃乘聖人不

在時，僱工趕速補修。其他各室，無一几一椅，足資陳設。窗戶框木，亦多脫落，玻璃多失墮。下層廚屋，爲鼠類出沒之所。烟突中，蔓草滋生。總之，除聖人臥室外，餘屋不堪寓目也。

聖人日用什物，亦僅寥寥數事，爲必不可少者。所有食具，僅一鍋一瓢而已。據加大利納言，嘗有人贈聖人細碟三四事。一日，遍覓不得，以爲必被偷兒或搜求聖物者所竊。旋見室隅有碎瓷片一堆，夏南貞女謂聖人曰：「神父，是必公碎之矣。」聖人聞言微笑，繼忽正色應曰：「豈余於起居飲食之微，亦不容守貧耶？」

上智院諸貞女，爲聖人備膳，所需食品，概由慈善人家餽致。聖人不給分文，亦不以明日爲憂。然聖人一生經手出入之款項，數逾鉅萬，而隨收隨付，悉充善舉，其一大半，用以濟貧也。

聖人每謂財奴，不啻以雲霧實其囊。又類聚瓜以爲寶，一至寒冬，悉歸腐爛。一日，加大利納告之曰：「神父，桌上有鈔票，慎勿投諸火中也。」聖人夷然曰：「晚矣，已火矣。」蓋昨晚燃燭時，聖人誤以信封取火，內五百法郎之鈔票，已成灰燼矣。事後，諾法冷本鐸杜寶賢神父曰：「昨日，余引火燃燭，其值極昂。」遂爲杜鐸述其事，並曰：「此猶不及犯一小罪之爲惡也。」

○謝來伯爵嘗謂，聖人心存惻隱，每見疾痛窮困，憐惜深之，施濟無已。卒盡罄其所有，卽日用器物，一衫一襤之微，亦皆捐捨，勿顧云。

雅達那修士謂，聖人慈懷無量，往往天未黎明，而零星施捨，已達一百法郎之鉅。每出宅，衣囊中常貯銀錢，稱其囊爲「銀錢之旅舍」，蓋以銀川流不息，出入其中也。入晚，則數其餘錢，名之曰「羨餘」。如遇囊

空，則乞貸他人，蓋不欲使求助者空手而回也。但聖人施捨，亦不濫也。每權衡緩急而損益之。見有急難，則慷慨解囊，厚施弗吝。

及晚年，爲本村及鄰境貧民，擔任租值者，竟達三十餘家。因之聖人每年聖瑪爾定瞻禮前，從事積儲，曰：「將以納租也。」此外，諸貧家，值窘迫之際，向聖人乞得柴薪麵麥者，亦不一而足。維勒弗朗血之某婦，每值主日，必來矮向聖人丐其子女餬口之需，歷久始已。

聖人深知貧人苦况，體貼無所不至。每見貧婦來村作小本經紀者，輒爲墊付要款，及其人與之言償，則必低聲語之曰：「前款係給汝者，非貸汝也，汝不見上主先以之給余乎。」

貞女加大利納等，輒不敢多置衣衫於其室中，蓋恐聖人一舉而盡施之也。聖人則屢懇加大利納曰：「請爲我多置幾件。」往往見有衣衫

檻樓之貧人至，則招之登樓，入其室，檢衣與之。易寒冬之季，則爲之燃火取暖。旣以薪柴之火溫其體，乃以神愛之火熱其靈。有時聖人左右，欲代聖人施濟之，若輩每不肯受，仍就聖人以求。聖人見之，呼之爲友，語極溫柔，故憂苦困乏者，無不歡慰而歸。聖人嘗曰：「貧窮者自來乞助，欣幸如何。如其不來，而吾儕往招之，不將多費光陰乎？」

聖人路遇貧人，亦必慨然施濟。一日，往上智院講要理時，遇一乞丐，履破，聖人解已履贈之。及至上智院中，緩步縮身，藏足於外衣內，俾不爲眾所見。他日，夏南貞女爲製新履，清晨持贈之，但忘取其舊履。及晚視之，則見聖人仍穿舊履，駭而笑問之曰：「神父又以新履與人乎？」聖人坦然應曰：「誠如所言。」

一八二三年一月間，脫來胡開四規會時，聖人被邀前往襄助，聽告日

夜不息。鄰村諸鐸，見其褲敝，乃贖資購一毛絨褲以贈。聖人受焉。及瞻禮七，聖人徒步回矮，途遇一貧人，衣衫單薄，凍而顫戰。聖人見而憐之，囑其稍待。乃趨道旁籬後，解其新褲，舉以贈。數日後，復至脫來胡，眾見聖人不穿新褲，頗滋疑訝，相與竊議。或問以前贈絨褲是否適用，聖人怡然應曰：「然，余頗善用之，以假一貧人，諒不歸趙矣。」

村有瞽嫗名比珊者，家住堂前，聖人尤喜憐之，以可不爲其所識也。輒造其居，微步而前，持銀錢或食物投其裙兜中。瞽嫗摸得後，以爲出於鄰婦之賜也，必曰：「多謝太太。」聖人歡笑而去。

聖人哀矜之舉，遠及他鄉。苟乞助者不能自來，則遣其左右往餽之。瑪利亞費雅言，嘗爲聖人遠赴里昂，致送百法郎於某貧家。一日，有聖田弟愛某貧婦來矮乞助。去後，聖人以所施不足，深以爲悵，復令費貞女

致送十五法郎。此外費貞女被遣至鄰近諸村，更不一其次。

客籍貧民之來矮乞施者，大抵要求不絕，致人生厭，而聖人則一律歡迎之。董格南司鐸嘗語聖人，謂若輩良莠不齊，容或狡詐，妄求無厭，宜審別，無爲所欺。聖人應曰：「苟人心存濟主，必不受給也。」

上智院舊女生某，曾竊孤兒院中之衣服，及更衣所中之銀錢，事發被捕下獄。聖人竭力圖減其罪，而終無效。及女期滿出獄，往求聖人施濟，聖人大發慈悲，爲之置備衣服，並予種種援助。以是遠近貧民，莫不奉若慈父，每見其外出，皆爭趨附之，途爲之塞，矮而斯村，遂成貧民會集之場。間有不肖之徒，混雜其間，因而村民惡之，多有歸怨聖人者。謝來村長據以告。聖人謂之曰：「主不云乎，「汝曹中將常有貧人。」隨卽切囑謝村長轉達村民，勿逐一人。」

聖人重視貧人，一遵聖經至訓，全出超性觀念。良以聖人神目，常見吾主於彼貧人之身，而以貧窮爲真福者也。於講要理中，常喜述吾主藉貧人狀以顯現之事蹟。聖若望陡陡阿曾事一乞丐，驟見兩足釘傷，大呼曰：「吾主，是卽汝耶。」聖人述及此事，未嘗不唏噓感激，涕淚縱橫也。

某年夏日晌午，聖人正坐小講台，宣講要理，聽眾擁擠，堂門爲之壅塞。忽一殘廢病丐，荷囊挾杖而來，及門欲入而不能。聖人見之，遽起，越人叢中，導之進堂。欲爲覓坐，四顧無一虛席，乃令就坐講台座椅上，己則旁立而竟其演講。由此觀之，聖人敬愛貧窮，其慈懷仁德，可與聖五傷方濟各先後輝映矣。

第二十五章

忍耐信衆

忍耐副鐸

忍耐形苦

節食甚嚴

聖人樂愛貧窮，尙得謂根諸天性，但其堅忍之德，固非生而能之者。蓋聖人性情爽直，想像活潑，苟非多年努力，涵養功深，安能全制偏私，而臻聖境耶。聖人於講道中，亦嘗訓其信衆曰：「信友乎，汝曹毋以不能忍耐爲苦，蓋主賦人以堅強之性，固不易抑制者也。」他日，賴蒙司鐸乘間問之曰：「然則公秉剛毅之性，何以獨能溫和自若乎？」聖人應曰：「噫，吾友，修德須依賴主助，發奮自勉，竭全力以赴之，久而不懈，始可耳。」謝來伯爵嘗曰：「維公忍耐之德，無以復加，縱人以非禮相加，而常怡然自若，非久經修養，曷克臻此哉。」

聖人感覺又極敏銳，每值不滿意事，反感極深，而常以愛德自抑，不使

外露。據瑪爾大米亞言，「屢有人無端瀆擾，見者以爲聖人必將發怒，然聖人殊無愠意，安然忍受之。」卽於極難堪之景況，亦不過畧變容顏，定睛凝眸而已。是蓋於聖人被任主教顧問之際，日羅尼莫修士請服圓衣時一見之。然一轉瞬間而已，神靜志定矣。

聖人忍耐功深，可稱絕無僅有。茲據數事以証之。據班底南教師言，一日，村中某童，圖竊獻祭金，爲班等所獲，而聖人未之知也。班教師乃偕村長，挈此童往訴其父母。其母疑此事爲聖人所舉發，深恨之。翌日，至更衣所中，大肆咆哮。班時立門側，盡聞其語，大爲不平。而聖人竟默不置辨。俟其詈畢，始婉辭謝之曰，「汝言甚爲有理，望汝爲我祈求，俾知改過。」

加大利納記曰，「聞人言維神父初來數年中，嘗有村人某甲，登門辱

罵。維公不作一語，畢聆其言。臨行，復送之出，爲禮而別。然公此時，心中實深憤激，幾不能舉步登樓。及回室，顫抖不能自持，倒臥於床云。又據若翰納瑪利亞費雅言，上智院中，嘗有一事，大拂聖人之意。聖人謂諸貞女曰：「倘余不欲改過自新，則必發怒矣。」言畢，鎮定如常。安德肋德蘭亦述一日，有人批聖人頰。聖人語之曰：「友，尙有一頰，妒羨厚賜也。」此係聖人親告之者，但其時其地，則德蘭老農已不復記憶矣。

聖人於羣衆前，更顯出奇之忍耐，益見其自克之深焉。凡來矮參謁之信衆，未見聖人者，爭以先覩爲快。已見者，復欲再見之。主教顧問賈戴德嘗謂：「若輩圍繞聖人，有如潮湧。聖人受其傾軋排擠，不啻身置驚濤駭浪中，幾至氣塞。然仍溫和慈善，有若天神，但見其形體之不舒，絕

不見偏情之發現。就聖人堅毅之性，與躁切之情覺而論，自必有劇烈之反觸。且聖人自知光陰易逝，要務綦繁，而若輩刺刺不休，羈絆不放，聖人常降心下氣，一一與之週旋，必使人人歡躍而去。

有時聖人於聽告時，待告者五六十人，而忽有請往更衣所中談話者，則應聲立往。雖其人無端瀆擾，亦必任所欲言，毫無不耐之狀。一次，聽告時，三人欲領聖體，聖人離座三次。時待告者，甚擁擠，聖人不之顧，絕無含慍之狀。時有某甲目覩其事，大抱不平。出堂時，一再大言曰：「維神父固安然爲之，而余則怒火直沖矣。」董格南司鐸亦以見聖人如此溫和，嘗謂之曰：「縱屬天神，亦難終忍，此後余將代公怒矣。」

一八五四年某日，聖人講要理畢，出堂回宅時，一路大受騷擾，一人欲剪其白衣，另一人則欲拔其頭髮，旁觀者大怒。或告聖人曰：「神父，當

盡逐此輩，設余爲汝，怒不勝矣。——聖人應曰：噫，主乎，余來此三十六年，尙未知怒，今余開戒，不已過老乎？

時有才林司鐸者，亦大德不凡，爲格林諾伯主教大堂之本鐸，而聖人稱之爲表兄者也。當羣衆擁擠騷擾時，細加觀察，歷數小時之久，常見聖人溫和忍耐，始終未露絲毫愠意云。

據主教顧問戴雅德司鐸云：「余嘗欲得維神父些微不耐之舉動，迫其身而久察之，卒不可得。當信衆圍繞求託之際，見其含笑相迎，始終如一。及余爲之道及，則應曰：『汝其謂何，怒有何益哉。』故爲司鐸者，每晨舉祭時，以己犧獻於主，始得也。」

○夫忍耐之功，與群衆相處時固難，而與晨夕相共之人，亦甘受其欺凌侮謾，不與較量，且從而依順之，愛護之，斯尤難能而可貴也。聖人當

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五三年之八年間，日受其苦矣。此何人乎，卽加大利納所謂上主特遣以磨練聖人之賴蒙司鐸也。賴鐸奉命爲聖人副鐸後，卽自視若聖人之嚴師。年少聖人二十歲，見識淺短，昧於知人，而遇事尤好自專。初到任，卽佔聖人臥室，而居聖人於下層暗室。本村信衆聞之，大抱不平，聲言有敢擾其本鐸之居處者，必代爲報復。賴鐸知于衆怒，乃復聖人之居，己則於村中別賃一椽處之。

賴鐸之來任矮而斯副鐸也，實出聖人保薦。乃賴鐸就任未幾，卽圖取聖人之位，以指揮四方來謁之信衆。自恃富於學問，長於口辯，既不敬聖人之年老，復不尊其聖德，常疾言厲色以凌侮之。時而當面責斥，視如屬下，甚至於講道中，亦公然加以指摘。聖人作事週詳，秉性敏捷，當此境况，其何以堪。

加大利納嘗記賴鐸初來之際，聖人見其年少識淺，稍加教誨，及見其非特不甘受教，且反更增其怒，遂亦任其所爲。遇事輒與之商，如其所欲，且更悉心愛慕之，不准人加以攻擊。或有短之者，則必竭誠迴護之。有時村民洞燭其過，而欲爲聖人代鳴不平，則必曲爲開脫，並聲言如欲與副鐸爲難，則必與之偕行。

其後賴鐸種種舉動，漸爲譚維主教所聞，因遣法冷本鐸杜寶賢來矮訪查。聖人曰：「千萬留彼勿遣。微彼不聞我過也。」又嘗語人曰：「微斯人，則余不知愛主，余正深感其恩。」其後嘗謂宣道會會長賈默來司鐸曰：「公何無一言見賜，未嘗指摘，余自覺不如昔矣。」

一八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智院小堂工竣，聖人函請譚主教蒞臨祝聖，乃乘間爲賴鐸掩飾，謂與之頗屬相得，外間謫言，請勿輕信等語。

聖人雖言之如此，但外間物議沸騰，所言又皆非妄，究屬有玷神職聲譽。卒之村中諸熱心信友，向聖人明言，謂此種情狀，耐之已久，不宜長此以往。聖人不得已，乃授意雅達那修士，函呈譚主教，大致謂賴鐸應獲陞遷，請爲簡一佳缺等語。時適在聖主日內，雅修士稿就，卽於祭台後，交聖人覆核。聖人畧作凝思，將稿撕去，謂之曰：「此事余已細思，吾主在此數日中，正背負其十字架，余何不能步其後乎。」

其後賴鐸自知聖人爲衆望所歸，群情愛戴，必不能取而代之，乃自請他調。於一八五三年，由夏期同主教任爲波利亞本鐸，前曾述及之。四見
頁五〇而聖人自始至終，待之極善。別後，常致函問候，有「諸事深荷匡助，益我實多。今茲睽隔，繫念良深」等語。

據賴鐸云：「維公死前八日，幸獲與之相見。接見時，親善之狀，使余永

不忘懷。臨行，復蒙惠贈咖叭一件。及公謝世，余聞訃趨往，深以得視含殮爲慰。又曰：余深悔見其嘉言懿行，而未能效法，蓋維公待余寬大仁厚，愛同慈父，余遂不自知吾過也。舉殯之日，諸傳道司鐸請賴鐸筆述聖人行爲，其躬親聞見者，賴鐸遂爲聖人作傳。雖功未竟，第觀其散稿所述，及聖人立品案提出後，親臨作證時所言，已足使舉世欽羨聖人之盛德，而爲之深表同情矣。

○聖人忍受形苦，不減於耐心靈之苦。蓋聖人體質羸弱，復多疾病。左臂上生有四瘡，經久不痊。有時謁聖信眾，擠壓之際，猝捉其臂，疼痛難當，亦絕無愠恚之狀，惟急縮其手曰：緩之，汝傷我矣。賴鐸嘗言，聖人因久臥下層寒濕之處，致成久咳之症。咳嗆時，全身震動，痛苦難言，而仍力作不輟者十五年。居常以手支額，語賴曰：嗚呼，

此病苦余甚矣。此外復以缺少運動故，致耳作聲，不得不年年放血以治之。又因日事講道，得疝疾。往往於聽告後出神工架時，偃伏難行，人皆莫測其由。久後，經醫師檢視，方知而治之。

又嘉米勒蒙寧司鐸言，聖人每出會客，從不就坐，此固出於謙恭之心，或亦因其久坐聽告，膚傷而不能坐也。此外，聖人時患劇烈之牙痛，數倩班底南教師，用鉗拔去多齒。

聖人常稱其肉體爲屍首。當此屍首痛苦難堪之際，心神則寧靜非常，言談歡笑，絕不稍露痛苦之狀。據謝來夫人云，一日，維神父駕臨敝宅，祝聖新屋時，病痛劇作。余詢其欲否服藥。維公微笑應曰：噫，苟人一覺不適，卽須服藥，無乃太煩乎。屢見聖人晚課後帶病講道，忽而中止，隱伏講台中，旋即奮然起立，口講指畫，神火炎炎，與無病者無

異。

○聖人忍耐之德，固足爲人矜式，而其克苦之工，則惟使人驚羨，而難則效者也。謝來伯爵嘗言曰：「聖人一生壓服肉軀，無絲毫之寬假。」伯爵夫人亦言：「聖人克苦，已達極端，且復始終如一，到處皆然。其一生歲月，盡度於刻苦中。卽屬苦修會士，亦難與之比擬。凡屬信友之補贖神工，必不能更有過於此者。觀於聖人之所爲，而始信古時荒漠絕域中，諸隱修士非常之事蹟，爲不誣也。」

杜富爾司鐸謂：「人類固覺此種刻苦爲可異，而謂爲過度。但甘心爲主刻苦之人，則常覺上主之啟迪與助佑也。」聖人亦嘗言曰：「刻苦之道，其難惟在初步而已。」然人苟欲行此初步，以登聖德之絕頂，非恃聖寵之佑助，而奮力前行，曷克有成哉。

矮而斯本鐸舊宅中，現尚保存聖人各種刻苦用具，視若出征奏凱之牙牌。然最酷烈之刑具，實聖人晨夕與共之神工架也。此則陳列聖堂中，藉作永久之紀念焉。當時目覩諸人，多稱聖人爲「告解聖事之致命者」。故謂聖人自由被釘於神工架，亦無不可。

大抵體質壯健之司鐸，聽告數小時後，手足麻木，腦漲頭暈，神經失其作用，以致寢不安席，食不知味，縱欲日日行之不輟，亦必知難而止。然而聖人之聽告，誠如謝來夫人之所記，足充六位司鐸而有餘。賴蒙司鐸，每見聖人鎮日危坐聽告，不禁躍然呼曰：「司鐸中，少食多病如維公其人，而能日度其生於神工架中，實非人力所能勝，而爲神奇之靈蹟也。余賴主扶佑，康健逾恒，苟須任此勞作一星期，則必敬告不敏矣。謁聖盛行時，諸鐸之慣於聽告者，亦皆謂爲不能云。」

然則聖人所受之痛苦，自當以聽告爲最酷矣。蓋炎夏之季，聖堂不啻暖爐。而神工架，間僅容身，坐其中，無異一棺附體，昏沉悶鬱，汗瀼淋漓，聖人每以之擬於地獄焉。當溽暑鬱蒸之日，堂中空氣穢濁，聖人胸胃作惡，不能自支，每取醋瓶，或花露，一再嗅之而已。

及屆冬令，東泊一帶朔風怒號，冰雪堅凝。杜寶賢司鐸，曾言聖人聽告時，旣憊且寒，昏蹶者屢。嘗詢之曰：「當此嚴冬之際，公何以能久於聽告，而不自煖其足乎？」聖人應曰：「吾友，自諸聖瞻禮起，至復活節止，已不知二足有無也。」又蒙貝利愛主教顧問亞歷西戴雅德司鐸，曾於一八三九年冬，與聖人相處多日。後語人謂聖人二足，殭凍麻木，每脫襪時，趾踵之皮，輒與俱去云。

或見神工架坐板堅硬，時加草墊於其上，聖人一見，輒棄擲之。及去世

前二年冬間，左右每夜乘聖人未來前，預置一暖水壺於其神工架之座下。聖人久而不覺，及後知其事，則亦任之。蓋自知年老日衰，非此不支也。

有時聖人於更衣所中聽告，十指皸凍，不能屈伸如意，則燃紙以取煖。初董格南司鐸，請裝置煖爐，聖人却之。旋董鐸爲言，更衣所中，若不設爐，則祭服飾品等，將爲寒濕所侵而霉腐，聖人始從其議。

聖人臥室，久不燃爐。直至最後十五年中，每屆冬夜，始由班底南教師或修士輩爲之舉火。然聖人終日辛勞，歸室後，疲乏難支，沈沈欲睡，無暇取煖矣。迨寒冬既去，大地回春，聖人亦如自然界之草木，復其生命，欣欣向榮，而覺精神百倍，此蓋聖人自言之云。

聖人之尋求自苦，無異於人之求歡。觀花而不嗅其香，食物而不辨其

味。酷暑之際，雖渴而不飲滴水。蠅蚋姑嘖，而手不加揮。端跪祈禱，而身不憑倚。不嫌臭惡，不覽新奇。卽離村數公里之新建鐵路，每日謁聖者上下往來，亦未嘗一往觀看。

聖人淨潔無罪，而爲罪人嚴齋鞭朴，亘四十年不輟。秉鐸之初，以欲求主歸化其屬下信眾，常自鞭至於血流。迨村民旣皆改遷，仍不捨棄其苦具，必至筋疲力盡，遍體鱗傷，始稍休止。創痕平復後，復自鞭答如前。戴雅德司鐸曾於一八三九年間，謀於加大利納，得入聖人臥室，於其床帳下，見一粗硬鐵絲所製之苦鞭。雅達那修士旋亦覓得之，一望而知爲常用之物。其後此鞭爲人竊去，聖人大感不寧，必更得一條始已。雅修士謂嘗親見聖人用粗大鍊段，自製一鞭，每答一下，必皮破血流云。

聖人屢託村人爲購小鐵鍊數尺，而不肯明言其用。一日，上智院貞女瑪利亞費雅因事有脫來胡之行，聖人亦以此託之。費貞女知其用意，竟拒不從。他人之奉命代購者，亦多游移其辭，推諉不應。聖人因念村中有若望畢嘉者，業鐵匠，以此屬之，當不疑，乃向其定製雙股細鐵鍊一條，闊約四五公分，約合華尺二寸弱長可圍腰。是時適修理鐘樓上大時鐘，畢嘉以爲此鍊當屬修鐘所用，乃如言爲之製就。其後，某年復活節內，聖人忽病堂中，畢嘉扶之回臥室中，助之解衣上床，則其手製之鐵鍊，赫然現於聖人腰間焉。

此外，聖人兩臂上，常帶鐵刺箍。據謝來夫人言，每值聖人舉祭或講道時，留意觀察其舉動，不難見其身上之苦衣，或其他之苦具。而聖人之身，亦輒因之而生瘡節。刻苦如是，則亦何怪其形體之日就衰弱乎。

○聖人日食極菲，設在他人，必且餓斃，然則聖人果何術以自存乎。當其秉鐸之初，常絕食二三日，晚年亦自認其少年時代之過舉。其後體質日衰，而職任日重，意者以爲改善飲食矣。一八二七年，聖人膳食，改歸上智院供應時，加大利納等，亦作是想，又曷知事有不盡然者。聖人初允日進三餐，未幾而仍連續嚴齋矣。

平時，每日晌午，聖人親往孤兒院廚下，取得牛乳或羹湯一小罐，回室自飲，往往不盡其器。有時飲湯外，或更食乾麪包少許，晨間則不進一物，歷時甚久。至一八三四年，體力更衰，困乏日甚，乃遵譚主教命，每晨彌撒後，畧進牛乳。大齋日，仍置弗飲。雅達那修士，於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一年，三年中，封齋期內，見聖人日僅一餐，而於一八四三年之大病前，則已久徹晚餐矣。

自一八五四年，至聖人去世時止，以遵沙尼愛醫師之命，餽饌畧豐，而聖人輒自訟貪饕，歎恨不已。然據其神師包司鐸言，是時食品，亦不過蔬菜數葉，或雞蛋兩枚，肉少許，清水一杯，和以紅酒數滴，及麵包一片而已。且非力乏，不食肉。食前，又必先求准於包公。每餐所食，不及所供之半，不辨其味，立而食之，不十分鐘，卽已竣事。包鐸輒爲之驚訝不置云。

一磅麵包，每充聖人一星期之餼糧。蒙寧司鐸，曾於聖人臥室中，見有麵包一塊，爲鼠嚙成一孔，是蓋聖人自備膳食時，所藉以充其一日之糧者也。

聖人既久習齋克，其胃乃不能消納他物。來矮首數年間，每值諸司鐸集會議事，輒由當地巨紳設宴款待。聖人亦列席共餐，初尙勉強進食，

未幾，託故離座而歸。

一次，矮而斯爵邸，設席公宴，譚維主教。譚公坐聖人於己旁，強其進食，聖人不得已從焉。歸後，病胃甚劇，幾瀕於死。自此以後，譚主教不再強之，聽其如意飲食焉。若翰保弟斯大孟迪嘗謂聖人腸胃，不慣多食，其言洵不誣哉。

聖人自奉雖極菲薄，而款客，則必餽饌豐盛。其先，鐸宅中不備食品，故客至殊無奉敬，親故來謁者，各自帶食物，以備不虞。迨上智院成立後，每值客至，必囑管院諸貞女，善爲款待。

據聖人胞妹瑪加利大云，「我女嫁前數日，余挈之，偕往謁見我兄。到後，兄卽命加大利納爲我儕備膳，並與我儕共餐。飯時，違其素習，備嘗諸餚。」

又據村農威廉維利愛言，當余將木柴大麥等送至上智院時，維神父大加款待，飯時並來共食，殷勤相勸，且爲余等一一酌酒，以示敬意。彼亦每茶畧食少許，但不飲酒，而余等亦從未見其飲酒也。

一八五四年以後，諸司鐸每集議，改在宣道司鐸宅室聚餐。據雅達那修士言，聖人生前末次集會時，筵席由聖人親辦，餚饌極爲豐美，多有向雅修士竭誠稱道，謂爲全省中最上之盛席者。雅修士據以轉告，聖人應曰，款客之道，固當如是。而宴請同志，則尤當盡殷勤。在昔，吾師白公亦何嘗不然。當吾二人居愛居利時，平時但就所有以食，亦皆佳美。苟有客至，則必殷勤相待。緬懷往事，追念吾師，而感慨系之矣。當諸鐸就席時，聖人獨於己室中照常進食，五分鐘已竣事。

謝來伯爵目擊聖人一生克苦無間，每謂其不知下過何等功夫，而至

於此。某苦修院司鐸，驚羨之餘，亦認聖人克苦工夫，非所能及。其言曰，
「我儕隱修僻野，遠離塵世，忍受諸苦，自謂已極，而維雅納神父之苦
工如是劇烈，實望塵莫及，惟有甘拜下風，不敢步其芳躅。」云。

第三十六章

直觀之奇 預言種種 洞燭隱微 照見人心
先知修會盛衰 寡言世界事

一八五六年九月三日，高來寺之多道南伯爵，挈其龔婢名瑪利亞者來矮。時歐洲各國，邪說橫行，法國士紳之背棄信道者，所在皆是。多道南伯爵亦其一也。伯爵雖失信德，而知聖人靈蹟多端，此來頗欲懇聖人療治其婢。進堂後，以欲獨見聖人，命婢候於聖堂門次。時聖人正在更衣所中聽告，伯爵候良久，始獲晉謁。會面後，詢聖人曰：「本堂神父，能療余婢病乎？」聖人應曰：「然，汝婢名瑪利亞者非乎，余適見之於彌撒間中也。」伯爵曰：「否，彼在堂門首也。」伯爵言竟，信疑參半，自念未嘗告以其婢之名，而彼已知之何也。且進堂時，命婢立門次相候，何謂其在彌撒間中耶。思至是，急趨至堂門首，不見其婢。復出堂，就羣

眾中覓之，亦不見其踪影。復返身入堂，往返尋覓，逾半小時，而仍渺無迹兆。卒入彌撒間中，則其婢方跪於正祭台後之神工架旁，誦經祈禱。伯爵是時，驚駭莫名，出爲村人述其事，且以告董格南司鐸。董鐸遂將此事始末，筆錄於冊，而詢伯爵肯否簽名以爲証。伯爵曰：「事實昭然，有何不可耶。」董鐸曰：「然則此事，公將何以解釋之。」則曰：「余誠不知其所以然。無論如何，維神父神目明察，迥異常人也。」

聖人直見人心，知人隱秘，此實上主特賜之恩寵，非本性之知見，可以解釋者。據時常來矮之范物爾司鐸云：「聞諸謁聖者言，彼等來矮，或請維本鐸指示聖召，或與磋商訟事，或陳訴家况，家人病狀，或以疑難請決，聖人一一爲之明白指導，所言必中，預言諸事，亦必應驗。此外，諸人心事及性情，維公一見而洞悉者甚多。且聖人有所言，每脫口而出，

絕無遲疑之狀。是以信眾咸以維公爲得上主之特賦，超性學家所謂直觀之恩也。

聖人縱非常具直觀，亦非常見人之隱秘，故於凡來就商之人，往往祇依智見所及以折斷之。然聖人不待來人啟齒，而先言其所欲言，或破其所欲隱者屢矣。是以信眾來矮者雖多，一經詢悉，聖人有直觀之異能，深恐揭破其隱私，而卒有不敢面見之者。聖人左右，每欲探悉聖人先知之秘能，屢以言勾引之。而聖人謙抑爲懷，又不欲饜足若輩好奇之心，輒應之曰：「此余頭腦中，偶得之見解耳。」或曰：「余言猶翻歷本。如一翻卽得，則中矣。不得，則不中矣。」

一日，有沙物奧某少女來向聖人告解。聖人不待其言，立卽與言其女弟之熱心，及其本人進會修道之志願。女遂不復置口。旣出堂，遇董格

南司鐸舉以告，驚奇不已。其後董鐸語聖人曰：「公不識此女，何以能知其事耶？」聖人曰：「噫，余所爲大類蓋法，預言其事，而實不知究竟也。」（按蓋法預言殺一耶穌，可救全國。其言雖驗，而蓋法固不知耶穌爲真主，其死爲救贖萬民也。）然此乃聖人偶然戲言之耳，不欲示人以奧秘也。董鐸知其然，乃待時以復探之。

據董鐸自言，一次乘閒粹問聖人曰：「人或有超性之所見，若回憶前事，然非乎？」聖人應曰：「誠然。一次余嘗語某婦曰：『汝夫病留醫院中，而汝竟欲捨棄之耶。』」婦曰：「余未嘗以是告人，公何以知之。」余乃知自誤，以爲此婦前已爲余盡述之矣。」

有時聖人知人靈之罪惡，而并言其所由知者。村人薛義愛家有一幼婢，來聖人前告解，忽吞吐不語。聖人盡發其隱，曰：「汝實犯此罪，而不

明告何也。幼婢聞之大駭，正思聖人何由得悉，而聖人謂之曰：「此汝護守天神所告我者。」蓋欲使之勿妄疑也。

聖人所知未來事，每有人所意想不到，而以爲非者。嘗謂里昂某女士將來當長一修會，時女尙無修道意，聞之深以爲妄，告其母曰：「維神父豈老眼昏花乎，何其言之不經也。」其後聖人所言竟驗，乃佩服聖人之先見，不禁大呼曰：「主隱居其心，以光照之也。」

○聖人種種直觀之事，筆難罄述，茲畧舉其二焉。青年男女，往往謀其前程，懷疑莫決。及聞聖人能洞見人心，預知後事，遂聯袂而來，求其指引。時有聖斯德望之羅撒利貝立五女士者，卽後倍來主母女修會之副會長也，有妹頗醉心於世俗，曾入倍來女修院初學，而長上謂其無聖召，遂出會，備出嫁，但事前，願得聖人一言爲定。及往見聖人謂之

曰、汝欲嫁乎。汝以爲從此可安樂，而不知將多艱難也。女怏怏歸。越數日，復往見聖人。直然謂之曰、汝當入加辣會。女歸告母，母不悅。曰、彼必汝可蒙收納乎。女不得已，再往詢聖人。謂之曰、吾女，勿憂，必蒙收納，恒心以終汝身，則得天堂矣。女卒如命入會，苦身克己，歷二十四年而歿，一生德表，爲同會所欽仰。

有鮑桑女士者，婚事既定，乃於一八五五年某日，來矮請聖人降福。聖人流淚謂之曰、吾女，汝不幸甚矣。一、女曰、然則何如。一、曰、當入往見會，速往勿遲，不及五十歲，將得天上榮冠矣。女士如命入會，取名瑪利亞愛美。其後任該會初學院教授，於一八八〇年八月十三日，卒於會，年甫四十有九云。

步耳人赫偉日馬常女士，志修道，而家人百計阻之。一年後，女士往矮

而斯向聖人訴其愛苦。聖人謂之曰：「勿戚，一年內，汝愁盡釋矣。」是年年終，竟卒。

法冷有倍那特女士者，有心進會信道，而聖人遽謂之曰：「否，修道者非汝，乃汝已嫁之姊也。」未幾，其姊果寡，乃厭棄世俗，入維勒弗朗血之胡蘇拉會，終其身。而女士，則共其父母居。是年病，至六月間，堅請聖人一來。聖人至，女詢之曰：「余其死乎？」聖人曰：「否，汝不卽死，可延至聖母升天瞻禮。」及期，果安然而逝。

聖斯德望公學，有教授名奧斯定傳爾者，欲入耶穌會修道，以問聖人。聖人應曰：「否，汝其仍留現職乎，生命如是其短促也。」未及一年，其人得肺炎症而卒，年二十有七。終時，誦經不輟，一鄉敬之若聖人。有魯意斯勒蓬女士者，里昂之富維愛人也，素肄業於伯拉定之本篤。

會學校。一八四八年，卒業回家，復往求收入會。時女士年僅十七，院長以其年幼却之。其知友輩聞其事，乃挈之至矮而斯求見聖人。適值聖人聽告之際，待告者擁擠異常，難期會面，乃筆述其志願於紙，盈四頁，俟晌午聖人回宅時，要路面呈。及晚，女士復入堂跪人叢中，聖人聽告畢，徐行至更衣所時，忽止步回顧，目注勒蓬女士，作勢令隨之行。既入更衣所，女士跪地請訓。聖人語之曰：「投書者，其汝耶。」曰：然。曰：汝其勿憂，入會之願不虛也。不日，院長且函告納汝矣。先是，女士曾一再函懇修院收其入會，而院長一再却之。來矮前，又甫得拒却之書。豈料與聖人相見後，越十日，忽得伯拉定修院來曰：「魯意斯青覽汝立志堅定，余不得不從，便可卽來。」等語。女士讀竟，驚喜欲狂，乃於一八四九年七月二日，前往進會。

有初學修女名瑪利亞耶穌者，以年幼，須延緩三年發願，憂悶異常。尋長上准其前往矮而斯於聖人前行總告解。告畢，聖人謂之曰：「吾女，汝誠有福哉。」曰：神父，是誠不謬，但未進會前，獲罪上主多矣。」

聖人曰：苟汝在世俗，則犯過益多，而失汝靈矣。汝其忠於主召哉。」乃囑修女於啟行前，再來一見。見後，復謂之曰：「噫，小修女，汝靈潔白無玷，今可放心回院矣。」曰：神父，亦知長上以余年過幼，不能如期發願乎。」

聖人曰：汝其勿憂，諸事已準備，苦像已製就，行矣。」

修女回時，先至里昂某醫院探視。入門時，門者授一小匣，謂之曰：「是留此待汝者。」

修女啟匣視之，則發願時所帶之苦像也，背面刻有修女之名，及發願之日。蓋院長是時，不知爲何，突然准瑪利亞耶穌修女發初願矣。修女一見，回憶聖人臨別之言，其驚奇之深，感動之切，有非言語所

能形容者。

一日，聖人答里昂歐納斯底杜琅女士曰：「誠然，汝將入安老會，但入院後，必將復出也。」女士時年十八，聞聖人言，有難色。聖人續曰：「必若是，必若是，汝其入之。出院三日後，汝母送汝復返也。」女士茫然不知其意，遵聖人教，請於父母，歷多阻難，始得雙親允可，入里昂安老會初學。然父母旋即悔之，始則來書述其悔恨，繼則以言恫嚇之，卒由其兄率警士來院，強挈之歸。女士回家後，憂悶益深，寗食俱廢。三日後，其母謂之曰：「嗚呼，余豈忍汝死哉，送汝回院可矣。」遂送女回院，聖人之言，於是乎驗。

恩納省屬阿皮原地方有賽爾漫戴勞志夫人者，有女三，欲其一修道。幼者，名約瑟芬，熱心樸實，夫人頗屬望之，而以長女安瑟梅雅好修飾，

自必先得快婿。一八五六年，夫人道出矮而斯，乘便晉謁聖人，細訴其心願。聖人謂之曰：「否，汝誤矣。約瑟芬必不修道，進會者乃安瑟梅，事在目前，非汝所料。」夫人聞言，廢然返。行抵里昂，爲其長女購一豔服而回。不意安瑟梅一見大呼曰：「母乎，余不需此，余欲入會修道矣。」未幾，果入倍來主母會初學。而約瑟芬卒於翌年二月十六日出閣，年僅十七耳。

拉公勃男爵夫人，一有名人物也，嘗述曰：「余夫早故，遺下二子。一日，探悉次子戀一十五歲之美少女，而子年未十八，余心憂之。未幾，得來函，決欲與女偕老，乞余同意，余力阻之不果。時余獨居家中，無人可商，乃思人屢稱道維雅納神父之聖德，決意一往就詢。不遠長途，坐公車三日，始抵其地。到後，又詢悉凡欲與維公言者，須等候多時，不勝焦灼。」

但既已來此，則姑進堂，堂中復無一虛座。卒於門次聖水缸側，未排坐位中，覓得一席。是時憂悶益深，嗒然思返。正凝思間，倏見若翰小堂中，一白髮司鐸，離座而出，由正中甬道，向余而來。正驚奇間，維公已止余前，俯身附余耳而語曰：「汝當爲之完婚，前途甚佳也。」言畢，返身逕行，聽告如故。夫余之來也，無知之者，亦未語人欲見維公也。維公與余，又從未謀面，是非上主憐余愁悶，而賜公以直觀之奇恩，爲余釋疑解惑，趨吉避凶乎？

一八五六年三月，聖人與聖若望盜才利公學校長巴貝司鐸，初次會面，一見若素，詢之曰：「公得毋爲現病之某生來乎？」嗣又曰：「煩爲致意其父母，非死病也。」是時該生正患傷寒症，巴校長特爲之來，矮叩詢吉凶，而聖人不待其開言，遽指名以問之也。未幾，某生病果獲痊。

康健如常云。

有米才利安人，名賽白丁日爾曼者，上智院瑪利亞費雅之甥也。幼時，曾充聖人輔祭多時。其後，娶妻生三子，頗以未得一女爲恨。一八五九年七月中旬，來矮拜謁聖人，遇之於堂場上。時，聖人手中執念珠多串，見日爾曼後，不待其陳述來意，卽取念珠四串授之，語之曰：「持此以給汝諸兒。」日爾曼領謝後，告聖人曰：「神父，余但有三兒，皆男也。」聖人曰：「賽白丁，此第四串，爲汝女兒也。」翌年，日妻果舉一女，取名瑪利亞。後瑪利亞嫁夏拉，嘗爲作者述此佚事。旣畢，復曰：「余父果以念珠賜余，此物雖係木珠鐵絲貫成，極屬平凡，余竇愛之，視爲珍貴之聖物焉。」

一八六六年間，里昂總主教鮑那特樞機，擬重建富維愛聖母大堂，特

請建築師鮑桑規度圖樣，陳列主教署中，任人參觀捐募。不料眾議不洽，鮑樞機大爲掃興，不復提其事矣。至一八六九年夏，蓬那代司鐸遇鮑桑於矮而斯維勒弗朗血之公車中，談及富維愛建堂之事，蓬鐸深以此劃失敗爲恨。鮑桑坦然謂之曰：「維神父生時，曾確告余，謂余所設圖樣，必有觀成之日，而出於大難之後也。」果也。二年後，季奴約主教因遭大難，許願建造富維愛聖母大堂。及難平而工興，聖人之言於是乎驗。

年值若翰保弟斯大瞻禮，聖人神樂洋洋，就正祭台舉行大禮彌撒，以敬其主保聖人。然於一八五九年之瞻禮日，則反常例，欲於聖母祭台舉祭。眾咸驚異，莫測其所以然。及東灰利諾之戰耗傳來，死亡枕藉，乃知聖人不欲稱慶之故矣。時村中某嫗有一子從軍作戰，聞訊驚憂，往

叩聖人曰：「吾子尙生否？」聖人應曰：「然，但死者多矣。」

謝來伯爵有一子名若翰尼者，一少年軍官也，素以智勇著。一八五五年，奉命開赴克利滿前敵作戰。臨行，伯爵請聖人來邸爲之祝福，並行佩刀禮。時伯爵全家齊集大廳恭候。及聖人來，甫至門次，一見少年，卽拱手向天，作無限悲憫狀，囁嚅言曰：「可憐好後生，一彈，一彈。」是時大廳上人多嘈雜，若翰尼及其母伯爵夫人皆未及聞聖人語，而家人聞之者不少。其後若翰尼於六月十八日，進攻馬拉高夫要壘，果於單

三日而死。

參閱四七八頁

一八五九年六月十日，有伯拉夫人者，來矮，遇聖人於途。聖人與之從未謀面，而一見之下，卽止步，憫然語之曰：「汝將猝遭大難，當作一聖女，斐落默納九日敬禮，以待。」越六月，其夫果於馬賽市場中，中風猝

斃。

有青年修女名瑪利亞方濟各者，聖沙侖方濟各第三會之修女也，嘗偕其女院長來矮，住四日。瀕行，與聖人遇。聖人授院長三法郎，語之曰：「汝其受此勿却，將以應汝之需也。」院長言所携足敷車費，欲辭謝。聖人強其受之。及二修女搭車至維勒弗朗血時，出資付值，所攜果不敷，益以聖人所贈之三法郎，始如其數。二修女驚訝之餘，乃悟聖人之先知。又一次，該修女偕其母及院長來矮，抵村時絕早。時聖人方至更衣所中，備舉祭，舉首望見之，卽低聲語院長曰：「速行，勿緩。」院長告以欲與祭後行。聖人曰：「否，勿留片刻，汝等三人中，一人將得病。不早返，則留此，不得卽歸矣。」院長聞言駭甚，催二人立行。至離院二里處，該修女忽疲極不能前，乃由其母及院長扶之而行。回院後，大病十五

日方能起床云。

一八五七年夏某日晨，將及十一時，有三女郎來矮，聽聖人講要理，其來意原在觀玩而已。一女更佻，以見聖人外觀簡陋，言語平庸，尤不喜，低語其伴曰：「遠來觀此滑稽畫，殊不值得。」語甫畢，即聞講座上微笑應聲曰：「姑娘，汝遠道來此，祇觀一張滑稽畫，豈非極無謂之事乎。」言畢，繼續宣講。此女聞聖人言，羞愧異常，而即知悔。及聖人講畢，珠淚盈眶，偕其友趨聖人前求恕。聖人依常善遇之，但囑其明日告解領主。繼密告其友曰：「彼回家時，汝當悉心照顧之。悲哉，彼將及於難也。明日得領臨終聖體，其靈尚可救也。」翌日，二女與祭告領，極熱心以遨遊而來者，竟悔改而返。迨起程回鄉，將抵家時，女友已不復憶聖人言，而隔日戲侮之女，忽爲毒蛇所噬，大叫一聲，倒地立斃。

聖人既預知有禍，則何不并告人，以免禍之方乎。此則事關神秘，有非人所能知者矣。或因其事由主預定，必不能免，而其緣由，聖人未能知也。然有爲上主所許而非前定者，則聖人非特預知，且亦預授免禍之方焉。某馬軍官夫人，嘗於一八七三年述曰：「一日，余偕夫往謁白來斯屬某村之羅賽本鐸。羅鐸與維雅納神父素相知，見余等至，殷勤款待。早餐後，偕余夫出釣。時余微覺不適，故未偕行。適一肥碩之女僕，爲余進茶，遂與之談。該女僕乃爲余述其事曰：『余十九歲時，尙在凹登孤兒院中。時余以年事已長，亟欲往里昂自謀生活，院長乃以余託之某夫人。某夫人時適有里昂之行，但須先往矮而斯與維本鐸面商一切。抵矮後，維神父正在堂中講要理，見余至，忽停止，指余而言曰：『大姑娘，待余講畢，來見余於更衣所中，余將有以告汝。』講既畢，余卽往

見之。維公不待余言，卽謂余曰：「汝將往里昂耶。須知彼處將遇大危難。其時念及余言，求主護佑可也。」言罷逕去。余到里昂三日，未得一噉飯地。乃至一職業介紹所，見二人在焉。余遂向之陳明來意。其一人曰：「噫，汝覓工役乎？余正欲僱一好女僕也。」復曰：「余妻亦當一見汝。午後三下鐘，可至某處見余，幸勿誤。」乃授余詳細地址，曰：「茂拉底哀。屆時，余如約往。路途甚遙，卒抵龍納境內之沙納河濱。轉向而前，則一片荒郊，見一宅巍然獨峙。又見其人立門首，招手令余前。至是，余恐懼萬分，乃憶維神父之言，大呼主佑，轉身舉足狂奔。而此人亦一躍而出，隨後來追，伸兩手欲扼余喉。幸余奔速，已至人叢中，彼乃止，不再追。事後，始悉此人係著名大盜杜毛拉。後杜被捕伏法。就審時，余亦至法院作証人。設非維神父預示在先，遭其毒手矣。」

○聖人洞窺隱秘，一出自然，不加思索，不需聞見。始則惟於神工架上，其後，則更衣所中，或講道台上，或路上行走時，或與村野細民交談之際，以至於在祭台舉行聖祭時，亦顯其殊異之智力。而其所見者，又非盡屬重要，雖微細之事，亦爲所發覺，而出乎人之意料焉。有加大利納白來者，嘗函聖人，與商終身之事，然未嘗與之相見也。其後來矮跪聖人前，欲行告解。聖人一見，卽大呼曰：「噫，汝卒來此矣。」

帥瞿主教，有侍僕梅督者，素以姓稱，故人不知其名爲若翰保弟斯大。一日，聖人賜以若翰保弟斯大立像一尊，語之曰：「此汝主保聖人像，汝其受之，亦所以記念余也。」

一日，聖人立神工架前，謂堂中某執事曰：「余現須與某夫人語，煩爲我一喚之，彼跪講道台下，而手執白巾者是也。」夫人跪處，與聖人聽

告之小堂中，隔一厚壁，人目安能望見之，而聖人竟透視之矣。

一八五九年七月間，有瑪利亞雷齊保自里昂乘公車來，先諸客下車。甫抵堂前，卽有一人迎面謂之曰：「小姐，本堂神父欲語汝。」女士曰：「其餘耶，得勿有誤乎。」曰：「無誤，余奉維公命，在此相候。維公告余曰：『往候公車來，見有首先下車之女郎，請其卽來告解。』是蓋雷女體質極弱，不能久留，故聖人特邀之，免其守候耳。」

某日晨，聖人舉祭時，某婦雜人叢中，跪聖體欄杆前，欲領聖體。聖人送聖體至，越過之，不與領，如是者再。至三次，婦乃低聲語聖人曰：「神父，余尙未領也。」聖人曰：「否，不能，汝今晨已進食矣。」婦遂退，憶及起身時，果食麵包少許矣。

一八五四年五月間，夏龍恩理女士，以姑母病，自里昂來，矮，求聖人療

治。聖人謂之曰、汝當行一聖女斐落默納九日敬禮、則病愈矣。女曰、然則余先往里昂、俾姑母聞之而喜也。——聖人曰、否、彌撒後、汝當趁船立返夏龍、有人圖竊汝也。女聞言、立悟。蓋女在夏龍設一小肆、來矮時託人代管、其人正乘間、侵吞其錢也、其姑母旋亦病愈云。一日、里昂某婦挈其十歲之幼女來矮、至更衣所中、出聖物數事、請聖人祝聖。聖人隨手檢出一聖牌置他處、曰、余不願祝聖此聖牌也。後知此牌係幼女於路中攤上所竊得者。

古桑市人有名若望克勞特維來者、一日來矮、欲聆十一下鐘之要理。到堂後、遍覓不得座、乃就坐講座後、更衣所門側。進堂時、及坐處、聖人均未之見。維來坐既遠、聖人所講、不甚了了、乃出念珠默誦玫瑰經、而又移想於貿易事。正神馳核算間、忽聞聖人大聲宣講曰、信友乎、汝

曹中有來堂而不知在吾主前者。譬如現坐更衣所門側之某人，雖手執念珠作誦經狀，而心中則正用此珠以核計其收入。嗚呼，人於吾主前而毫無恭敬之心，能不令余見而心悸乎。維來知聖人爲己發言，悔愧交集，惟有俯首自訟而已。

恩納屬罷炎村，有熱心鄉婦梅西衰氏，每年來矮三四日以告解。某年告畢，聖人詢以此次擬住此幾日，婦以明日卽行對。聖人曰：「否，汝家有一蛇，今日宜卽行也。」婦聞言，深信之，遂遣歸，檢視諸物，位置井然，與來時不稍異，遂將聖人之語，隱過不提。但婦心中忐忑不寧，思聖人從不有誤，或其所謂蛇者，乃別有所指乎。正疑思間，舉手揭被欲就寢，忽一大蛇躍出，向庭中蜿蜒欲遁。婦大驚連呼，眾乃集而擊斃之。蓋婦來矮之日，其夫將其床乾草出曝，旣復舖陳如故，蛇或於曝時攢入者。

也。

一八四五年，火厭污有貝帝愛老婦者，有子女各一。子十一歲，出傭於聖蓬南農家爲牧童。一日，兒出牧羊，忽來一狼，攫一羊去。兒歸，爲主人痛擊，乃逃。信步前行，不知所之。未幾，困甚，不能再行。公車售票員憐而載之，不索值。兒上車後，卽昏昏熟睡。及車至蒙東礦山，售票員推之下，亦未將來去地名告之。某礦主見兒面目清秀，留之家中，令採礦。兒遂安之。其母初聞失踪之耗，哀痛欲絕。遣人四出尋覓，求之四年，音信杳然，以爲其子必膏狼吻，或墮水淹斃矣。後聞矮而斯本鐸能知隱秘，乃遣其女往叩。女見聖人後，尙未述明來意，聖人直告之曰：「吾女，歸告汝母，伊子無恙，現僭諸人受僱，爲地中工作。惟離家遠甚，不必往尋。彼將於某瞻禮日，自歸還家，勿慮也。」越五六年，聖母升天瞻禮晚，忽有

一長大青年，來火厭污，叩貝氏之門。貝婦啟視之，則失去多年之愛子也。悲喜交集。母乃詢其在外多年，遵守規誠與否，則曰：「兒在礦中，神業上之功課，未嘗或缺。」母聞之，欣慰益甚，乃求主早收其靈魂。未幾，竟卒。

○聖人藉上主之默啟，得於參謁之羣眾中，識若者實須急歸，若者不肯自承其罪者屢矣。今也將見聖人揭破人心之思想，而直叩其良心焉。

當外間盛傳聖人能窺見人心之際，智識界中，多有懷疑之者。據倍凡女士云：「余夙抱隱憂，雖屢聞維神父事，未敢告之，恐其處分或有不當，反增余之不安也。一日，余往維公前告解，決意隱其事。及告畢，而彼忽爲余決釋所疑，一若盡知余所憂者。」

恩納屬拉原地方有約瑟琳柏勒芬女士者，一時髦少女也。一日，於聖人前告解。聖人謂之曰：「汝當進會修道。」言畢，遽閉神工架之格門。約瑟琳心愛世俗，聞聖人言，震駭悲傷，淚如泉湧。其友勸之再問聖人，乃復往曰：「神父之言，使余憂悶失志，可否容余細陳，恐神父未識我也。」聖人曰：「然，余誠不識汝。但余見汝心，不啻悉聽汝一生之告解，汝必須入會修道也。」言畢，復闔格門，不容再辨。後女竟入往見會修道而終焉。

蒲改耳有建築師名意包利巴咸者，幼時，未順修道晉鐸之意，心常不寧，來就正於聖人者不一次。一八五七年某日，復來告解，時巴年已四十有五矣。告畢，聖人謂之曰：「余知汝曾有一親戚，願汝修道晉鐸，但此人非有超性意也。倘余知汝實有主召，則初見汝時，已言之。」巴咸

昔時固有戚某，竊圖虛榮，勸其入修院也。

聖依來納大修院德那維司鐸，素不信聖人奇蹟，一日來矮欲伺聖人之隙。候聖人出堂返宅時，要之於路中，謂之曰：「本堂神父，余乃里昂大修院之院長，倘蒙賜教言，以善盡余職，則銘感不勝矣。」聖人聞言微笑，舉目注視其雙眸，乃操辣丁語謂之曰：「去惡從善，蓋不欲使左右圍觀者聞之也。言畢，乃顧左右而言他。」

有毛搭匿本鐸，名戴華蒂者，嘗於一八四五年初，次來矮，聞人稱道聖人種種奇異，頗不深信。聖人出堂回宅時，信眾皆立候其來，彼則走避他處。聖人一路前行，忽折回，趨其前，拍其肩，附耳與語曰：「吾友，信之勿疑。」戴鐸聞之，驚詫萬狀。

安多尼蕭彭者，里昂之鞋匠也，幼時頗熱心，長而放肆，卒至惑於精神

學術之邪說，猶幸尙未盡失其信德也。一八五九年六月間，蕭匠神經錯亂，晝夜恐怖，不得安寧，乃決往矮而斯一見聖人。進堂後，得於近聖女斐落默納祭台處，覓得一座。時聖人適跪台前，誦日課經。蕭彭自恨不能一見其容顏，又以不能久留，心漸不耐，自語曰：「倘此鐸果如人言，有聖神光照，則必知余欲與有言，且無暇久待也。」正思念間，聖人忽回首語之曰：「友，姑耐須臾，余卽來矣。」蕭彭聞言，莫名驚訝。其後得與聖人會面二次，遂一掃其疑懼之心，復其幼時之信德。未幾，竟入雪地聖母堂之苦修院終其身，取名若亞敬修士云。

維勒弗朗血之書吏，名嘉米勒蒙寧者，嘗言其同鄉某戚，惑於世俗情面，盡廢神業。一日，某來矮，見羣眾圍繞聖人，亦雜其中。忽聖人舉目望見之，乃排眾直前，惠然語之曰：「噫，吾友乎，汝亟須療此頭腦也。」

賈默來司鐸嘗言曾往某會口開四規講道。見一鐵路職員殊熱心異之。詢其何以至此。則曰：「是矮而斯本鐸之功也。余來此後常聞人稱道其聖德。欲前往一見之。及到矮後。目擊維本鐸之一舉一動而深動於心。遂思聆其教誨。於是至更衣所中見之。維公命余就神工架行告詢。余已有多少時未告。余曰：「不行告解已多時。不復記憶矣。」維公曰：「細省之。不行此者。已二十八年於茲矣。」余曰：「已二十八年耶。然。是誠不誤。」公曰：「不特此也。汝上次告後。未領主。僅得赦罪而已。」余畧一思索。卽應曰：「然。是又屬實。」至此。余已失之信德。躍然復活。乃將一生罪過。盡行告明痛悔。且許願上主。此後不敢再置神業於腦後矣。

一日。倍凡男爵夫人。託辭他事。遣一日久冷淡教友。來就聖人。此人。每

年除復活聖誕兩大瞻禮外，平時概不一進堂門。初領聖體後，卽廢告解。聖人接見畢，詢以多時未告，則以四十年對。聖人應之曰：「否，四十四年矣。」此人乃出鉛筆，於壁上核計其數，乃曰：「誠不誣也。」驚訝之餘，當卽歸化，熱心終其身。壁上字跡，魯日蒙司鐸亦嘗親見之。

有斯德望樊慕蘭女士者，羅爾屬之亞雙日人也，嘗於一八五一年來矮，作避靜神工，行總告解。跪神工架後，先謂聖人曰：「神父，余已省察矣。」聖人遂聽其一一自訟。旣畢，問之曰：「汝更不記其他乎？」曰：「否，盡此矣。」聖人曰：「汝旣願一洗汝靈，回復領洗時之清潔，則當往求七苦聖母，賜汝盡識諸罪，再告可也。」女士從命，往耶穌聖容小堂中，跪七苦聖母像前，重行祈禱省察，則又憶及所犯三罪，急回告之。聖人復詢之曰：「此已全乎？」曰：「余信已全也。」聖人曰：「尙有一罪」

從未告及，汝憶之乎。於是聖人明言其罪，且述犯之時間與地點等詳細情形，復曰：「汝誠不復憶之矣。」女士細加追溯，仍不得。聖人又曰：「俟汝再至余所言之地，則前事必盡憶之也。」遂爲之解救其罪。並告主召彼在俗守貞。女士乃欣然離矮而歸，途中行經昔日犯罪之地，乃回憶當時情景，然知己得赦宥，不減其神樂云。

董格南司鐸嘗述里昂某信友，爲言其十五歲時曾向聖人告解。告畢，聖人謂之曰：「尙未盡告也。」曰：「神父，余不能更憶其他矣，請助我。」聖人曰：「汝曾竊聖味，增爵堂中燭蠟，供汝小聖台上，其忘之乎。」某不能對。

特龍末人某，以妻病來矮，求聖人療治。或告之曰：「欲見維公，必至神工架上，不得已，乃往焉。某既無意告解，敷衍從事，不意聖人逕揭其

陰事，謂其與一暗殺案有涉，並述其如何被捕，如何路中受傷，如何拘所待質等情，猶同日擊。某聞言驚駭，呆若木雞，始知此鐸非常人比，感動歸化。歸後，每樂道之。

聖人勸人修道，或留俗辦事，不盡出以超性之直觀，然受其益者，爲數綦多。青年男子，以遵聖人之教，而入聖教學校，作修士者，六十餘人。聖家會會祖，加俾厄爾修士，嘗言聖人對於該會，極爲關心，青年之受其勸導而入會初學者，達四十人之多云。脫拉撥苦修院，得聖人所遣者，約二十人。其中一少年，聞聖人言頗有難色。聖人謂之曰：「彼在院諸人，豈非皆骨肉所成乎？」

○聖人協助聖教之事業多矣，一般創會立院者，咸來就商。聖人見問，爲之析疑解惑，取決於俄頃之間，時亦預言其未來之情狀。茂亞司鐸，

於創立本篤修院前，曾於一八四八年來矮，與聖人商確。聖人謂之曰：「汝事係出上主聖意，必能告成，雖有困難，不足以阻之也。」

許萬理司鐸，擬辦一孤兒院，猶豫不能決，乃於一八五六年聖誕節後，來矮叩問聖人。聖人謂之曰：「汝志來自上主，雖不少艱難，恒心奮勉，必救多靈也。」許鐸恍然悟，乃竭力進行，歷盡艱辛，卒於里昂成立伯辣道孤兒院，一鄉咸蒙其澤焉。

有歐日尼司美德女士者，卽拯亡會之會祖母，名上智瑪利亞，母者是也，從未與聖人謀面，而聖人聆人言及時，輒曰：「噫，余固識之也。」約在一八五〇年，女士年方二十五歲，思欲組織善會，其宗旨，將所有祈禱及一切善工，讓諸煉獄靈魂，繼忽轉念此種事業，非捨棄一己，專心向主，終不能成，必須創立一種新修會纔可。而司女士自問稟性怯

弱，深恐無力進行，乃商之倍來主教夏朗同司牧。夏牧囑其就正於聖人，爰託某女士乘便叩問。聖人囑董副鐸代爲函覆，謂之曰：「余於拯救煉靈之修會，待之久矣。司女士果有此志，隨時成立可也。希望司女士成一修女，亦盼其立一新會，日後該會發展，必甚迅速也。」然而女士思及種種困難，經濟既無頭緒，父母又難允可，不禁氣爲之沮，乃再作書託董鐸更詢聖人。聖人囑董鐸覆之曰：「其勇往直前，諸事悉將順遂，本性之涕淚，不久卽乾也。」果也。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司女士忽得母允准，離家修道。經幾番之辛苦艱楚，而拯亡會竟穩立於巴黎。時聖人猶未去世也。其後該會遍及法國全境，未幾，而比英奧意諸國接踵繼起。卒之遠東諸國及新大陸兩洲，亦莫不有之矣。聖人對於此會，較其他各會，尤爲關心。然則此會之所以得成立發展者，非

出聖人贊助之力乎。

謝來伯爵謂：「聖人於一八四三年大病後，嘗與言己甚愛耶穌會士，且信該會必將大興，亘久不衰，今果信然。」

查矮而斯檔册所載，一切善會善舉，如四規會、各種熱心社會、青年團、朝覲團、孤兒院等，爲聖人所啟迪，而舉辦或保存者，計有二十起。聖人每訓辦理修會或善會之人曰：「汝當有純正之宗旨，並謙抑自持，一切皆聽上主安排，報紙上不宜多載，多跪聖體龕前，誦經祈禱可耳。」苟聖人預見某事，將來必失敗，或不能發達者，則亦直然勸阻之，消其初志云。

○或問聖人亦曾預示聖教會、本國、及社會一切，如艱難戰爭等事乎。此問題，於一九〇四年，法國籌備政教分離時，若瑟維雅納氏解之詳

矣。其言曰：「矮而斯本鐸生時，人盡紛紛言其如何與魔交戰。死後，則又紛紛言其如何預言諸事。至有聖人未嘗言之，而亦謂出諸其口者矣。卽目下法國聖教中，發生數件重要之事，人亦每謂聖人先已言之，初不問其事之有無根據也。」

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後，又喧傳某事某事，聖人曾預言之，間有驗有不驗者。然幾經傳聞，大都失實。蓋聖人生時，嘗一再訓人，於預言一事，當極鄭重。而謝來伯爵亦謂，聖人雖經謁聖信眾，堅懇其預示國家大政，卒不應。然人竟捏其言，以是聖人歎曰：「苦矣哉，矮而斯本鐸也，彼絕未一言，而人竟矯作之矣。」觀於前述謠傳聖人預言法總統將於閱兵時遭人暗殺，致首都警廳遣人來查之一事，亦可概見已。

雖然，聖人對於當代要人，有時亦示其神目之所見。據毛蒲伯爵言，其

於一八四九年來矮時，曾與一被流之西班牙舊王黨名桑咸藍蒙者，散步閒談於堂場上。時教宗庇護九世蒙塵，駕幸茄埃德藍蒙以其御極後，曾受民黨之歡迎，痛詆之，稱之謂自由黨之教宗，並謂其已失承繼聖伯多祿之資格。伯爵不直其言，與之爭辯，旋即分散。時聖人正在堂中講要理。及飯後，自宅中出見伯爵後，即語之曰：「噫，吾友乎，人類見識，與上主之明智，何其懸判若此乎。頃有語汝以聖父應解去其教宗之神權者矣，殊不知庇護九世，行將爲吾聖教中一偉大教宗，汝拭目俟之可也。」

嗣毛蒲伯爵，以儲君拿破崙三世，將組織新政府，懇其出任要職，乃復來矮見聖人，與商進止。聖人聆伯爵言畢，默然有頃，俯首注目地，似作祈禱。忽舉首，侃然謂之曰：「否，否，切勿入新政府之旋渦，魯意拿破崙

他日必仇視聖教也。○加大利納嘗記於一八五六年間，一日，聖人忽與加貞女及日羅尼莫修士談及皇室。時太子誕生未久，聖人謂二人曰，「噫嘻，此兒異日好儲君乎，面目秀甚也。」○聖人從不閱報，亦從未一見太子之肖像，而云如是。

此外，聖人亦嘗預言英國將來之歸化。一八五四年五月十四日，倍明漢主教俞拉桑來矮晉謁聖人時，談及英國信友之艱難，請聖人爲之求主。聖人忽張目直視，碧眸閃爍，謂俞主教曰，「主教，但余信英國聖教，必有光復之一日。」言時，意態堅決。其後俞主教語人曰，「余雖不知其何從得此意見，彼既信之甚堅，余亦不能有所懷疑矣。」

至矮而斯本村情形，據愛彌勒包芒所作三聖域一書中，有曰，「維雅納神父曾預言彼死後，不及百年，矮而斯將復其曩時之情景，（即聖

人未來時之狀況。然詳查遍訪，而卒不能得此言之根據。惟加大利納日記中，曾載聖人宣佈賴蒙司鐸來任副鐸時，嘗言曰：「矮而斯猶一大樹然，斬其根，則樹倒矣。」聖人此言之命意何在，固不得而知，然亦不能據以爲悲觀之預言也。苟依當時之情形以推求之，則此言似指來矮謁聖之信衆，而非指矮而斯之居民，及其村教務之將來狀況也。蓋假令當時聖人得脫身他去，而賴蒙副鐸代爲本鐸，則此絡繹不絕之謁聖信衆，勢必一哄而散。是蓋觀於一八四三年，聖人遯跡大地利時而見之。然聖人既卒留矮以終其身，則此根未斬，而此樹亦不倒矣。今也聖人已死，而謁聖者仍絡繹而來。雖形色不同，而此參天大樹，常矗立於矮而斯之村心，亘久而不倒也。至矮村信衆，則迄今仍謹遵聖人之教，其一言一語，莫不視若祖訓而守之勿替焉。

第二十七章

聖女斐落默納聖蹟 聖人徑行聖蹟 一生大靈蹟

一八四三年九月間，瑪加利大翁倍爾，自愛居利來矮，探望其表兄。晤談之際，聖人謂之曰：「天主全能，發顯聖跡，今古無殊，特今人信德不及古人耳。」然矮而斯靈異屢見，聖人未嘗不知之，但皆歸功諸聖之轉求，尤以聖女斐落默納爲最，而絕不以之自許也。人有以求之者，輒答曰：「余不過一愚賤牧童耳，奚能作靈異之事哉。其往求聖女斐落默納乎，余固常求之而常蒙俯聽也。」

聖人所孜孜以求者，惟拯救人靈，榮顯上主耳。是以重視感化罪人之靈蹟，而以療病之聖異爲不足多。嘗曰：「聖女斐落默納，當以療治人靈爲急務，肉身遲早終歸朽腐，無足輕重也。」一日，董格南司鐸謂聖

人曰、外人有怨公者矣。一 聖人曰、何謂也。一 曰、因公禁阻聖女斐落默納在此顯靈蹟故。一 聖人曰、誠然、此因靈蹟既多、招搖太甚、余曾求聖女在此醫治人靈、一如其願、至肉身上之疾病、則於稍遠處療治之。而聖女亦俯納余言、故病人來此求恩者、起行九日敬禮後、大都不即見效。俟其回家後、敬禮將畢時、始獲痊愈。如此則人不見、而亦不知矣。

自聖人與聖女有此定約而後、聖蹟漸少、然甫行敬禮、而即霍然者時或有之。一日、一殘廢兒童來矮後、聖女即顯靈蹟以愈之。聖人聞之、察然曰、聖女斐落默納失信於我矣、是當於他處療之也。未幾、聖人懼其所爲、或不恰聖女之意、遂一變其初志。一日、加大利納問之曰、神父、汝何以不欲聖女療人疾病乎、汝信此舉爲聖女所喜

者乎。一 聖人應曰，嗟夫，三日來，果惶惶然若有所失，似聖女嗔怪余，責余年來少念及彼，余已許願向彼加工祈禱矣。

一日，聖人於聖女台上作祭，時聖女忽又療一病人，聖人未知也。及祭畢，回更衣所，賴蒙副鐸舉以告，且謂聖女已多時不顯靈蹟矣。聖人曰：「噫，善哉。當余舉祭時，曾責聖女曰：大聖女乎，倘汝再不顯示聖蹟，則汝聲望將去矣。」

矮而斯是時所見種種靈蹟，多有聖人與聖女斐落默納合作者。蓋如聖人以爲某人疾病宜治，卽以此託聖女轉求上主，此聖人所以稱聖

女爲其代理人，爲其天主台前之領事員也。

參閱二九〇頁

陶雪堆者，前已述及。見三一四頁味都上智院之修女也，久患肺癆症，醫者謂不治，風起葉落時必死。來矮後，聖人於人叢中望見之，令越次先告。

詢之曰：「汝何故求愈乎？」陶修女乃爲述其理由。聖人曰：「善，汝其往聖女斐落默納台前求之，余亦當爲汝祈禱也。」陶修女乃往禱，而疾立愈。是一八五三年五月間事。時修女年僅二十有五，而於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一日，卒於味都院中，享年八十有九云。

沙龍有克勞弟納賴蒙高色蔚夫人，患喉症，不能作一語。偶出聲，卽劇痛，有如火鐵烙之者，故有所言，以筆代口。一八四三年五月間，扶病來矮筆述其困苦以告聖人。聖人應之曰：「世間藥石皆已無靈，惟賴主愈汝耳。其往求聖女斐落默納，以汝所書之石板，置於其台前，迫切哀懇之。倘聖女不肯復汝喉音，則求其將已喉音讓汝可也。」夫人遵命前往，甫屈膝默禱，疾已霍然愈矣。夫人患此症者六年，不言者已二年，此次病愈而歸，向其家人大聲朗誦依恃聖母篇數頁。翌年八月十一

日、聖女斐落默納瞻禮，復來矮，高聲誦經，響震屋宇云。

才林夫人，卽聖人胞妹瑪加利大也，一八六三年間，嘗言其女亦名瑪加利大者，患喉症甚劇，醫不能治，卒乃往就其兄。聖人囑行聖女斐落默納九日敬禮，禮畢無效。聖人命再行之，並親爲求禱。第八日夜間，瑪加利大忽覺疲甚，嘔出涎沫甚多，而病卽痊愈矣。

羅爾屬沙里安附近，有少女某，患半身不遂症，兩足猶能移動，而左手則已盡失效用，來矮向聖人述所苦。聖人命其往訴聖女斐落默納，乃強移步至聖女台前，哀禱之曰：「求爾復還我臂，或賜我以爾之臂。」正禱間，疾忽愈，卽馳往上智院見加大利納貞女，爲述其事焉。

又羅爾屬弗安斯，有青年名巴倫者，墮馬脫脊骨，身軀蜷伏，首及其膝而不能仰。痛澈骨，奄奄待斃。由人舁至矮而斯村，求聖人垂憐。聖人謂

之曰。汝當自求聖女斐落默納。乃命堂中護衛二人，每日由廡所昇入堂中，置聖女台前。巴倫日漸痊可。兩月後，不藥而全愈矣。

賽巴柴有嘉祿勃來齊者，兩腿癱瘓，扶杖而行。一八五八年來矮後，聖人囑其行聖女斐落默納九日敬禮。勃信德不深，未卽見效，乃續行敬禮，並詢聖人曰。神父，汝思余能棄杖此間乎。聖人應曰。噫，汝仍需此，尙不能棄之也。二次敬禮告竣時，適值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瞻禮，勃來齊俟聖人舉祭畢，再至更衣所，詢聖人曰。此次可往獻杖於聖女台前乎。聖人曰。友，其往哉。勃聞言，一躍而起，則已療，無須杖矣，乃舉杖，欣然往獻於聖女焉。是年九月八日，賽巴柴本鐸巴長記曰。勃來齊一路步行而回，計行十八公里，而不覺疲乏，至今猶康健逾恒。其後勃來齊感此奇恩，棄俗修道，進倍來之聖家會爲修士。

云。

聖羅孟有貧婦名亞納都林者，譚伏來之妻室也，有兒名若翰瑪利。時方八歲，容貌清秀，而病瘋癱，婦甚痛惜之。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聖灰瞻禮，譚婦置兒車中，一路推行來矮。抵村後，將兒寄託樊愚家，己則往見聖人，夜坐門廊中以候。聖人進堂時見之，卽曰：「汝正急迫，可先來告。」不意婦急忙告解，竟忘提及病兒，出而大悔之。乃挈兒復至堂中，與聖人之祭，覓座於更衣所側。及聖人祭畢回所，門卽隨閉，而譚婦挺身抱兒插足門限中，懇曰：「羅尼莫修士任己入。」聖人聞之，卽命放入。婦乃跪聖人前，抱兒求降福。聖人謂婦曰：「此兒年已不小，不宜抱之。速起，令兒立地可也。」婦曰：「兒不能也。」聖人曰：「兒將能之，恃聖女斐落默納可耳。」遂口親兒額，復謂婦曰：「往聖女前求之，彼

必療汝兒也。○嗣見婦又欲抱兒，則復曰：「否，任其自行。」○譚婦乃攜兒手，兒難步，緩行至聖女台前。兒隨母下跪，爲時甚久，毫無委頓狀。游目矚視聖女臥像，及手中之小經本不已。譚婦則淚流滿面，神游祈禱中，竟忘其所在。如是者約三刻鐘。兒乃獨自起立，謂母曰：「余餓矣。」乃逕出。母欲挽之，則脫手去，奔至堂門首，欲出。而天適下雨，顧其母呼曰：「媽媽，余欲帶木屐來，而汝不應，今不見天雨乎。」婦乃抱兒至肆中，爲之購屐一雙，兒大悅，欣躍於途中。天雨旣止，復與村中諸兒嬉游甚歡，蓋已得聖蹟，殘疾全愈矣。矮而斯村中雖慣見聖蹟，然於此兒，驚奇不置，於是爭相傳述。聖人聞之，遂謂聖女失約云。

○靈蹟之未求聖女，而由聖人徑自爲者，亦復不少。據聖拉匝勒修女言，嘗有某病婦乘公車來矮，扶杖立途中。聖人見之，謂之曰：「行矣。」



療愈疾病

婦躊躇不敢行。時董格南司鐸與聖人偕，見狀，復謂之曰：「本堂神父既以命汝，汝行可矣。」婦乃立棄其杖，安然行，諸疾悉除。聖人見羣衆驚奇紛亂，乃命婦復取其杖而去。

前述

見上五六七頁

古桑市農民若望克勞特維來會記一事曰：「一日，余往

矮而斯告解，時爲下午五下鐘。旋見維神父率一年約十四五之女兒至更衣所中。此女頭裹白布一條掩其目，維公挈其手以行，其母亦隨於後，余乃留意察之。未幾，母女二人相偕出更衣所，女不復掩布矣。余乃隨之出，詢之曰：「汝等於更衣所中見聖本鐸何事乎？」其母應曰：「噫，先生，吾女病瞽已二年，稍見陽光而不能覩一物。但頃與維神父交談後，則已能見其手中之苦像矣。」余乃以經本示其女，詢其能否誦識。女應曰：「余見之頗清晰，惟廢讀已二年，不能誦也。」嗣余遇謝

來村長於堂門之次，舉以告。而謝村長殊不驚奇，但曰：「吾聖本鐸之靈跡多矣。」

一八五四年，格倫諾伯有五歲女孩，名瑪底爾，大白長松者。一日，與鄰女嬉。鄰女年約十二三歲，戲以兩手捧其首，舉之離地。不意用力過猛，傷白女頸項筋肉，致其首不能直立，不能旋轉自如。醫治數月，毫不奏效。白父母見症已不治，乃挈女來矮，求聖女斐落默納顯靈跡愈之，而亦無效。乃將其女託聖人轉禱，並恭與聖人之祭。至舉揚聖體時，當滿堂信衆寂靜無聲之際，女首忽直立，旋轉如意，躍然呼曰：「媽媽，試看我已愈矣。」

一八五五年某日，前述之高色蔚夫人，見上五八八頁喉疾愈後二年，復來矮告解，詢聖人曰：「余能終身依賴聖女，舊病不再發乎？」聖人應曰：

汝其聽之、數日前曾有鄉婦某、偕其七歲啞女來此、其女乃生而瘖者也。此婦向余行告解時、忽中止不言。余命其續告、則曰、「神父、不能、余從未聞女出言、今聞其言矣、請聽之、彼在神工架畔也。噫、是何恩寵耶、是何恩寵耶。」此女果已不啞、且言極清楚。因之婦感動至極、不能繼續告解、且淚流如注、但知一再言吾主、是何恩寵乎、是何恩寵乎。聖人言此、蓋所以堅夫人之信德也。

羅爾區屬聖蓋米哀境內、味來原小村中、有克勞弟納聞迺女士、大病後、目瞽耳聾。於一八五〇年二月一日、由家人率領來矮。聖人未之識、而人亦未舉以告聖人也。聞女進堂時、甫及大門、聖人亦行經其地、見女、不發一問、遽挈之至更衣所中、使跪神工架上、舉手降福之。霎時、女目復明、耳復聰矣。女是時恍然、若大夢初醒。但告解後、聖人預告之曰、

汝目明矣，然汝耳則當仍聾，歷十二年始已，上主之聖意如此也。於是克勞弟納返身出，甫離聖人，即覺兩耳閉塞如故，不能更有所聞。回家後，自知瞽而復明，已屬上主特寵，故仍滿懷欣樂，安心承行主旨，以待其時。至一八六二年一月十八日，驟覺兩耳復聰，計之，適如聖人預言之年。於是中心感激，莫可名言云。

據巴咸君言，嘗於一八五六年間，目擊一啞女獲痊。此女初患瘋疾，疾愈而瘡，不能言者三年矣。來矮後，以筆代口，向聖人告解。翌日，並領主於聖人之手。謝聖體時，忽覺已能誦禱，瘡疾愈矣。嗣巴與之語，詢其得痊之情形，則曰：「當余謝聖體時，心中默誦經文之際，忽覺余舌隨之而動，試之，則已能言語矣。」

一八五五年，有蒙夏寧少女，名花尼愛者來矮。女病跛，求聖人療之。聖

人謂之曰，汝常違逆汝母之命，惡聲相向，罪實不小。倘汝欲求上主療汝，先當痛改前非，汝其誌之。汝疾固將獲痊，但出之以漸，視汝改過之努力如何。女回家後，力改前非，孝順其母，其一足本較他足短十公分，約合華尺三寸強，至是乃漸長。一年後，雙足等長而不跛矣。

里昂有貧家兒，眼下生一大瘤，當就醫開割。就割前，由某婦挈之來矮求聖人降福。聖人方舉手降福時，某婦忽奪其手，置兒患處。奇哉，聖人一着手，而瘤頓卽退消，痕迹全無。事後，見者爭相告語，鬨動全村。是晚，董格南司鐸及雅達那修士送聖人上樓時，聖人回首語之曰，今日余聞一笑話，羞愧欲死。董鐸詢其故，則曰，上主顯示靈蹟多矣，而外人_不察，信口胡言。日間，一婦挈一孩來就余，此孩眼邊生一大瘤，婦強執余手觸患處，而瘤竟消退。董鐸攬言曰，此次，公不可復言聖女

斐落默納所爲矣。聖人聞言頗露窘狀，卒應之曰：「噫，安知非賴聖女之力乎。」

聖人常將歸化罪人之恩寵，歸之聖母，而將療病之聖跡，歸之聖女。聖人立品案中所述聖跡，約計三十起，而未經陳述者，尙屬不少。然而來矮求恩者，無慮數千人。得之者，百人中有其幾，則亦無有能言之者矣。負病而不得療者，數固不少，非聖人不欲療之也。蓋知人之所需，更有大於此者。聖人嘗曰：「人無十字架以背，卽爲最大之十字架。」意謂人而一無苦難，卽爲最大之苦難也。雅達那修士嘗以苦訴諸聖人。聖人應之曰：「吾友，是莫佳矣，以益汝之信德也。」杜富爾司鐸亦述其曾隨聖人探視某病人，聞聖人語之曰：「噫，吾友，余不知當否求主賜汝痊愈。蓋凡能善負十字架之人，固不當去其十字架也。」

凡來懇禱療病之人，必須其人先有信德。吾主於治愈迦納幹女子前，曾大呼，「婦人，汝信德大矣哉。」聖人亦然。嘗有馬賽某少年患癩疾甚危，而信德薄弱，來矮向聖人求治。聖人謂之曰，「人欲獲療，其信心不當如是也。」又如拉區屬之蒙弗鸞地方，有某婦以親病來矮，冀得治療。聖人語之曰，「可作一九日敬禮。」繼復遲疑曰，「惟汝家中人，皆極冷淡，不知能邀上主垂聽否耳。」聖人之言不誣，敬禮畢，而病者逝矣。

囊德某紳，患骨痛，擬往巴黎求治，須費頗鉅。其友薛奧南勸其往懇矮而斯本鐸代禱，當更有效。某紳乃設條件，預許酬報。薛致函雅達那修士，詳告一切，囑其致意於聖人。聖人即命雅修士覆函謝絕，畧稱「維本鐸絕不能與上主作「倘或」「但是」之言。彼以酬報要主恩，焉

可得之，聽其往巴黎求治可也。等語。若某紳者，可謂妄人也已。

○夫靈蹟，乃聖德之標記，不啻上主所蓋之圖章也。然靈蹟，非聖德所必需。微靈蹟，亦無害於聖德。縱令聖人未顯一靈蹟，亦不減其可驚可羨之德。蓋聖人一生，實一連綿不絕之靈蹟也。聖傳家李巴台、南、曾、論、聖伯爾納多曰：「其本身，即爲其一切靈蹟中，最先最大之靈跡。」若望班底南之於聖人，亦作是想。其論聖人曰：「維、本、鐸、一、生、之、行，實爲其一生事業中，最艱難，最異常，最靈奇者。」法、冷、之、杜、寶、賢、本、鐸、嘗、曰：「余信維、神、父、苟、無、超、性、之、佑、助，必不能盡此艱困之職務。」主教顧、問、賈、戴、德、亦、曰：「彼能日膺煩劇，垂三十年，而安之若素，誠有非吾人所能索解者也。設在他鐸，則必早喪其身矣。」范、物、爾、司、鐸，則謂聖人之所以生存，實出上主明顯之佑助。高、里、尼、名、醫、米、賽、爾者，曾任醫聖

人，見其起居飲食之狀況，歎羨不已，嘗曰：「就維公之度生狀況而論，其能生存，實屬非常之事，非依據本性原理所能解釋者也。」由是觀之，吾人可斷言曰：「聖跡之時代，固未盡所需者，聖人耳。然而彼聖人者，能有幾人哉。」

第三十八章

神目見主 出神奇異 聖母顯現 天聖降現

通接亡靈 騰空越禱 神祕締婚

昔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信友書中有曰：「余將論述主之顯示與默啟。夫我爲宗徒之憑証，卽靈異、奇能、與聖跡是也。」格貳章一節與十二節。維聖人一生蒙主特賜之奇恩異寵，吾人所知雖不多，然皆信而有徵，皆足爲其聖德之憑證者也。

聖保祿以仇人否認其使命來自上主，不得不自述其所經種種異跡。聖人則不然，僻處鄉村，無統理聖教會之職責，故自甘緘默，絕不一道其所蒙之奇恩。亞而弗來蒙寧司鐸嘗曰：「維公從不言其所受之神恩。有以此詢之者，輒厭苦之，轉而言愛主熱情，或諸聖之故事，以避之。是以吾人僅能於他人口中，探得其一二而已。」

雖然，聖人或因忽得深觸，或因偶爾粗疎，自露其玄秘情事者屢矣。一日，往上智院時，面上容光煥發，於加大利納前大呼曰：「是何等恩寵，何等福樂，何等奇事耶。」加大利納聞言，目瞪口呆，深爲詫異。有頃，詢之曰：「是在何處見之。」則曰：「聖堂中，聖堂中。」一時神情超越，不能再言矣。是蓋鮑蘇愛所謂：「上主於人之身靈內施行之奇異，每使人心神超越，緘口不言，亦不知何以宣示之也。」然則聖人是日於堂中所見者，或卽其曾爲加大利納拉岡修女所述，「諸聖游行」之事歟。是蓋聖人所一見而永不忘者。

凡幸得爲聖人輔祭之人，每目見聖人作祭時全身之變態。聖人亦自知之，故曾囑上智院諸孤女，與祭時，勿注視祭臺上之司鐸。蓋聖人信德有同天神，熱愛比賽拉芬。卽熾愛者天神舉祭時，雙目中神火炎炎，焚燒其

面容而不能止也。

安德肋德蘭幼時常爲聖人輔祭，嘗曰：「余於輔祭時，屢注意於維神父之舉止，見其靜默時，常若出神。」謝來伯爵曰：「彌撒中，人常注視聖人之足，察其是否着地也。」

聖人亦嘗自述聖體麵形，曾療其飢。一日，謂加大利納曰：「余頃舉祭時，飢餓難堪。至領聖體時，乃語吾主曰：『吾主，養我身靈乎。』領畢而飢餓立止。」某鐸曰：「余以爲維本鐸將來必有一日，僅藉聖體以資生活矣。」

聖人舉祭時，果確見吾主耶穌之人性否乎。據董格南司鐸云：「矮而斯信眾，俱以爲維公實得於聖體中，享見吾主之聖容。」聖人亦嘗曰：「成聖體後，余執吾主於兩手中而自忘失矣。」又嘗曰：「當吾主在

祭臺上時，如有人爲罪人祈求，吾主卽放射其光於罪人之身，俾能自識其困苦而改化。有於清晨來求聖人指示者，輒應之曰：「請稍待，俟余彌撒畢後告汝。」嘗有里物特奇之某少女，卽日後進往見會，取名瑪利亞加俾厄爾修女也。未進會前，毫無修道意，似全無聖召者也。一日，來矮進堂與聖人之祭。聖人於彌撒後出堂時遇之，欣然告之曰：「噫，吾女乎，汝誠有福哉，吾主選汝爲淨配矣。」總上觀之，聖人於彌撒中，屢見吾主，而直接一切也。

一日，聖人講要理後，至廚下進午膳，立櫃前面壁而食。時夏南貞女已先入，而聖人未之見，以爲廚下無人，乃歎曰：「主日以來，已多日不見吾主矣。」語爲夏南所聞，詢之曰：「然則主日前，公固見之歟。」聖人驚躍，知已受給，頗納悶，默然不之應。

一八五〇年某日，講要理時，聖人曰：「吾人信德不深，俗眼迷蒙，一若上主遠在海外然。苟吾人有活潑之信德，則必能於聖體聖事中見之。蓋司鐸中，有日見吾主於彌撒聖祭中者。」此蓋聖人自言也。

聖人之見吾主，有惟以神目見者，卽其靈與主深相契合，投主聖懷中，與主晤對，而深嘗快樂也。聖人自言其就任本鐸之首數年，蒙主非常恩寵，謂戴鐸曰：「余於祭臺上頗得神慰，蓋余得時見上主焉。」戴鐸曰：「汝見之耶？」曰：「余非謂目見之，然此乃何等恩寵乎？」

○聖人亦每有出神之舉，出神者，肉身失其視聽官能之用，而靈魂獨有所聞見也。有聖沙侖之方濟各第三會修女名瑪利亞方濟加者，嘗於一八四九年，或一八五〇年之聖主日內，來矮於聖人前行告解。告既畢，詢聖人以上主欲其何爲。聖人柔聲言曰：「噫，吾女。」卽不復言。

惟喃喃若自語然，歷五分鐘之久，所言盡屬不解。修女大驚，視其面，似覺其神魂出舍，而見上主也。乃自念與此大聖人相對，甚覺愧怍，卽悄然離去，驚魂不定云。

一八五二年三月間，某夜，將及一下半時，聖人進堂聽告，命聖嬰會修女名高底爾德者先上。時若翰小堂中壁角間，一燭微明。修女跪上神工架，聖人爲啟格窗，則見聖人滿身輝耀，神光圍繞，不勝歆感，乃一一明告其罪。告畢，復欲有言，囁嚅曰：「神父。」時聖人身仍發光，怡然語之曰：「告哉。」修女仍猶豫不敢言。聖人復曰：「告哉。」修女曰：「神父，盡告矣。」遂寂然無言者久之。卒之聖人神魂返舍，乃詢之曰：「吾女，汝常善做所命之補贖乎？」修女聞言，始憶及前時之疏忽，遂再自訟，聖人爲之解罪後，乃退。蓋在神工架上，已歷一小時之久矣。修女退

時，聖人已復其常態云。

有瑪利亞羅煦女士者，巴黎之紅山人也，嘗於一八四九年間來矮，欲求聖人啟迪。進堂後，待候良久，始得近神工架，則見聖人面上發出兩道火光，其身爲光耀所圍，不能辨其容顏。女士驚駭之下，注視此熊熊之火光而不移目者，約歷十分鐘，而光仍不滅，竟不敢上神工架，遽返身出若翰小堂。然聖人是時，已燭見其隱懷矣。翌日晌午，聖人講要理畢，出堂時，行經羅女側，止而語之曰：「吾女，可安心勿慮，諸事無恙。」時羅女猶未及以己事告之也。

○聖人出神之際，果何所見，而何所事乎，此舍聖人外，固莫有能知之者。然爲人瞥見者，數次，遂得畧知其梗概焉。有斯德望杜麗愛女士者，亞利愛之亞浮葉村人也，敏而寡言，居常爲聖人募捐，以充善舉。一八



主 見 目 神



聖母顯現

四〇年五月八日來矮，欲將所集捐款，面交聖人，作彌撒基金。到後，先到上智院進膳，嗣往見聖人，乃得見一異事焉。杜女士之言曰：午後甫鐘鳴一下，本堂神父獨居私室中，加大利納爲余啟鐸宅之門，余正拾級登梯而上，忽聞維神父言語聲，似與人談話然。余乃徐徐上樓，竊聽之，聞有和柔之聲語之曰：汝有何求。一則曰：噫，吾母乎，求汝賜罪人回頭，憂苦得慰，病者獲安。另有一人久困病苦，求賜或死或痊。一乃聞有聲應曰：此女病將痊愈，但尙需時日耳。余時正患癰疽，受苦甚劇，聞言，知事涉余，又見室門微啟，爰卽疾趨入室。則見壁爐前立一夫人，身材適中，衣白長袍，光耀照人。衣上滿綴玫瑰花朶，皆以金綫繡成。履白如雪。兩手指上鑽石輝煌，燦爛奪目。首戴明星冠，光輝如日。余一見大驚，不覺目眩神迷。及神畧定，則見此夫人向余微笑。余乃立與

言曰、△好母親、領余升天乎。——曰、俟諸異日。——余曰、吾母、此其時矣。——曰、汝將常爲我女、余則常爲汝母也。▽言訖不見。余蒙此奇恩、呆立久之、自念得見如此奇妙之事、焉可忘恩、乃爾乎。迨驚魂旣定、則見維維神父直立桌前、合掌於胸、面光煥發、呆視不動。余見狀、不禁戰慄、意彼已死也、乃趨前牽其外衣。彼始自語曰、△吾主、汝耶。——余曰、否、神父、是余。▽余語畢、維維公乃返舍、身始動矣。余遂詢之曰、△公適何在、所見者又何也。——維維公曰、余適見一夫人。——余遽應之曰、余亦見之、彼究爲誰耶。——聖人變色厲聲曰、設汝言此、則不許汝涉足此間矣。——余曰、神父、可明言余之所思否、余信彼乃童貞聖母也。——曰、汝果不謬、然則汝已見之耶。——余曰、然、余見之、而亦與之語矣。然今可告我汝適聞之情狀、彼時余以爲汝已死矣。——公曰、呀、否、此因余

頃見吾母，欣喜過甚所致耳。——余曰：好神父，余叨公洪福，得一見慈母。母再來時，請公將我奉獻於母，俾其將我親獻於其聖子。——公卽允諾，復曰：汝疾將愈矣。——余問何時獲愈。——則曰：稍緩卽愈，勿多問。——繼復柔聲曰：余與聖母及聖女斐落默納相識熟矣。——

一日，聖人謂來謁之某名人曰：人苟知此石上所經過之事，必不敢踐足其上矣。是言也，豈非聖人追憶上述靈奇之事蹟，而發之者乎。吾人聞此異象，當省記二事：一、聖人每遇知好前來謁見時，每與言聖母及聖女斐落默納事。二、杜麗愛女士，懇其轉獻於聖母，而聖人慨然允諾，可知其後必更有顯現之事。及杜女欲詢其詳，所問實非所宜，故聖人遽止之耳。

董格南司鐸與聖人相處六年，而聖人未與多言此事。據董鐸曰：一日，

余語維鐸曰：「人言公往往得見異象，信乎？」則曰：「然。一次，余於枕畔見一白衣人，與余語，其聲和而婉，若聽告解者然。」余雖屢挑之，而彼自承者，僅此而已。

瑪利亞納李那女士，偕其母僦居矮而斯舊鐸宅旁之餘屋。女士嘗言，聖人來矮，任本鐸之首數年內，見諸異象。當一八二八年謁聖開始時，有某婦來矮，欲就聖人行告解。清晨進堂，爲時極早，欲入更衣所見聖人。時所門大開，婦行至門次，卽見聖人，與一穿白衣之夫人交談，乃不敢入。旋爲聖人所見，詢之曰：「何不逕進乎？」婦曰：「神父，因頃見汝與一夫人談話故也。」聖人聞言，默然不應。及婦入更衣所，則此夫人已不見矣。堂中諸人，亦無一見其外出者，因疑夫人卽聖母云。

方濟各步爾定者，一冷淡負罪之青年，而卒來矮悔改者也，前已述及

之。見上三頁步爾定來矮後，日就聖人行告解，計已七次。而第八日往領主時，仍惴惴焉，惟恐其靈之未潔，不敢領主，而返身退列於待告諸人之後。步連日行告，已慣久待，故竟候至日暮，始得輪及。然步跪上神工架時，則見聖人離座，背架門而立，與一婦交談。此婦身材畧較聖人高大，穿淡藍色衣服，容貌奇麗，與聖人相對立。初步爾定跪神工架上時，未爲聖人所注意，而此婦已望見之，頗垂青眼。二人會談，約歷半小時，而不聞其聲息。是時步跪架上，兩手掩面，滿懷感激，胸襟間若被重壓，不能稍動。忽聖人執其臂，乃豁然驚覺。欲再覓所見之異象，則蹤影杳然矣。步欲行告，而聖人竟不復坐，柔聲命其去，謂之曰：「行矣，吾友，可安心去矣，汝誠蒙主恩寵者也。」

矮而斯村民，及謁聖信眾，咸傳述此種異跡，皆無可疑者。克利斯底納

西彭夫人嘗明証之曰，衆皆深信維本鐸得見諸異象，而尤得享見聖母之殊恩云。

○除聖母外，聖人亦嘗自言聖女斐落默納之顯現，而於去世前，尙復言及之。一八五九年五月間，聖人與亞里斯倍凡爵主會晤於鐸宅前之小客廳中。知夫人謹慎寡言，故密告之曰，當建議建造新堂時，余頗以未明上主聖意爲苦，不知是否當罄所有，以作建堂之用，而犧牲各會口四規會之基金也。正祈禱間，忽見聖女斐落默納從天而降，光輝奪目，美麗非常，白雲環繞其身，一再告余曰，凡百善舉中，更無較救靈爲可貴者矣。一聖女之言，蓋指宣講四規之事業也。倍凡女士述此事竟，復曰，維神父言時，不坐而立，舉日向天，容顏煥發，蓋緬懷往事，而仍心向神馳也。

聖人左右，皆疑其徹夜不眠。而聖人亦嘗自言，時爲惡魔所擾，不能安睡。然其受此苦擾，非無報酬，而識破其秘密者，卽董格南司鐸也。董鐸嘗淡然詢聖人曰：「公夜間亦祈禱乎？」曰：「然，是余夜醒時爲之。今老矣，在世時已不多矣，一有餘晷，自當利用之也。」董鐸曰：「公臥硬床，而仍不多睡耶？」曰：「噫，非臥硬床也。」言出，忽止，不更言，蓋聖人已覺其言之過多矣。董鐸復曰：「就公所手創之四規會基金言，實足見上主確欲公之居此也。」聖人曰：「噫，吾友乎，此外之事，尙屬不少。」至此，聖人乃劃然而止，立卽轉言他事。此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事也。

愛渠倍勒聖母堂翟索修士，卽日後瑪利亞巴爾多祿茂司鐸。休假時，輒來矮，厲班底南教師家。某日午夜，於窗中望見鐸宅屋上，大放光明，

謂宅中必有非常事。或卽是時聖人得見天聖降現乎。

○就種種事實以觀，則聖人蒙主特恩，更有進於直觀者，卽常得上主真實之默啟，而得見世界以外之事也。據謝來夫人云，「依余箇人之定斷，維神父實與亡者靈魂直接相通，而知煉獄中之一切也。余子若翰尼於克利滿之役，爲國捐軀。見上五頁。噩耗傳來，舉家哀悼，而維公謂其靈魂妥當獲救矣。數日後，又於講要理中提及之曰，「此猶彼可憐之少年，彼現在煉獄中，但不久卽得升天也。」維公言雖如是，而余等意仍不安，蓋未知若翰尼死時，得就司鐸以行告解否也。豈意越六月而得某軍官來信，言余兒受傷後，安行告解，安然去世等語。余夫得訊，趨告維公。公應曰，此殊足爲伊母賀，余固早悉之矣。」

沙納某修女來矮，求聖人考察其聖召後，復因其父慘遭橫死，詢聖人

能否得救。聖人告之曰：「然，但彼現在煉獄底，當爲彼加工祈禱也。」
羅納附近貝留地方，有婦名苗內愛者，嘗於一八四九年間，來矮於聖
人前告解。跪神工架後，未及啟齒，而聖人遽謂之曰：「汝夫不守罷工，
爲我告彼，速速改此惡習。彼若聽從，他日必不悔也。」言畢，復曰：「汝
不當與約死後來報冥世之事，蓋上主准此恩者，僅少數而已。」婦聞
言大駭，蓋前曾與其夫立此約也。歸後，遂將聖人言，一一告其夫，皆深
信之。此後，其夫於主日不敢再工作。翌年，聖三主日，其夫於堂中誦申
正經畢，驅車而歸。中途，馬忽驚躍，車覆，立斃道上，未獲領臨終聖事焉。
七星期後，苗婦以其夫慘遭猝死，極感不安，來矮欲詢其夫能否得救。
聖人啟神工架窗後，不俟婦言，卽謂之曰：「汝以爲汝家中有人失其
靈魂，但余殊不以爲然。」婦曰：「然則其人將久滯煉獄乎？」聖人

曰、且稍待。言畢、遂默坐凝神、一若與人交語然。越五分鐘、復傾身窗格前、微歎曰、可憐哉、此養育一家之家主也、其遇禍誠慘矣哉、不須多獻彌撒、即可出獄升天也。三年之內、汝兒將此喜訊報汝矣。苗婦家有兒女五人、夫死後、生計頓絕、嗷嗷待哺、婦固未嘗以此告聖人也、而聖人已知之、而深憫之。越三年、幼兒病歿於其姑母家。姑母家相距頗遙、卒之夕、婦夢見是兒偕其父同升天國。及醒、婦念兒頗壯健、不以夢爲意。及得耗、始憶聖人之預言焉。

或有以所親之人、負罪而死、以爲其靈必墮永獄者。聖人獨不以爲然、其神目所見、自較常人爲遠也。據倍凡女士述云、嘗有某婦、以其夫久患心疾、猝斃堪虞、而猶專營世事、不務神工、因常求主感化之。然卒不改悔、而遽物化、未領聖事。婦悲傷驚懼、鬱鬱成疾、神經錯亂、幾同痴狂。

及稍愈，乃不辭跋涉，遠道來矮。聖人一見，卽謂之曰：「汝忘昔日獻花於聖母之事乎？」婦聞言，驚駭莫名。繼釋然於心，滋慰病愈，而神亦定矣。蓋婦素熱心，尤敬聖母。而其夫生時，每採取鮮花，供諸像前也。

有祁粵曼司鐸者，聖田齊愛聖母始孕無玷會之會長也，曾於一八五五年，或一八五六年，乘來矮公車。是時車中人皆談聖人事，祁鐸亦與焉。時有一喪服婦，旁坐默聽。及車將抵維勒弗朗血時，祁鐸準備下車，婦乃懇其同往矮村，祁鐸許焉。抵矮後，相偕入堂中。未幾，聖人穿白衣而出，行至喪服婦前，婦亦效眾跪下。聖人乃俯而語之曰：「彼已獲救矣。」婦聞言，驚疑，作不信狀。聖人乃明告之曰：「余實語汝，彼實獲救，現在煉獄中，當爲彼求主也。彼在橋下時，尙得暇發一痛悔。是因聖母月內，汝臥室中敬禮聖母，汝夫雖冷淡，亦曾與汝共禱。故聖母賜之痛

悔而邀赦宥之恩也。是時祁鐸亦在側，備聞聖人語，而茫然不解。所謂翌日始悉其事，而知聖人得主光照，其神奇有如此者矣。婦得聖人明示後，乃留堂默禱多時，其憂傷憔悴之容，一變而安和矣。臨行，向祁鐸致謝，且謂之曰：「余以憂懼毀瘠，遵醫囑出外旅行，以遣愁懷。蓋余夫慘死之狀，實使余心悸失望。彼生時不信聖道，余無日不思感格其心。然卒不及投水自盡，彼如此惡終，余不意其能得救也。然而矮而斯本鐸之言，公亦親聞之矣，則將來天堂上尙有相會之期也。神父乎，余今愈矣。」

據巴咸言，有某信友以其親新亡，自巴黎來，詢聖人。聖人應之曰：「彼臨終不願告解而死也。」聖人言殊不謬，其人臨逝時，確不欲人爲請司鐸來也。按吾人所知聖人言罪人不獲救者，僅此一事。他人或亦有

此惡消息者，多黯然自傷，隱之而不宣也。

聖人每見居喪之人，往往告以其親之靈魂，已獲享永福，以慰其悲。嘗有某少女新遭母喪，聖人謂之曰：「噫，人有父母之得在天國中者，何其有福哉。汝母久困疾病，而忍耐非常，主已納之於天庭矣，彼正爲汝祈禱也。」

據謝來夫人云，余戚屬中有巴爾女士者，喪其母，其母一生備嘗艱苦。巴女來矮後，維神父見之於更衣所中，語之曰：「噫，小姐，汝今失恃矣，汝母現在天享福也。」女曰：「神父，余亦作是想。」聖人曰：「誠然，誠然，彼已升天矣。」及巴女出其母所用之念珠，求維公降福，公卽接而口親之，視若聖物然。

謝來夫人又言，有繆理南女士，一生好作善舉，其後患病，臥床甚久，備

嘗疾苦而逝。夫人請聖人爲之代禱。聖人應曰：「不須爲彼祈求也。」嗣其嫂亦懇聖人爲彼作祭。聖人辭之曰：「彼已升天，不必爲之獻祭矣。」

○聖人又蒙他種神恩，卽淚流不息是也。此淚也，卽聖女小德肋撒所謂「愛主情深之淚」，亦卽見人獲罪上主，痛苦悲傷之淚。拉高德司鐸於聖女瑪利亞瑪大肋納傳中亦有曰：「此淚也，發之者上主，而使之傾注者，則出舍之神魂也。」蓋聖人每與人言及罪惡與犯罪之人，或拜苦路，或送聖體時，及暮年，講及聖體聖事，及上主之慈愛，天堂之福樂等，無不熱淚盈眶，傾流如注。來矮初年間，嘗於講道中述曰：「前日余自薩維牛返，一路聞林鳥和鳴，不禁悲傷下淚。自思小鳥無知，主造之使鳴，而皆鳴矣。人爲萬物之靈，主造之欲其愛主，而竟不愛乎。」

諸聖中有熱心出神，致得神力扶持，而騰空越禱者。聖人亦得此奇恩，而有目覩而述之者。若望賈戴德司鐸，嘗立誓述其所遇曰：「一日，余偕余弟任夏龍聖味增爵村之本鐸者來矮。時薄暮，維神父進堂誦經。余等適跪講道臺前，相距甚近。維公念愛德誦時，余弟見其漸漸上升，兩足離地，竟越跪櫬以上。面上悠揚煥越，光圈環繞其首。余弟回首四顧，見在堂諸人無一驚奇者，遂默而不言。出堂後，方述其所見，力爲宣揚云。」

○造極聖境中，又有所謂神秘締婚者，則與上主締結更深，溶化爲一，瞬息不離，悠久不變，性態盡消，而神靈沉潛生活於上主聖愛之中也。此其奧異，更駕乎出神騰越之上矣。維雅納其亦有是乎。聖人於講要理中，嘗大呼曰：「嗚呼，美矣哉，內心之生命也，美矣哉，人靈與吾主之

結合也。此內心之生命，可謂愛德之池，人靈沉潛其中，而投上主懷中。上主抱持之，猶慈母手捧其兒女，撫摩之，唇吻之，緊抱於懷而不釋也。斯靈也，乃吾主所嗜，有同飢渴者也。聖人此言，脫口而出，不啻自暴其與主締結之神工妙用。又曰，余深願能自失忘，安眠主懷中也。聖人此願，果卒獲償，彼永智之上主，配匹其靈魂，而臻於神婚之妙境矣。

維勒弗朗血之善信婦人某，嘗致書於繼聖人任之司鐸，曰，本堂神父台下，敬稟者，氏於一八五六年七月二日，來矮欲就維聖人告解。但見候告者，擁擠不堪，乃變計，求其降福。及趨前，欲執其手，恭敬口親之，不意維神父急縮其手，正色語余曰，一噫，勿攬我約指。是時余見其左手第四指上，果有約指一枚，金光燁燁，爲余從來所未見者。云云。

此婦所見約指，而又於聖人第四指上，是必上主特寵之標記，亦卽聖人得與天主締婚之信徵也。噫！聖人者，得與先聖濟貧若望、老楞佐儒斯定、加大利納、亞歷山特利、加大利納、瑟納、暨德肋撒等，同列於高深神秘之聖域中矣。

第三十九章

寄世末年 新堂計劃 安俟主命

聖人寄世之末年中，來矮參謁者，屈指計達十萬人。於是聖人應接不暇，乃聘二三司鐸，同時聽告。然信眾必欲聆聖人訓誨，竟有候至五六日，始獲一就聖人，作數分鐘之晤面者。聖人亦更延長聽告時間，深夜猶未離堂，而起身則仍在午夜一時，一若舟子操舟，懼風浪之將至，併力向前，以期安登彼岸也者。

有新聞記者喬治帥元曾於一八五九年三月間來矮，距聖人去世時，僅五閱月。帥元抵村後，於午後四時前進堂。時聖人正在聽告，帥元甫跪下，卽聞嗚咽之聲，出自神工架。此聲也，其痛苦之呼聲歎，抑愛德之呼聲耶。其後，每隔十分鐘，啜泣聲再作，因知聖人疲困難堪，故發爲長

歎。然此疲困之歎息，復一變而爲愛德之呼聲，不啻一臨逝靈魂，作最後之掙扎，以闢此升天之路徑焉。

是年，聖人宣講要理時，感歎聲辭，和淚而迸出，聲音薄弱，言語模糊，咳嗽不絕。聽眾見之，愴然憂悶，而聖人則但自恨出言之斷續，徒勞聽眾而已。

工作既畢，困乏實不能支，就寢前，乃飲牛乳少許，其一生飲食之變更，僅此而已。且飲此少許牛乳外，有時終日不食，其困乏可想矣。

一日正午，聖人赴賴薩納貞女處，語之曰：「噫，加大利納乎，余實不支矣。」加曰：「神父，請稍坐，爲公煮杯牛乳可也。」聖人曰：「否，無須煩勞，余欲歸寢也。」言畢，遂起行回宅。加大利納立備牛乳一杯，持往請飲。甫欲登樓，則見聖人正拾級下梯，蓋已不欲睡，而復返堂中矣。加貞

女見狀大驚，進而要之曰，「神父，請飲此杯，否，不能支持至夜也。」
聖人曰，否，余一無所需。——加曰，必須飲此。——聖人不語，但以指加額，
示勿再逼，使之頭悶也。乃曰，「讓余行矣。」貞女仍遮道相要，聖人奪
路逕行。加大利納仍執杯隨其後，將出院門，聖人急曰，「外人將見汝
矣。」加猶不捨。聖人迫不獲已，乃接杯飲之。及晚，聖人謂之曰，「加大
利納，幸汝飲余此杯，否則殆矣。」
自一八五五年以來，聖人疲困日甚，每語董鐸曰，「余頭滾沸也。」初
董鐸不告聖人，逕爲之求准主教，免誦日課經。聖人日誦如故，鮮有中
輟之時。但聖人自晉陞六品後，日必跪而誦之，是時則不復能矣。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某日，聖人見上智院諸女生後，自客廳中出，下樓
時，失足跌梯下，傷其腿。聖人置之不顧，傷處卒成瘡疽，歷久始愈。

此時仍欲作苦工，但幾經昏去，深以不能如前痛鞭爲恨。去世前數日，嘗以事遣巴咸至里昂，臨行，囑其代購一二尺長之鐵鍊，較鍊畧粗，並謂之曰：「倘汝不爲辦就，則余不得不用現有之鐵鍊，更爲粗大。」巴咸卒不爲購，聖人竟用素常粗大之鍊，以自強其晨起焉。

曩者，聖人常曰：「余有強壯之屍體，食物少許，睡眠兩小時，即可操作如故。」至是不能再作此語，每值心力交瘁之際，輒曰：「余其息止於身後乎？」

謝來伯爵屢諫之曰：「神父，當稍節勞。」聖人微笑應曰：「吾友乎，任好天主爲我安排一切可也。」

聖人夜睡時間，既極短促，而又不能成寐。汗瀼淋漓，透濕其硬而且薄之臥蓆。雅達那修士嘗言：「聖人夜半起身時，輒強自振作，極覺爲難。」

而每晨進堂，重理煩劇，心頗厭之，每自嘆曰：「久習而仍不慣，有如此哉。」然聖人從不稍延晏臥之時間，多得片刻之安息，縱着枕二三小時，不能成睡，亦無所謂安息也，是亦聖人一生奇蹟之一端也。一日，聖人語余曰：「今晨余極思睡，而卒毅然起床，蓋救靈之事，固若是其重要也。」可見聖人此時，疲憊極矣，然仍進堂聽告，一如常日。聖人之困苦如是，微雅修士之言，其誰能信之哉。

董格南司鐸亦述聖人嘗與言：「一日往聖堂時，疲弱甚，途中傾跌四次。踏地後，強自起立，然艱難極矣。」他日，董鐸見聖人曰：「公困乏甚矣。」聖人微笑應曰：「噫，我大罪人，爲諸罪人死而後已。」每日清晨四五下，及午後三四下鐘時，聖人輒覺身不由主，沉沉欲睡，手執念珠，惘然不知計數，屢發長歎。信眾見之，乃停止告解，俾聖人得

片刻休息焉。

是時也，聖人仍志強意堅，不稍變易，其奇議妙論，洵垂萬古而不朽者也。某日，董格南司鐸詢聖人曰：「倘上主許公以立即升天，或仍留斯世以拯救罪人，公將何取乎？」聖人曰：「余寧留世也。」曰：「但諸聖在天堂上，不覺痛苦，不受誘惑，其福不亦大乎？」曰：「誠然，諸聖受苦立功，宜坐享榮華，良以上主所罰者怠惰，而所賞者苦勞也。然彼等不能再以辛勞困苦，拯救人靈，如吾人所爲者矣。」董鐸曰：「設上主令公在世，以迄世界窮盡，則暇晷正多，每日晨起，不當若是之早乎？」聖人應曰：「噫，吾友，仍須夜半起身也。余所懼者，非疲勞困苦，乃負司鐸職責，而赴上主台前審判也。否則余豈非司鐸中之最快樂者乎？」言竟，兩滴淚珠，沿頰而下。

是時聖人憔悴日甚，而其靈以艱辛將盡，欣然快躍，笑靨迎人，故外來參謁信眾，絕不知其內懷痛苦也。及外客已散，左右者皆素相知，聖人始就椅中而坐，怡然曰：「噫，是非可笑乎。」

○一八五八年年終，尙爲本會口信眾開四規會，請翟高德司鐸任講道。謂之曰：「此次公來，使吾儕改過遷善矣。」同時復欲爲聖女斐落默納建一華麗之大堂，與鮑桑建築師，規度圖樣，定其辛金，且以金鍊珊瑚念珠一串贈之。但建造新堂，需款甚鉅，乃於一八五九年四月二日立册募捐，首認一千法郎，並題册面曰：「茲擬爲聖女斐落默納建造華麗聖堂一所，有助余成此善舉者，余將爲之祈禱上主也。」是爲聖人募捐之緣起，亦卽爲其一生最後之手跡。

是月終，復活瞻禮已過，各種規功已畢，聖人乃召集諸男信友而致訓

辭焉。先引古聖梅瑟於去世前，召集義撒厄爾長老之故事以自譬。繼曰：「信友乎，汝曹適間所爲者，妙極矣。汝曹舉此復活聖節，善行聖事，實爲上主備一安居之所於汝曹之心中也。汝曹更將經營一華麗之聖堂，則又將爲吾主建一安居之宮矣。諸位神昆乎，往者余常來汝曹家中，從未見拒，至今深感焉。今日，主持四規會之司鐸來視汝曹，余心隨之同來，不啻余親來也。嗟夫，本會口中仍有負罪之人，余實當退讓他人，以感化之也。」此蓋聖人告退之謙辭，信眾亦知聖人此語，爲其臨別贈言，愴感深之。

○聖人平時，畏懼上主之審判，或以終於本鐸之職而自危，是時則不然，嘗自言曰：「余第一次患病時，心中猶覺不安，今則一無所懼矣。」時惟安俟上主，收其靈魂。心中，充滿愛主熱情，時時外洩。瑪爾大謝來

女士述聖人寄世之末年中，一次來邸，與謝氏家人談及愛主之事，而聲淚俱下焉。講道中，亦往往離其本題，縱論他事，但卒必折入吾主實在聖體中之奧蹟。將近去世時，更喜講論聖體聖事，一致情深，容顏煥爛，祇能聞其愛主之呼聲，而難盡聆其所言矣。

是時人人尊敬聖人，其副鐸董格南則更父事之。聖人對之，則惟嫌其奉之太周，一日與言及之。董鐸即引吾主第四誠之言曰：「孝敬父母，所以益壽也。」聖人聞之，面形喜色，蓋深有感於斯言也。

大凡年老之人，每以衰弱多病，寂寞寡歡，不耐他人瀆擾。聖人則不然，一生和悅待人，至死不變。去世前五月，有二婦來矮晉謁。其一卽里昂富室謝禮谷之女，保利納瑪利亞斐落默納也。見上二八九頁謝女未嫁時，曾與聖人相晤於帶商樂善好施，千金不吝。其後以迭遭陷害，盡傾其資。

是時家徒壁立，益以年老憂鬱，衰頹異常。來時復值嚴寒，冒風雪而至，狀更可憫。聖人接見後，導入己室，並親自下樓，拾木柴乾草，爲之燃爐取煖，但柴爲雨濕，隨燃隨滅。保利納歎息止之曰：「余已慣寒凍，不須此矣，請以信望二德之火焰，灼熱余靈可矣。」聖人乃竭力慰勉之。但參謁信衆立候庭院中，要求聽告。聖人乃不得與保利納多談，遂取一木製小苦像贈之，是蓋囑保利納承行主旨之意。二婦卽跪受聖人降福而告別焉。

第四十章

預知終期 病中狀況 臨終聖事 臨終遺囑 去世升天

聖人預知去世不遠，且亦知其期焉。據加大利納述云，「聖本鐸自一八五三年末次圖遁以後，不復言去。聞或言去者，指赴永遠之所耳。蓋屢語人曰，「吾儕不久皆將去此，人皆不免於一死也。」

一八五八年之聖體瞻禮前，或有獻精美之絲巾於聖人者，曰，「此於迎聖體時，可套項間，以托聖體發光，省力也。」聖人微笑曰，「余用之不及兩次矣。」果也。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聖體瞻禮，聖人困乏至極，無力捧聖體發光而行，僅於降福時一舉之而已。

一八五八年，將近諸聖瞻禮時，聖人遣加大利納往西彭邸第中，收取每日二十文之捐款，初遲疑曰，「此其末次乎？」旋復決然曰，「然，此

乃末次矣。〽

一八五九年七月間，聖斯德望地方有熱心信婦名包慈夫人者，來矮於聖人前行告解。此婦年偕其夫步往魯萬斯克朝聖一次。告解中，聖人爲述己亦曾朝聖方濟各類日思之墓，並蒙奇恩之事。見上四頁包婦自知年老力衰，再來無望，向聖人道永別。聖人聞之，躍然應曰：「然耶，否耶，三星期內，爾我復得相見矣。」包夫人歸家後，細思聖人所言，以爲彼將道出其鄉也，遂告諸家人，眾皆不明其意。豈料三星期後，包夫人與聖人先後去世，相見於天上矣。

是年七月十八日，卽聖人去世前十七日，前述之杜麗愛女士，見六八頁自魯萬斯克避靜歸來，就聖人行告解。告畢，謂聖人曰：「余往魯萬斯克後，念公有病在身，常不放懷，恐此次未曾善行避靜神工也。」聖

人曰，余此刻確未有病，然余之任務畢矣。今年爲余寄世之末年，前曾爲汝言之，所以祛汝多慮也。茲復告汝，但切勿語人，余在世時日已不多，亟須自備。汝若告人，則人皆將爭先求告解，而余益困矣。——杜女曰，噫，公已備之久矣。——曰，余乃大罪人耳，不見余每念及此，而墮淚乎。——曰，然則余將奈何。——曰，倘余得升天域，必求主常引導汝也。——曰，神父，曷不求主爲我儕稍留乎。——聖人曰，否，余不能求，非上主所許也。不久，余必離世矣。——聖人言畢，淚流滿頰，續曰，余不知余果已善盡吾職否也。——杜女曰，公而猶自怨艾，則余常處俗塵中，將奈何。——聖人曰，汝之所爲，非若余職之可懼也。——曰，神父，公之功績，勝於余者多多矣。——曰，余懼死極矣。嗟夫，余乃大罪人也。——杜女曰，公不云乎，主之仁慈，較吾人所有之罪過更大，余知公死後必卽

升天也。但公果將何日去世乎。——聖人曰，非本月底，必下月初。——
曰，公既不願明言，則余何從得悉其日期乎。——聖人曰，日後自有人
告汝，汝將參與殯葬，且得見我尸陳牀上也。——此皆聖人之預言，杜麗
愛女士不敢盡信。及將誦赦罪經，更語之曰，「吾女，請受汝神父最後
之解罪。」告解後，杜女士回侍聖人，復語之曰，「神父，務請將死期告
我。」——聖人應曰，否，汝不能知之，否則汝煩悶不堪矣。但屆時汝必得
悉也。——於是杜女於七月二十二日離矮，逾十二日，抵羅納，萬東司鐸
告之曰，「聞維神父現已臥病。」杜女因憶聖人之言，立即起程赴矮。
抵矮之日，在下午五時，趨赴鐸宅，卽聞啜泣聲，則聖人已於隔夜逝世，
不得再與神父相見矣。

○一八五九年七月下旬數日內，天氣酷熱，盛暑逼人，不間晝夜，戶外

驕陽肆虐，炎炎若火。矮而斯聖堂狹隘，熱若烘爐。謁聖諸人，不時出入，換吸空氣。而聖人則仍兀坐神工架中，每曰：「凡身任司鐸之人，爲榮主救靈，受盡勞苦而死，非不利也。」至是而聖人所期望者，實現矣。

七月二十九日，瞻禮六晚間，聖人自覺病甚，然仍於夜半一下鐘時，下樓進堂。聽告時，呼吸急促，氣塞不舒，不得不一再離堂。至庭院中，呼吸新氣，稍資休息，而寒熱大作矣。十一下講要理前，聖人在更衣所中，囑歐立奧取酒傾掌中，飲少許後，出登講座。然已噤不能言，遂下講台，跪於祭台前，目注聖龕，淚流滿面，而在堂諸人，猶以爲聖人將復講聖體道理也。薄暮，聖人由日羅尼莫修士攙扶回宅。途遇謝氏全家，舉其顛抖之手以降福之。其後，謝氏家屬涕泣相告曰：「此彼末次降福余等也。」

行至梯下，聖人微昏，日修士請其出外稍立，換取空氣，乃扶之向修士居屋行。但聖人已不能舉步，遂立返，登梯入室。既歸室，日修士助其卸衣就枕。聖人一再促之返，遂離室，聖人獨留焉。

是夜，風息全無，夜半一下鐘，酷暑猶未消散，聖人則覺寒凍欲僵，乃敲壁喚人。時加大利納在隔室守夜，聖人未之知也，聞聲首先趨入，日羅尼莫修士亦繼至。聖人喟然曰：「余將終矣，往請雅桑本鐸來。」時在一下一刻及二刻間。

平日此時聖人已下樓進堂矣，此日，不言起身，復不言舉祭，惟曰：「余將終矣，速往請我神師來。」日羅尼莫曰：余往并請醫師。——聖人曰：無益也，醫不能爲力矣。——時董格南司鐸聞訊，亦淚痕滿面而來，謂聖人曰：「十七年前，聖女斐落默納曾愈公病，此次當亦療公也。」

聖人曰、噫、聖女亦無能爲矣。〰

黎明、雅桑本鐸包類思、及聖歐弗密之沙尼愛醫師相繼至。沙醫診視後、謂聖人虛弱極點、恐不支矣。卒曰、倘暑熱退減、則尙有望、否則殆矣。〰

謁聖信衆、有甫於夜間來者、聞聖人臥病、不能下樓、深恐此後、不能再於堂中相見、胸懷憂悶、莫可名言。羣聚於鐸宅門前、竟有欲直入宅中、奔赴聖人榻前、以行告解者。

聖人向不欲人侍疾、一八四三年大病時、左右之人、極難致力、縱爲加一褥、亦須大費唇舌。是時、則馴伏若兒童。瞻禮七晨間、有爲之加一褥於其牀草上時、聖人微笑謝之、絕不抗阻。與以湯藥、亦一飲而盡。惟一次、若瑟會某修女看護床前、見聖人面上汗流如注、蒼蠅飛集、欲爲之

驅除時，聖人作勢止之，且曰：「任彼飛蠅與余相處，可厭惡者惟罪惡耳。」語雖模糊，而聞者亦明其意。

神師包司鐸目擊臨終之狀，大動於懷，述於人曰：「彼神志清醒，至死不變。向余行告，熱心一若常時，絕無不安之狀，亦絕不一言其困苦。」云。

聖人得病後，始終不顯痊復之願，上主亦不准惡魔前來騷擾。聖人平時最懼者，臨死時之失望。而此時畏死之念，亦全散消，反覺死亡之可慕。嘗曰：「人有生活於十字架上者，其臨死何其樂哉。」是時也，聖人實踐其所言焉。

聖人病勢日增，仍安然自若，絕不一言其所苦。時諸鐸修士及信友輩，重違聖人之意，侍病榻前，輪流更值。矮而斯居民，及外來謁聖之信衆，

亦紛紛來病室門前，求聖人降福，或祝聖聖物。聖人一一樂從之，但不發一言而已。

去世前一日，左右之人，不准信眾再入其室，命雅達那修士把守宅門。有堅欲入者，咸向雅修士大哭曰：「汝雖不許，我儕非入不可。彼爲我儕之本鐸，非汝曹之本鐸也。」雅修士不得已，乃聽其入，但堅囑輕步上樓。衆旣入，縱默不發聲，然不能止其啜泣，皆往跪於室門之次。聖人見而識之，欲降福而手不能舉，乃由左右扶持之，向衆作一聖號。維利愛時亦雜其中，後語人曰：「維公去世之日，余得見之於病榻中，溫和安靜如天神。」云。

謝來伯爵自聖人病後，未離鐸宅一步，是時乃令其家屬來見聖人。聖人見後，注視良久。忽憶謝氏幼女瑪爾大斐落默納，尙未得其紀念聖

物，爰作勢示日羅尼莫修士，取念珠一串贈之。

是時謁聖信衆，羣集鐸宅聖堂間之道上，咸稱欲就聖人告解。間有新來之人，則求一見聖人之面。執事者，乃告以某時，聖人將於病榻上，遙爲祝福。屆時振鈴，衆齊跪地，作聖號以領聖人之遙祝。

信衆中，有結隊進堂，禱於聖女斐落默納台前，求療聖人者，出入進退，絡繹不絕。亦有結隊往他處聖堂，爲聖人祈禱者。甚至有赴步蒙聖母堂，求顯靈蹟者。村民有以沙醫一暑熱，倘能減退，則尙有望一之語。爰以長布作幔，由巴咸等緣梯上屋，張掛屋檐前後，使鐸宅中稍得陰涼。信衆於聖人，關心愛戴，可謂至矣。

聖人彌留之際，似已非復塵世間人。據其神師包司鐸述曰：「彼兩唇雖不動，而雙目向天，諒其必有所見。余信此時，其心靈中，必有非常之

事。或以事詢之，輒以是否兩言見答。云。

聖人瀕死時，發言絕少。八月二日，瞻禮三上午，董格南司鐸及雅達那修士輪值看護。或報沙醫至，聖人聞之，乃曰：「余尙有三十六法郎，請加大利納給沙尼愛先生。」續曰：「再囑伊（加大利納）告彼（沙尼愛）不必再來，余不能酬之矣。」

嗣董鐸謂聖人曰：「神父，政府既不准發行彩券，而上主又召公離世，則建堂之計劃休矣。」聖人應曰：「吾友，勿慮，三年後，汝願償矣。」越三年果

得款與
工見後

○是日下午，將及三下鐘，包司鐸欲爲聖人行臨終聖事，而聖人亦自請之，不欲遲延，乃喃喃自語曰：「好天主何等美好哉。人不能往觀，彼竟自來也。」於是堂鐘大鳴，雅桑本鐸包類思神父手捧聖體，徐步出

堂二十餘司鐸各執燭隨行護送。聖人聞鐘聲，復泣下，淚滿兩眶。時厄利亞修士跪榻前，詢之曰：「神父何泣？」聖人曰：「此乃末次領主，能不悲愴乎？」及見諸鐸魚貫入室，聖人強自坐起，恭捧兩手，淚流益多。領主後，復由包司鐸爲行終傳聖事。聖人一一敬領，其信德熱心，一如常日。是時室中甚炎熱，諸鐸乃皆熄燭。

終傳畢，由法冷本鐸杜寶賢輸值，侍聖人側，謂之曰：「公今與主偕也。」聖人微笑應曰：「然，吾友。」杜鐸復曰：「今日正值搬運聖斯德望聖骨瞻禮，聖人身猶在世，而已見天堂門開矣。」聖人於是舉日向天，面現非常之信德與福樂，是杜鐸所親述者也。

○聖人之將死也，矮而斯居，民及謝來，村長怒然不安，卽聖人死後，其屍體當歸何處也。依據一八五五年十月十日，聖人親書遺囑：「余死

後，屍身由倍來主教處置，此則此事當由耶嘉勒主教定斷也。而大地利人，已屢請聖人歸葬本鄉，則耶主教或將與其求矣。以斯人之聖德，矮而斯之輝耀，而任此身靈俱杳，揆之情理，豈得謂平職是之故。八月三日午後一下，脫來胡遺囑吏季爾白勞方來矮，特請謝來村長四人等作証，就聖人病榻前詢之曰：公願葬身何處？此言既出，衆皆側耳傾聽。而聖人卒喟然曰：在矮而斯，但余身非要事也。勞方乃筆記其言，作爲遺囑，惟聖人已不能執筆加簽矣。

及鐘鳴三下，包司鐸於諸鐸修士前，將聖人靈魂奉獻於主，而聖人安和寧靜，與主晤對不輟。

時蒙寧司鐸，正在各會口傳道，得聖人病重之耗，偕另一傳道司鐸趨至。是日耶嘉勒主教，駕臨梅齊米安之小修院，備翌日給獎，得悉聖人

病篤，乃決然離院，取道向矮而斯進發，卽晚七時抵村。下車後，逕赴鐸宅，一路見信衆跪地，高聲誦禱，不禁大動於懷。及聖人張目見主教立榻前，向之作微笑，欲出言致謝，而不能作一語。耶主教趨前與聖人行抱見禮，告以將進堂爲之求主，聖人復作微笑。時包鐸在側，留意觀察，後語人曰：「此一日中，時時與主契合，至此乃暫捨上主，與主教作數語耳。」

○是晚將及十下，似聖人已屆離世之時，董司鐸遂爲之放全大赦。夜半，蒙寧司鐸持其傳道苦像，予聖人口親之。復跪榻前朗誦助善終經，誦極緩。每節誦畢後，默存片刻。迨蒙鐸顫聲誦至「天主之諸聖天神來接爾，引爾至天上日路撒冷」時，天空中正風雨大作，雷電交加，聖若翰瑪利保弟斯大維雅納，枕日羅尼莫修士之臂，怡然安然，付其靈

魂於上主而逝矣。時一八五九年八月四日，瞻禮五晨二時也。聖人既逝世，乃由歐立奧君將其雙目閉合。計聖人在世七十三年二月又二十七日，任矮而斯本鐸四十一年五月又二十三日。

將及四下鐘，包司鐸進堂爲聖人舉祭。日羅尼莫修士爲備黑色祭服。然包鐸任聖人神師十三年，知聖人一生聖德純全，未犯一故意之小罪，故見此追思祭服，躊躇久之。迨鐘樓上哀鐘既鳴，本會口信眾哀痛不能自禁，相向大哭，奔走爭告曰：「我儕之聖本鐸死矣。」

瑪爾大謝來女士言鄰近村民，聞耗亦皆哀痛。自薩維牛米才利安都西安以迄雅桑，皆鳴哀鐘。薩維牛之本鐸，事前徵詢村長蓬勒卜。蓬村長躍然語之曰：「吾儕失此矮而斯本鐸，不當舉哀耶。」

聖人訃音，瞬息間飛傳各處。蒙寧司鐸之弟賈米勒蒙寧，時在維勒弗

朗血清晨奔馳來矮。據言一路見四方謁聖信眾，步行者，乘車者，絡繹不絕，途爲之塞。堂前廣場上，人若潮湧，莫不流淚啜泣。已亦感極泣下，及見蒙鐸，相抱痛哭不已。聖堂晨鐘，半夜鳴者數十年矣，是日起，復日出而始鳴也。

第四十一章

喪殯盛儀

備案列品

兩大聖蹟

列真福品

又兩聖蹟

榮列聖品

聖人生時，嘗預囑死後勿解其衣服，蓋一生苦刻，遍體傷痕，勿欲暴露而外揚也。然一朝氣絕，衆卽爭先趨覩此極可敬之遺軀。見其瘦削枯槁，達於極點，瞻仰之餘，莫名敬愛。

是日清晨，將及五下鐘，行小殮，於教士長袍外，加短白衣，及本鐸領帶。殮畢，乃移至樓下大廳中。聖貌安和寧靜，一如生時。厝定，乃直開大門，任人瞻仰，計歷四十八小時始已。

是時鐸宅中，亟須有人維持秩序，乃由謝來村長邀請軍警，來任彈壓。信衆皆欲爭前，重覩其慈父、良友、神牧之容顏，然執事者但准少數人爲一起，更番導入，僅得駐足念在天亞物各一遍之時間。聖屍左右，派



小 殮 攝 影

有修士及學生各二人，專任傳授接觸聖屍之物件，歷兩晝夜不息。據瑪爾大米亞言，村中聖物舖，皆一掃而空。伊肆中，來有婦女多人，爭購聖像、念珠、聖牌、苦像而去，竟至無暇計值。鐸宅中各處，雖經脫來胡遺囑吏勞方，一一封識，而熱心信友，仍竊取微小物品，以作紀念者。更有乘機潛自上樓，欲毀門入聖人臥室，圖攫聖物者，幸爲守者所見而未遂。庭院中三株老樹上之枝葉，凡伸手可及者，盡被折去。

是日下午，天氣更炎熱，乃令信眾暫停瞻仰，另備一床，滿鋪花葉，將屍移其上，置庭中，攝取一影，是蓋聖人第一次之攝影也。

八月六日，瞻禮七，舉喪。前一日晚，四方信眾之來矮者，已如潮湧，村中驟增數千人，糧食竟致告匱。大眾不得廁所，露宿堂場中。翌晨八時，整隊待發，殯從之盛，罕有其匹，計司鐸修士三百餘人，信眾

六千餘人。時屍入柩，尙未加蓋，信眾爭欲一觀，圍聚不散，道途爲之阻塞。佈插既定，乃整隊前行，遍歷村中街巷。是聖人於其素愛之矮而斯村中，作末次之遊行也。

此次逆喪，無異迎凱，先之以白衣女孩，繼以神品班，後則橡木鉛護之聖棺也。棺爲諸司鐸及聖家會修士暨本村之諸青年，更番昇舉以行。經過時，兩旁信眾，皆屈膝下跪，寂靜無譁，雙目流淚。雖平時漠不動心之人，至是亦有感極泣下者。據日羅尼莫修士言，時有一人，見此情景，大動於心，不禁大呼曰：「嗚呼，是誠聖人也。」是時，遙聞遠近各堂中，哀鐘相繼而鳴，經久不輟。

遊行既畢，喪眾止集於堂場，聖屍停放正中十字架前。主禮耶嘉勒主教，乃出立，讚頌聖人。此乃聖人死後，第一次歌頌其功德之辭也。其題

曰、「曷哉，良善之忠僕乎，其入於汝主之福樂乎。」瑪竇念五 二十一其辭曰、
「信友乎，其靜聽勿譁。汝曹以恭敬哀傷之心，來此參與此喪典者亦
眾矣。余適引聖經之言，際此我儕聖本鐸美麗之靈魂，離其多年事主
敝敗之肉軀時，試問汝曹中，亦有不信上主親作此語，以與聖本鐸言
者乎。信友乎，請片刻默存，以思此語之溫藹可喜爲何如。斯言也，當爲
吾人此際之期望，此際之欣慰也。而余更謂此語並含有佳訓，此後斯
人，不再以口宣示，而僅以一生芳表，或墓上靈蹟，以詔汝而已。」
耶主教言至此，乃綜述聖人之一生事蹟，簡要迅捷，卒稱之爲全能而
全善之天主之奇蹟。續曰、「吾人不見司鐸之積德巍巍，艱苦卓絕，殫
心竭力，日膺煩劇，以奉事上主若是者，幾年於茲，抑亦幾世於茲矣。此
矮而斯之本鐸，誠可謂空前絕後，無有能繼之者矣。卽上主爲己光榮，

亦不欲多顯聖寵聖德之靈蹟若此者也。斯鐸也，就之請謁求教者，遍及各省，實爲全法之榮譽，而今則失之矣。「勗哉，良善之忠僕乎，其入於汝主之福樂乎。」此蓋言汝之旅程已畢，功業已完，職務已盡，來受汝之報酬，汝之工值也。可愛可敬之本鐸乎，須知異日此不能舛錯之聖教會，准余對汝敬禮歡呼，並爲汝之榮光而歌曰：「勗矣哉，良善之忠僕乎，其入於汝主之福樂乎。」則是日也，實爲余主教任內最輝煌燦爛之日，亦卽余想望最殷之日也。

演辭畢，眾乃抬棺入堂，得隨行進堂者，惟當地長官，神職班，暨聖人家屬而已。時堂外人山人海，多欲擠入，脫來胡軍警堅阻之，然堂門外及仄徑中佇立之羣衆，皆寂靜無譁，不聞滋擾之聲。及倍來代牧季亦孟大司鐸，舉行聖祭時，眾皆靜默誌哀，悲慘之氣，籠

罩全村。每聞鈴聲，衆皆起跪如儀。彌撒後，由耶主教行追思禮。禮畢移柩若翰小堂中，厝於聖人日常聽告之神工架前，更令人興今昔之感焉。停柩後，由本村信衆守護，更番輪值，晝夜不息。至八月十四日，下葬於堂中正殿下，穿窬作墓，上覆黑色大理石板，石上刻一聖爵，並銘曰：「矮而斯本鐸若翰瑪利保弟斯大維雅納之墓。」聖人遺骸之葬於此者，自一八五九年，以迄一九〇四年，計歷四十五年。

是時各處來求遺物者，接踵而至。大地利人，於八月四日，已由電報得聖人去世之耗。翌日，該處聖家修會之院長修女，函呈倍來主教，乞聖人之聖爵。數日後，耶主教復得大地利人之公稟，經里昂樞機總主教加簽者。稟中，聖人故鄉之人，要求聖人之遺骸。苟不得，則必須得聖人之心。謝來伯爵得函後，嚴詞拒絕之。覆書倍來主教，略曰：「舉殯之日，

余已向大地利村人聲言，謂日後聖屍倘能發掘，則彼等可得重要聖骨。彼等當已知足，不應再求他事。蓋此種要求，既不合宜，似亦非出於恭敬之真心也。余既爲聖司鐸老友，及矮而斯村長，必不容此種違逆聖鐸遺志，及破壞其窀穸之事也。云云。

○是時朝聖之人，復絡繹而來，皆異口同聲，呼此矮而斯本鐸爲聖人矣。此際人民之聲，實卽上主之聲也。自茲以往，四方信眾之來堂者，皆敬之而禱之矣。

初，聖人葬後，墓上圍以鉄柵。至是而此鐵柵上，已滿掛花圈花球，而鐵幹竟用作插燭之具。管墓諸鐸見狀，乃急去其花燭，且并鐵柵而去之。良以此種敬禮，時尙未到。蓋雖倍來主教署中，已準備提出列品案，而未經聖教會正式斷定前，固不當有所舉動也。然信眾皆得私自敬禮，

祈求聖人。故朝聖諸人，輒跪墓石上，虔誠默禱，往來不絕。卽紅衣白髮之維勒古樞機主教，亦嘗來矮，雜人叢中，俯身至地，口親此可敬之墓石焉。

此時倍來主教署中，徵集聖人聖德之確証。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耶嘉勒主教特組織一教律法庭，名曰本牧審查會調查聖人一生行實，暨其德行、靈蹟、及著作等等，信眾聞之大喜。計先後開庭二百次，証人之被傳，詢取口供者，六十六人。至一八六五年三月六日，始行閉會。閱數日，耶主教卽將是案呈由羅瑪禮部，轉奏教宗。一奏本原文，都一千六百七十四頁。一是月，教宗庇護九世，特簡維勒古樞機，任矮而斯列品案之啟納司，駐羅瑪辦事。並命禮部總長巴忒利齊覆閱法文案宗，並譯成意文，又派員審查聖人著作。

本牧審查會係專司籌備案情，陳奏教宗。如蒙披准，則其人稱爲可敬，而更設宗座審查會以覆核焉。常例，本牧審查，至宗座審查，其間當隔十年。庇護九世特越此成例，於一八六六年二月六日，頒諭提前設會審查，良以此熱心偉大之聖教元首，素仰聖人盛名，切願聖教會及早榮顯此謙下之司鐸也。無如華棣岡之大會議，德法之大戰爭，以及比愛蒙軍隊之侵入羅瑪等意外之事，相繼迭乘，遂使該案延擱。卒於一八七二年十月三日，始由教宗簽署，頒准若翰瑪利保弟斯大維雅納爲可敬。從此宗座審查會開始矣。是會先後由倍來李夏馬爾夏及蘇比辣三主教主席審查，歷時十有二年。（一八七四年八月三日，至一八八六年十月十二日。）計開議三百一十一次，傳案入証一百四十七人，案卷共二千八百八十六頁。

本牧審查案、及宗座審查案、俱經禮部於一八九〇年五月十三日之會議通過、卽於翌日、蒙教宗良十三世欽准。蓋良十三世敬愛聖人、與庇護九世同也。一八八九年間、曾謂現任倍來主教、日後任萊斯樞機之呂松司牧曰、列品案亟應早日進行。矮而斯本鐸、實爲法國聖教之榮光。復曰、此爲諸案中之最光輝者、不當使之落後、余深願列可敬維雅納於真福品中也。然而事未果行。

○聖人死後四十四年、曾任沙尙諾及東包羅兩處本鐸之庇護十世、於一九〇三年八月四日、被選教宗後、聖人方得擢登祭臺之榮。庇護十世就任之翌年、卽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聖部開總會查考可敬維雅納之聖蹟、由教宗親自主席。先是倍來審查會、提出聖人死後、所顯療病之聖蹟、凡十七起。而承辦是案之律士馬辣尼司鐸、僅擇其

二、以爲已足作列品之根據，卽亞黛辣、姚麗與雷盎羅薩之獲痊是也。茲將兩聖蹟，記之於左。據亞黛辣胞姊萊奧尼姚麗，於一八六四年十月十日供云：余於一八四八年生於聖克勞特地方，亞黛辣少余四歲。余姊妹兩人，在里昂聖若望會口內，仁愛會修女所設之孤兒院中，已有五年。每日晨起，余爲妹穿衣。一日，亞黛辣忽覺左臂疼痛。一八六一年九月間，女師見亞黛辣常臂攔膝上，終日閒坐，呼之謂懶惰女孩，於是余等皆哭。後長上將余妹送外科總醫師貝爾納處診治。醫謂亞黛辣臂上生一白瘡，將終身殘廢，須截去之，裝一假臂。諸師長皆不願，別求他法，囑余等作矮，而斯本鐸九日敬禮。適諸修女中，有得聖鐸舊鞋一雙者，遂取其帶一根，繫於余妹臂上。越七日，亞黛辣語余曰：「萊奧尼，余臂不痛矣。」余乃解其帶，則見其臂果能運用自如，乃急奔上

樓喜告師長。師畧加責備，謂余未得允准，而遽解縛也。及九日敬禮畢，修女乃親解余妹臂上之縛，則見臂已全愈，毫無癢痕，瘡已盡消矣。貝醫師見疾倏愈，大爲驚奇，遂出具証書，呈報倍來主教。余等喜出望外，乃更作九日敬禮，以謝此恩。自此以後，余等常依恃矮而斯本鐸而不衰云。

童子羅薩，乃恩納區屬聖老楞勒麥公地方人。父開麵包肆，於籌備真福品案時，述此獲療之靈蹟曰：「余子雷盎羅薩，年六歲又二月。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起，忽得癩疾，始則尙輕，漸日劇，乃就醫於麥公之賈德龍醫師。賈醫始則斷爲胃虫症，嗣作寒熱症，及縑蟲疾，卒命服癩瘋之藥。然其先後方藥，毫不見效，而兒病日就沉重。余乃偕余妻至里昂大醫院，求治於該院主任醫師巴利愛氏。巴醫命服鐵質藥水。余兒回

家後，病更加劇，發作時狀極可怖，總計每日發至十五次之多。余夫婦深爲憂苦，不得已，乃再往里昂求治。巴醫診察後，強爲擬方，復謂余曰：「汝兒尙幼，有患此而獲痊者，亦有百治不愈者，再來無益，不必徒勞矣。」余等聞言，頗不悅，喪然而返。道經維勒弗朗血時，余謂妻曰：「日後當挈雷盎至矮而斯一行。」回家後，遂起行九日敬禮。但上主恩寵時尙未至，兒病較前尤劇。一次疾作後，竟僵臥兩小時，手足冰凍若死。此後遂全身癱瘓，且不能言語。復活瞻禮後一日瞻禮二，余等擬將余兒舁至矮而斯，置維本鐸墓上。但聖老楞之本鐸阻余勿行，恐兒死於途中也。至五月一日，余等不能再忍。緣矮而斯新堂已開工，倍來主教是日當往祝聖基石，聖老楞之本鐸，亦須前往，故余等決計一行。倘兒不幸中途夭折，有本鐸在側，亦可慰助也。余等抵村時，奠基禮已將告

終。繼而余等往求主教降福病兒。及主教回宅後，余妻復偕同來之本鐸，挈病兒至主教前，主教復降福，並口吻之。囑余等向矮而斯本鐸起行九日敬禮，每日誦玫瑰經十端，且允與余等同心祈禱，并謂余兒必獲痊癒也。余等乃出，逕往堂中，將兒抱置聖人墓上。及回寓，則見病兒忽出右手取玻璃杯，舉杯而飲。嗣又取火柴匣，燃火以戲。燃將盡，則擲去之頗遠。余等見狀，欣慰異常。迨回家時，兒疾僅發兩次，且亦輕微。抵家尙早，雷盎夜睡甚安，直至翌晨，始一覺而醒。余等爲之穿衣時，察其四肢，尙癱廢無力，又復疾發兩次，第殊輕微。至十下鐘，余等進餐，未幾，雷盎向余作勢，欲余抱其下椅。余方欲舉手，而彼竟一躍至地，舉足奔走，其疾盡失矣。惟是時兒尙難言語。迨九日敬禮告終，而雷盎已能言語如常人矣。此實上主及其忠僕維維本鐸之洪恩，爲余所永誌不忘者。

也。自此以後，兒強健異常，從未覺片刻之不適。余既目覩如此聖蹟，不能不將余心全獻於此美善之天主。余現謹守信友本分，並盼此後，常得爲純全之信友云。

○庇護十世，於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降諭欽准此兩聖蹟，確實有據，足爲可敬若翰瑪利保弟斯大維雅納列入眞福品之根據。爰於四月十七日主日，耶穌善牧瞻禮，復頒諭，宣告列入眞福品之盛典，確可舉行。

憶昔矮而斯信衆，見聖人行過其前，而大呼「是乃聖人。」固也。聖人之聖德，昭然若日月之光。而此睿聖明智之聖教會，歷四十二年之審核，始宣決信衆預擬之聖案。全世界聖教人民，聞此佳音，莫不額手相慶。而一般身任鐸職之人，心中快樂，尤非言語所能形容也已。庇護十

世於二月二日，對巴黎神職班諸司鐸言曰：「朕竭心殫力，以盡本鐸之職者多年。今見可敬維雅納司鐸列入真福品之光榮，而覺天下事，未有較此更愜意，更有益者矣。不特朕一人爲然，合世界之聖教本鐸，亦莫不然。凡屬身任救靈職務之人，咸得分沾其餘榮也。」云云。

聖人列入真福品之典禮，定於一九〇五年一月八日主日舉行。是日清晨，天氣晴朗，曙光射照於羅馬聖伯多祿大堂之圓頂。由倍來主教呂松大司牧預發觀禮券，計三萬張。堂中聖伯多祿像前，高懸鮑刀尼及弗朗濟西所繪之聖人像。大門上，懸高伯老年所畫聖人經行謁聖信衆中之像。堂內，陳設全副飾綵。堂頂及圓柱上，滿掛紅緞金流蘇之旗幟。彌撒間，爲列品典禮舉行之所，則高懸大旗兩面於左右。右爲亞黛辣姚麗之疾療圖，左爲矮而斯聖堂之內景，及雷盎羅薩臥新真福

墓上之狀。自彌撒間以迄講道臺，數千電炬齊明，與聖堂圓頂上之陽光，競相暉映。將及十下鐘，諸樞機、主教暨各修會總長等，列隊先行。次則庇護修院諸修生、羅瑪各堂本鐸、聖伯多祿大堂神職班及諸議員，魚貫繼進。其後乃爲主禮主教呂松大司牧。而華棣岡大堂總鐸耶包辣樞機，則衣紅色長尾大禮服殿後。

典禮中，朗誦教宗欽准列入眞福品詔文。至「朕准此後可敬之上主忠僕，若翰瑪利保弟斯大維雅納，得稱爲眞福」時，伯爾能所繪「戴光像」之幃幔頓時卸下。聖伯多祿寶座周圍之紫銅雲朵中，赫然呈現新眞福矮而斯本鐸，由兩天神扶托升天之像。斯時堂鐘齊鳴，響聞遐邇。堂中觀禮之信衆，無不瞿然動容，肅然起敬，屈膝下跪，而感極泣下也。及呂松主教起唱「我儕讚誦天主」時，三萬信衆同聲接唱。

畢，呂主教乃對祭臺上敬供聖人之聖骨上香，隨即朗誦新祝文。卒乃於寶座祭臺上舉行聖祭。是日下午四時，庇護十世復親至大堂中，跪祭臺前，敬拜此矮而斯本鐸之聖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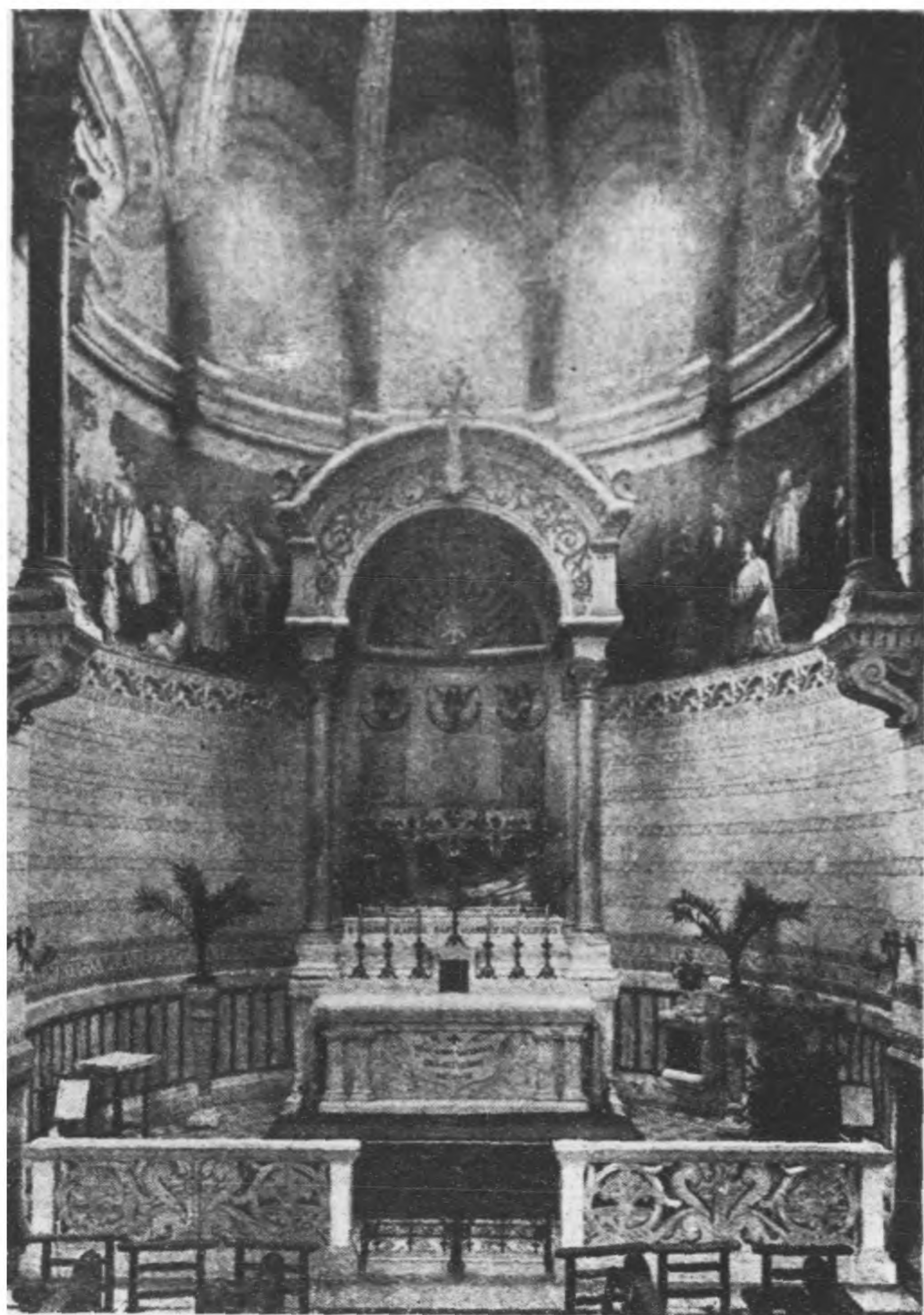
是年八月二、三、四、三日，矮而斯聖堂中，亦行盛禮慶祝。其時參與者，計有樞機主教三，主教十五，全國各省來矮之信眾，二萬二千人。是時，聖人計劃之新堂，業已落成。見六三二頁事前，熱心果敢之董格南司鐸，不辭

勞辛，四出募捐，足跡幾遍全國之各大城鎮。此外復發售彩券，其頭二兩彩爲十萬法郎，獎以聖人之跪櫬，及時計二物。曩時聖人徒欲自隱於可愛小聖女之光榮中，而今日若翰瑪利維雅納與斐落默納兩聖，同列於矮而斯大堂中，永享歌頌敬禮也。初，鮑桑之原樣中，見同上未備耳堂。故其後由建築司聖瑪利貝倫添築之，以安置聖屍，卽今日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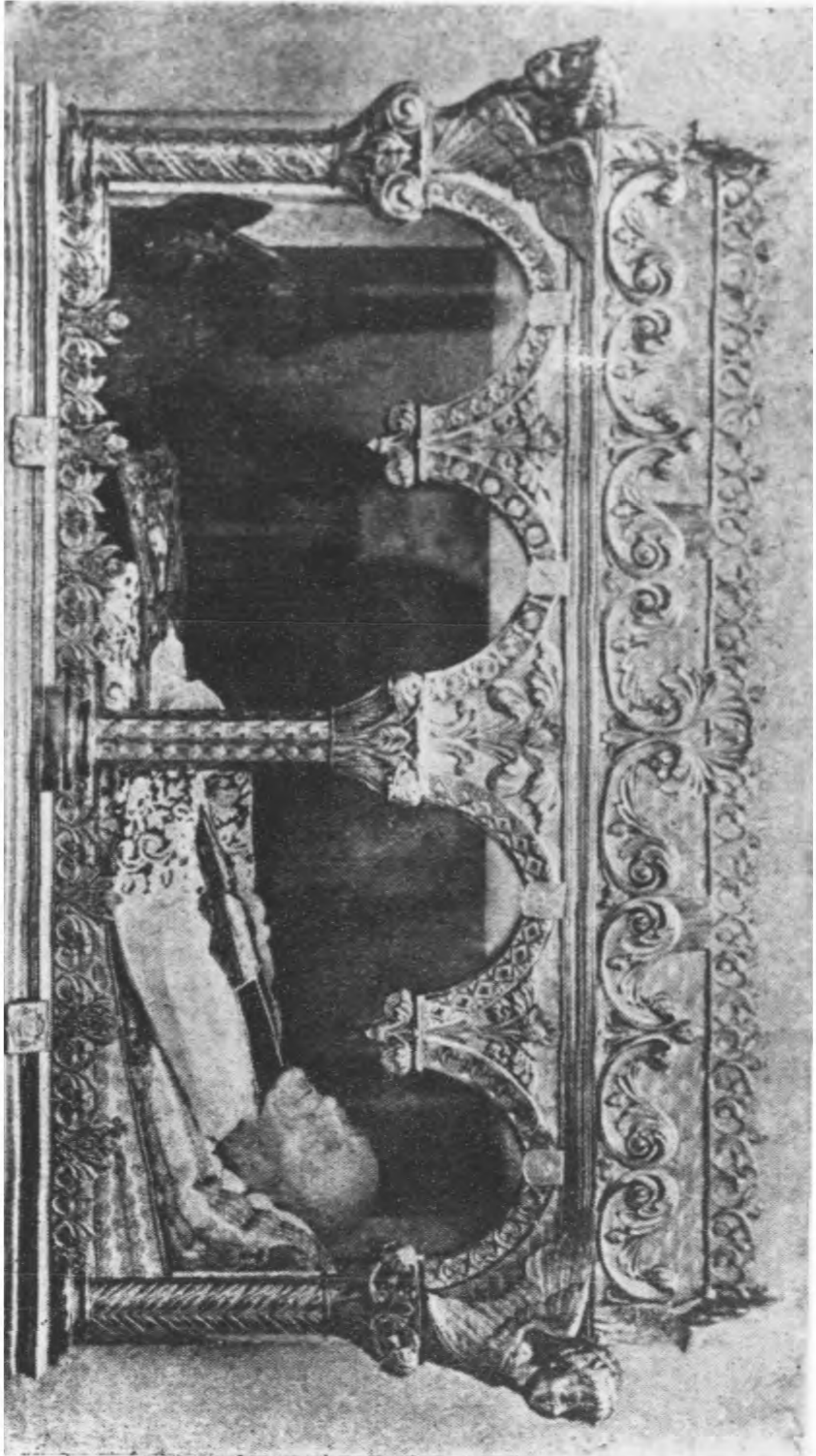
者是也。

藏聖屍之寶龕、紫銅鍍金、由法國全體神職班所公獻。龕上滿雕童貞花及玫瑰花、美麗悅目。龕頂植聖女斐落默納立像。四角則雕聖若翰保弟斯大聖方濟各類日思聖五傷方濟各及聖本篤拉伯爾四聖之像。面鑲厚玻璃、聖屍平放龕中、可窺見焉。

列眞福品前、須驗聖屍、乃於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七日、發掘出墓。則見四肢未損、膚色黝黑、肉已乾枯、而仍完好。面容雖微腐、而仍極易辨認。及剖取其心、則完好如故、因另爲保存。於是用綢巾繞裹聖屍、與穿白絹衣衫、黑縐長袍、細花邊短白衣、及金繡童貞花及玫瑰花之金布領帶。其棕色手指間、則加花石念珠一串。面部敷以蠟、映出眞容。後於一九〇五年四月二日、以聖屍示諸素識聖人之矮而斯父老、莫不揮淚



新 堂 內 景



聖屍寶龕

大呼曰：何其栩栩欲活乎。聖屍既納龕中，供諸大理石之祭臺上。龕頂覆以雕花之石幔，用綵雲石柱支架之。其四週則圍以保祿鮑勒所繪之壁畫。

○至是而聖人美矣榮矣。然其冕上，尙缺一朶光雲，是盡美而未盡善也。蓋聖人雖列真福品，而舉於祭臺上，然得行敬禮者，祇限於法國一國耳。庇護十世於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二日，諭令法國及各屬地全體司鐸，奉聖人爲主保，而尙未立爲全世界司鐸之主保與模範也。則欲全美全善，非列真福維雅納入聖品中不可。

當羅瑪及矮而斯舉行盛慶之際，倍來主教公署中，已籌備提出列入聖品之案。大戰期間，亦未中輟。至一九一六年，馬尾愛主教任內，亦卽教宗本篤十五世御極之時，始行查考兩大聖蹟，卽歐日納修女及瑪

底爾達羅日奧之病痊是也。

歐日納者，聖嘉祿會修女也。一九〇五年初，患脈漲病，漸成一瘤，長六公分，闊五公分，卒至不能行動。是年八月間，修女服務於龍納屬之羅諾。聞該處信友，將往矮而斯朝聖，乃懇挈之同行。抵矮後，由人舁入聖堂，置聖人墓上椅中，約歷一小時。是時修女默禱聖人曰：「神父，余在會中司廚，明日即須備飯也。」言畢，疾已失，乃自起行，至羅諾信眾之旅舍中。翌日，修女復其司廚之職矣。

鄉女瑪底爾達羅日奧，於一八七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生於哥德道屬之味來拉斐村。時年二十有八，久患咳疾，致成喉管結核癆，漸至失音，屢治無效。自知病成不治，不再求醫。一九一〇年七月間，有往露德朝聖者，奉提雄之笈道來，主教爲領隊，女亦與焉，而未獲愈。及朝聖隊由

露德回時，當至矮而斯女，乃悉心依恃真福維雅納轉求。而筮道來主教於矮而斯堂中講道時，亦求真福顯示靈蹟，俾作列入聖品之根據。臨行前，朝聖信眾復進堂，並至祭臺前，恭親真福之遺心。瑪底爾達於口親時，默祝曰：「倘汝願，必能愈我。」及回座，擬作歌以試其喉，則四年來之瘖疾盡失，昔日喉音，一朝頓復。乃歌曰：「是我儕聖人兮，我儕之光榮，我儕之福樂。舉世來此稱頌兮，矮而斯本鐸。」歌時聲音清朗，響震屋宇。此疾獲療，既迅速，亦完全，誠神奇之聖蹟也。其後羅女於一九一六年十月四日，及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兩至列品案調查會作証時，當眾試唱，發音清越，聞者驚奇。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華棣岡宮中，於庇護十一世御前，宣讀准納真福維雅納新顯兩聖蹟之詔書。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主日，復於

教宗前宣讀准立真福維雅納聖品之詔文。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聖神降臨瞻禮，此聖德靈蹟廣播全法之謙卑司鐸，於萬民瞻仰，眾信歡騰中，獲登最高最榮之品位，上天下地，共同喜慶。先是，於五月十七日主日，羅瑪舉行福女嬰仿耶穌德肋撒列入聖品典禮。伯多祿大堂中，鋪張陳設，富麗堂皇，所以慶祝此小王后者亦至矣。至是，此窮苦之矮而斯本鐸，可謂分佔里修貞女之輝耀，而爲同國同代之兩大榮光，故堂中陳設，亦同其富麗焉。

是日，各國信眾前往羅瑪，參與盛典者，肩摩踵接，尤以法人爲多。伯多祿大堂中，萬頭攢動，幾無容足之地。環衛侍從聖教會之元首者，計樞機主教三十五，主教二百人，及真福維雅納旗號，週行堂中時，滿堂信眾，熱烈恭迎，歡聲雷動。將及十下半時，庇護十一世，高聲宣讀誥文曰，

朕今宣示真福若翰瑪利保弟斯大維雅納爲聖人，並將其名列入諸聖冊籍中。此語一出，歡呼之聲又大作。霎時銀角齊鳴，堂鐘盡響。而羅瑪各堂之鐘聲，相繼大作，以示同慶。而信眾心中欣躍，誠有不可言狀者矣。

至晚，伯多祿大堂前之廣場中，復大行慶祝。大堂圓頂上，及正面諸圓柱，古埃及式之方塔上，皆滿綴電燈，輝煌華麗，照耀同白晝。天上星光，爲之減色，觀者塞途，誠洋洋乎大觀也。此正聖教會以上主特賜此聖鐸，生長法國中，若熱烈之火炬，不滅之光耀，而表示其謝忱云爾。

聖維雅納傳終

662	貝爾納	M. Berne
663	聖老楞勒麥公	St Laurent-lès-Macon
”	賈德龍	Dr Carteron
”	巴利愛	Dr Barrier
667	鮑刀尼	Bottoni
”	弗郎濟西	Francisi
”	高伯老年	Capparoni
668	庇護修院	Séminaire Pie
”	郎包辣	Rampolla
”	聖伯多祿寶座	<i>Chaire de St Pierre</i>
”	伯爾能所繪戴光像	<i>La gloire du Bernin</i>
669	聖瑪利貝倫	M. St-Marie Perrin
671	保祿鮑勒	Paul Borel
”	馬尼愛	Manier
”	教宗本篤十五世	Pape Benoît XV
”	歐日納	Eugène
672	默底爾羅日奧	Mathilde Rougeol
”	聖嘉祿會修女	<i>Religieuse de St Charles</i>
”	龍納	Ronno
”	羅諾	Rhône
”	哥德道	Côte d'or
”	味來拉斐	Viller-la-Faye
”	露德	Lourdes
”	提雄	Dijon
674	里修	Lisieux
”	埃及式之方塔	<i>Obélisque Egyptienne</i>

659	本牧審查會	<i>Procès de l'Ordinaire</i>
"	羅馬禮部	<i>Sacrée Congrégation des Rites</i>
"	啟納司(矮而斯立品案)	<i>Rapporteur de la cause d'Ars</i>
"	禮部總長	<i>Préfet des Rites</i>
"	巴忒利齊	<i>Cardinal Patrizi</i>
"	審查員	<i>Censeurs</i>
660	宗座審查會	<i>Procès Apostolique</i>
"	華楛岡大會議	<i>Concile du Vatican</i>
"	德法之大戰爭	<i>Guerre franco-allemande</i>
"	比愛蒙軍隊	<i>Troupes piémontaises</i>
"	比愛蒙	<i>Piémont</i>
"	教宗簽署	<i>Signer la commission</i>
"	馬爾夏	<i>Marshal</i>
"	蘇比辣	<i>Soubiranne</i>
661	教宗良十三世	<i>Pape Léon XIII</i>
"	萊斯	<i>Reims</i>
"	呂松	<i>Luçon</i>
"	沙尙諾	<i>Sarzano</i>
"	東包羅	<i>Tombolo</i>
"	教宗庇護十世	<i>Pape Pie X</i>
"	聖部開總會	<i>Congrégation Générale</i>
"	馬辣尼	<i>Morani</i>
662	亞黛辣姚麗	<i>Adélaïde Joly</i>
"	雷盎羅薩	<i>Léon Roussat</i>
"	萊奧尼姚麗	<i>Léonide Joly</i>
"	聖克勞特	<i>St Claude</i>
"	聖若望會口	<i>Paroisse St-Jean de Lyon</i>

625 聖女德肋撒

Ste Thérèse

第三十九章

CHAPITRE XXXIX

626 喬治帥元

Georges Seigneur (journaliste)

632 鮑桑(建築師)

Pierre Bossan (architecte)

633 梅瑟

Moïse

義撒厄爾

Israël

第四十章

CHAPITRE XL

637 包慈

M^{me} Pauze

639 萬東神父

Père Vadon

642 聖若瑟會修女

Sœur de St Joseph

644 維利愛

Guillaume Villier

” 瑪爾大斐落默納

Marthe Philomène

645 步蒙聖母堂

Notre-Dame de Beau mont

647 厄利亞修士

Frère Elié

” 尋獲聖斯德望聖骸 *Translation des Reliques de Saint Etienne*

648 季爾白勞方

Gilbert Raffin (notaire)

649 日路撒冷

Jérusalem

650 蓬勒卜

Bon Repos

第四十一章

CHAPITRE XLI

656 季亦孟

Chanoine Guillemin

659 維勒古

Cardinal Villecourt

” 教律法院

Tribunal ecclésiastique

607	聖嬰會	<i>Congrégation de l'Enfant Jésus</i>
"	高底爾德修女	Sr Clotilde
608	瑪利亞羅煦	M ^{lle} Marie Roch
"	紅山	Montrouge
"	斯德望杜麗愛	M ^{lle} Etiennette Durié
"	亞利愛	Allier
"	亞浮葉	Arfeuille
612	瑪利亞李那	Marianne Renard
615	愛渠倍勒聖母堂	Notre-Dame d'Aiguebelle
"	翟索	Tissot
"	瑪利亞巴爾多祿茂神父	Abbé Marie Barthélemy
617	貝留	Perreux
"	羅納	Roanne
"	苗內愛	Dame Meunier
"	天主聖三	Ste Trinité
619	祁粵曼	Guillaumet
"	聖弟齊愛	St Dizier (Haute-Marne)
"	聖母無玷始孕會	<i>Congrégation de l'Immaculée-Conception</i>
621	巴爾	Bar
"	繆理南	Murinais
622	〔愛主情深之淚〕	〔 <i>Le Don des larmes</i> 〕
"	聖女瑪利亞瑪大肋納	Ste Marie-Madeleine
623	〔愛德誦〕	〔 <i>Acte de charite</i> 〕
"	若望賈戴德	Jean Gardette
625	聖濟貧若望	St Jean l'Aumônier
"	聖老楞佐儒斯定	St Laurent Justinien
"	加大利納亞歷山特利	Ste Catherine d'Alexandrie

594	瑪底爾大白長松	Mathilde Besançon
595	聖蓋米哀	St Galmier
”	味來原	Virégneux
”	克勞弟納聞廼	M ^{le} Claudine Venet
596	蒙夏寧	Montchanin
”	花尼愛	Farnier
599	迦納澣女子	La fille de la Chananéenne
”	蒙弗鸞	Montfleur
”	如拉	Jura
”	囊德	Nantes
”	「倘或」 「但是」	<i>Curé d'Ars ne veut point de Si et de Mais avec le Bon Dieu</i>
”	薛奧南	Sionnet
600	李巴台南	Ribadeneira
”	高里尼	Coligny
”	米賽爾	Michel

第三十八章

CHAPITRE XXXVIII

602	格林多	Corinthe
603	鮑蘇愛	Bossuet
”	加大利納拉岡	Catherine Lacand
”	「諸聖游行」	[<i>Procession des Saints</i>]
”	賽拉芬(卽熾愛者天神)	Séraphin
605	里物特奇	Rive-de-Gier
”	往見會修女	<i>Visitandine</i>
”	瑪利亞加俾厄爾	Marie Gabriel
606	瑪利亞方濟各修女	Sr Marie François

579	新大陸二洲	Amérique
580	若瑟維雅納	M. Joseph Vianney
581	毛蒲	M. Jules de Mabou
582	西班牙舊王黨	<i>Carlisle</i>
„	桑咸監蒙	Sanchez Remon
„	茄埃德	Gaëte
„	教宗庇護九世	Pape Pie IX
„	魯意拿破崙三世	Louis Napoléon III
583	愛彌勒包芒	Emile Baumann
„	三聖域	<i>Trois Villes Saintes</i>

第三十七章

CHAPITRE XXXVII

588	克勞弟納賴蒙高色蔚	M ^{me} Claudine Raymond-Corcevay
„	「依恃聖母篇」	<i>Sur la confiance en la Ste Vierge</i>
589	沙里安	Charlieu
„	弗安斯	Feurs
590	巴倫	Baron
„	賽巴柴	Cébazat (Puy-de-Dôme)
„	嘉祿勃來齊	Charles Blazy
„	倍來聖家會修士	<i>Frère de la Ste Famille de Belley</i>
„	巴長	Bazin
591	聖羅孟	St Romain
„	亞納都林	Anne Thorin
„	譚伏來	Anne Dévoluet
„	若翰瑪利(八歲孩子)	Jean Marie (enfant de 8 ans)
„	樊愚	Vernu
592	聖拉匝勒修女	S ^r St Lazare

571	約瑟琳柏勒芬	M ^{lle} Joseline Ballefin
”	蒲改耳	Beucaire
”	意包利巴咸	M. Hippolyte Pagès
572	德那維	Denavit
”	毛搭匿	Mortagne
”	戴華帝	Dewatine
”	安多尼蕭彭	Antoine Saubin
573	雪地聖母堂	<i>Notre-Dame de Neiges</i>
”	若亞敬	Joachim
”	嘉米勒蒙寧	Camille Monnin (notaire)
574	賈默來	Camelet (un ouvrier)
575	斯德望樊慕蘭	Etiennette Vermorel
”	亞雙日	Arcinges
”	七苦聖母	<i>Notre-Dame de Sept Douleurs</i>
576	特龍末	Drôme
577	聖家會	<i>Congrégation de la Ste Famille</i>
”	脫拉撥苦修院	<i>Trappe</i>
”	聖教學校會	<i>Écoles Chrétiennes</i>
”	茂亞	Muard
578	本篤修院	<i>Monastère Bénédicтин</i>
”	許萬里	Chevrier
”	伯辣道孤兒院	<i>Providence du Prado</i>
”	歐日尼司美德	M ^{lle} Eugénie Smet
”	上智瑪利亞母母	Mère Marie de la Providence
”	拯亡會	<i>Auxiliatrices du Purgatoire</i>
579	比利時	Belgique
”	遠東諸國	Extrême-Orient

560	謝來若翰尼	Johanny des Garets
”	克利滿	Crimée
”	馬拉高夫	Malakoff
”	伯拉	Prat
”	馬賽市場	Bourse de Marseille
561	瑪利亞方濟各	Marie Françoise
”	聖沙侖	St-Sorlin
”	方濟各第三會	<i>Tiers-Ordre franciscain</i>
563	白來斯	Bresse
* ”	羅賽	Rousset
”	凹登孤兒院	<i>Orphelinat des Sœurs d'Autun</i>
564	茂拉底哀	Mulatière
”	杜毛拉(強盜)	Dumollard(surnomméAssasin des bonnes)
565	加大利納白來	Catherine Bray
”	梅督	Jean-Baptiste Méthol
566	雷齊保	Marie Régipas
”	夏龍	Chalon-sur-Saône
”	恩理	Henry
567	古桑市	Cousance
”	若望克勞維來	Jean Claude Viret
568	罷炎村	Bâgé-la-Ville
”	梅西哀	M ^{me} Mercier
569	火厭污	Fouillouse (Loire)
”	貝帝愛	M ^{me} Veuve Berthier
”	聖蓬南	St Bonnet-les-Oules
”	蒙束礦山	Montceau-les-Mines
571	拉原	Lagnieu

551	加辣會	<i>Les Sœurs de Ste-Claire</i>
”	鮑桑	M ^{lle} Bossan
”	往見會	<i>Visitation</i>
”	瑪利亞愛美修女	Sr Marie-Aimée
”	赫偉日馬常	Hedwige Moizin
552	倍那特女士	M ^{lle} Bernard
”	胡蘇拉會	<i>Ursulines</i>
”	奧斯定傅爾	M ^r Auguste Faure
”	耶穌會	<i>Compagnie de Jésus</i>
”	魯意斯勒蓬	Louise Lebon
”	伯拉定	Pradines
”	本篤會修女	<i>Bénédictines (Dames)</i>
554	瑪利亞耶穌初學修女	Sr Marie de Jésus (novice)
555	歐納斯底杜琅	Ernestine Durand
”	安老會修女	<i>Petite Sœur des Pauvres</i>
”	阿皮原	Arbigneux
”	賽爾漫戴勞志	M ^{me} Sermet Décroze
”	約瑟芬	Josephte
”	安瑟梅	Authelmette
556	拉公勃	M ^{me} de Lacomble
557	聖若望盎才利	St-Jean-d'Angély
”	巴貝	Babey
558	賽白丁日爾曼	Sébastien Germain
”	夏拉	M ^{me} Jallat
559	蓬那台	Bonnardet
”	季奴約	Ginoulhiac
”	東灰利諾	Solférino

第三十四章

CHAPITRE XXXIV

500	帥瞿	Ségur
501	倍凡	Belvey
503	茄斯公雅斯明	Gascon Jasmin
505	嘉俾厄爾修士	Rév. Frère Gabriel
507	南格祿	Nègre
508	聖瑪加畧	Saint Macaire
”	帶巴依特	Thébaïde
511	埃克斯	Aix
522	比珊	Bichet

第三十五章

CHAPITRE XXXV

529	才林	Gerin
532	波利亞	Polliat
534	嘉米勒蒙寧	Camille Monnin
540	若望畢嘉	Jean Picard

第三十六章

CHAPITRE XXXVI

546	高來寺	Corrèze
”	多道南	Tourdonnet
548	沙物奧人	Savojarde (Savoie)
549	蓋法	Caïphe
550	聖斯德望地万	St-Etienne
”	羅撒利貝立五	Rosalie Berlioux
”	倍來主母會修女	Religieuses Maristes de Belley

24'

468	馬賽	Marseille
474	華帝岡	Vatican
476	步原夫	St Jean-de-Bourgneuf
477	聖羅孟	St Romain-les-Iles
”	夏慕那	Chamonard
478	方濟加勒蒲	Françoise Lebeau
”	歐日危	Eugène
”	若翰尼	Joanny
479	賈洛凡	Chalovet
480	聖尼各老	St Nicolas
”	費蘭	Ferret
”	凹登	Autun
”	梅勒萊	Melleray
”	蒲高恩	Bourgoin
482	鮑雪	Bossy
”	勃來達	Bréda
480	白郎甸	Blanchon
”	高蘭	Collet

第 三 十 三 章

CHAPITRE XXXIII

493	岡白洛	Combatot
”	拉芒南	Lamennais
494	歐斯忒拉	Estrade
496	萊斯	Reims
”	呂松	Luçon

第三十章

CHAPITRE XXX

435	拉高德	Lacordaire
”	蓬山	Poncet
438	加斯德來	Castellane
439	葛洛公	Coëtlogon
”	傅爾多。	Fortout
442	刀底拉	Totila
444	教皇庇護九世	Pape Pie IX

第三十一章

CHAPITRE XXXI

447	勃洛多	Brotteaux
”	萊奧那	Léonard
448	海洋洲	Océanie
”	南里埃	La Neylière
455	阿利伐	Jardin des Olives
”	彌額爾多那蘇	Michel Tournassoud
456	聖斐利伯納利	St Philippe de Néri
461	巴西安	Parsieux
”	大罷默	Grandes Balmes

第三十二章

CHAPITRE XXXII

465	薩巴	Saba
”	撒落蒙	Salomon
466	愛米里加步塞	Emilien Cabuchet
467	俞拉桑	Ullathorne

第二十八章

CHAPITRE XXVIII

411	貝勞滕	Porrodin
412	祁育民	Guillemin
414	瑪利亞賽拉斐	Marie-Séraphie
418	彌額爾山活	Michel Sève
420	步勒茄	Beauregard
”	聖沙倫	Saint-Sorlin
”	衛濃	Vignon
421	茂利	Mury
424	弗郎斯	Frans

第二十九章

CHAPITRE XXIX

426	白拉賢	de Brayer
”	萬利愛	Verrier
”	狄博	Thibaut
”	盎才利格祁勞	Angélique Giraud
”	麥西民	Maximin
”	撒來德	Salette
”	梅蘭尼馬底安	Mélanie Matthieu
”	賽齊亞	Sézia
”	阿爾伯山	Alpes
427	白呂雅	de Bruillard
428	高潑斯	Corps
430	囊德	Nantes
”	白呂萊	M ^{lle} des Brulais
434	奧朗德帥月馬丁	Oronde Seignemartin

第二十六章

CHAPITRE XXVI

361	步盎勃來斯	Bourg-en-Bresse
368	若翰瑪利亞保弟斯大維雅納簡名	J. M. B. V
371	瑪利亞公撒格	Marie Gonzague
372	貝路山	Pélussin
373	羅班	Roubaix
”	戴奧陶衛蒲	Théodore Wibaux
”	西貢	Saïgon
”	梅洼	Meaux
”	阿羅	Allou

第二十七章

CHAPITRE XXVII

384	翟高德	Descôtes
385	賈獸來	Camelet
386	夏朗同	Chalandon
391	恭勃	Combes
392	沙尼愛	Saunier
393	拉谷德	Lacôte
”	聖若望勒未安	St-Jean-le-Vieux
394	槐郎登	Valentin
398	范物爾	Faivre
407	步蒙聖母堂	N.-D. de Beaumont
406	矮倍義	Albigny
407	聖馬撒爾	Saint-Marcel
”	瑪利安	Marlieux

345	加辣譚香	Claire Dechamps
346	格林諾伯	Grenoble
347	類斯瑪爾定	Louise Martin
”	聖郎倍	St-Rambert
”	蒙呂愛	Montluel
”	瑪利亞亞納大西	Marie Anastasie
”	米蘭	Millet
”	類思高隆勃	Louise Colombe
348	胡蘇辣修院	Ursulines
”	瑪利亞默底達	Sœur Marie-Mechtilde
”	脫老伊	Troyes
353	烏樓	Ouroux
”	呂愛	Ruet
355	毛麻龍	Mormoiron
”	亞黛兒高尼	Adèle Conil
356	麥賽	Marcy
”	斯德望包孛	Etiennette Poignard
357	呂爾西	Lurcy
”	馬杜愛	Maduel
”	貝爾納	Bernard
358	依撒伯爾祢勞	Mère Elisabeth Giraud
”	依才爾	Isère
”	德隣橋	Pont-de-Beauvoisin

321	維勒抱	Villebois
”	盎倍脫利	Ambutrix
322	郎嘉勒	de Langalerie
”	亞美待	Amédée
327	普洛斯貝謝來	Prosper des Garets
329	賈默來	Camelet
”	顧賽	Gousset
330	李夏	Richard
332	鮑爾	Ball
333	加羅利納李奧才	Caroline Lioger
”	聖心犧牲修女	<i>Sœurs Victimes du S.-C.</i>
”	瑪利亞物羅尼格	Mère Marie-Véronique
335	聖味增爵善會	<i>Conférence de St-Vincent-de-Paul</i>
”	勃魯	Brou
”	倪愛蒙	Niermont
336	才克司	Gex
338	梅西雅	Maissiat
340	蒙塔溺	Montagnat
”	蓋約	Gaillard
”	克來蒙來勞	Clermont-l'Hérault
”	西爾文杜戴一	Sylvain Dutheil
342	方濟各陶勒	François Dorel ^o
344	愛渠倍勒苦修會	<i>Notre-Dame d'Aiguebelle</i>
”	亞舍納	Arsène

299 尼各老
303 呂衣凡

Nicolas
Ruivet

第二十四章

CHAPITRE XXIV

308 若望費立斯
” 貝拉許
309 加德拉
” 維拉斯
310 加米勒郎方
” 倍明漢
311 喬治帥元
313 沙斐亞葛洛
” 白長松
” 克來孟維南
” 類思陶棟
” 般衣特杜墨
” 耶穌瑪利亞修女
314 味都
” 陶雪堆
315 克勞特魯日蒙
316 范育勒
318 勞懈脫
320 大買斯
” 龔百祿
321 弗歹麥衰
” 滑永生
” 方濟各步爾定

Jean-Felix des Garets
Perrache
Castellane
Villars
Camille Lenfant
Birmingham
Georges Seigneur
Sophie Gros
Besançon
Clémentine Viney
Louis Dortan
Puy-de-Dôme
Sœur Marie de Jésus.
Vitteaux
Sœur Dosithée
Claude Rougement
M^{me} Fayolle
Rochette
Damas
Combalot
Ferté-Macé
Valpinson
François Bourdin

274	奧朗日	Orange
276	般衣盎物來	Puy-en-Velay
277	蓬那	Bonald
278	俞萊毛蒲	Jules de Maubou
279	嘉祿蒙禮尙	Charles de Montluisant
280	日爾曼奧才勞	St-Germain l'Auxerrois
281	格勞特羅	Grau-de-Roi
”	巴咸	Pagès
”	瑪利拉馬丁	Marie de Lamartine

第 二 十 二 章

CHAPITRE XXII

285	教皇良十二世	Pape Léon XII
”	夏萊	Chaleins
”	勞爾謝來	Laure des Garets
286	高隆汴	Colombier
288	那玻里	Naples
”	慕捏諾	Mugnano
”	方濟各路濟亞	dom François de Lucia
”	聖若望陡陡阿修士	<i>Frères de St Jean de Dieu</i> (Benfratteli)
289	蒙茄隆	Mongallon

第 二 十 三 章

CHAPITRE XXIII

296	聖克勞特	St Claude
”	西利范物爾	Cyrille Faivre
298	多尼愛	Tournier
299	若望類思包榮	Jean-Louis-Borjon

253 龍東特

la Rotonde

第二十一章

CHAPITRE XXI

258 若望高東

Jean Cotton

259 愛特末薛比奧

Edme Scipiot

” 哥薩克

Cosaques

263 本打

Pont d'Ain

264 賴蒙

Raymond

265 格來才

Gleizé

” 亞米愛

Amiel

” 步立原

Bouligneux

” 但尼司夏朗

Denis Chaland

266 梅西米

Messimy

” 那包利

Napoly

267 克勞底特

Clotilde

” 若翰納高歡

Jeanne Coiffet

” 羅爾

Loire

” 雷原

Leigneux

268 麥西原

Massigneux

270 格拉賢

Grangier

” 本篤

Benoît

” 許槐隆

Chevalon

” 但尼司郎維

Denise Lanvis

271 墨爾斯

Murs

” 瑪利亞費雅

Marie Filliat

273 格來蒙翻朗

Clermont-Ferrand

274 亞味濃

Avignon

214	謝禮谷	Jaricot
215	亞歷斯倍凡	Alix de Belvey
”	拉高德	Lacôte
284	步耳	Bourg
”	香伯諾	Champenois
225	杜富爾	Dufour

第二十章

CHAPITRE XX

228	勞倍	Robert
230	若翰畢嘉	Jean Picard
235	克勞弟納賴薩納	Claudine Lassagne
236	本篤德蘭	Benoît Trève
237	瑪大肋納薛比奧	Madeleine Scipiot
238	弗鸞立德蘭	Fleury Trève
239	亞納薛比奧	Annette Scipiot
”	若翰納薛義愛	Jeanne Cinier
241	熱羅尼莫	Jérôme
247	拉德老人	Lardet (le père)
251	蒙格來	Montgré
”	雅達那	Athanase
252	李國典	Ricotier
”	福爾白司帝	Faure de la Bastie
”	伯多祿歐立奧	Pierre Oriol
”	意包廉巴咸	Hippolyte Pagès (de Beaucaire)
”	若望克勞特維來	Jean Claude Viret (de Cousance, dans le Jura)
”	薛翁南	Sionnet (de Nantes)
”	桑咸賴蒙	Sanchez Rémon

- | | | |
|-----|--------|----------------------|
| 191 | 方濟各蓬儒 | François Bonjour |
| 192 | 斯德望多麥生 | Etiennette Thomasson |

第十 八 章

CHAPITRE XVIII

- | | | |
|-----|-----------|-------------------------------|
| 194 | 若望費利斯 | Jean-Felix |
| 195 | 辣岡 | Lacand |
| 196 | 瑪爾大謝來 | Marthe des Garets |
| 201 | 里昂苦修會 | <i>Chartreux de Lyon</i> |
| ” | 毛勒 | Morel |
| 203 | 脫利維 | St Trivier |
| ” | 孟德山 | Mondésert |
| 204 | 聖伯爾納多 | St Bernard |
| 205 | 里麥 | Limas |
| 206 | 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 | Ste Thérèse de l'Enfant Jésus |
| ” | 聖若望多立原 | St Jean-de-Thurigneux |
| 207 | 維勒納物 | Villeneuve |
| 208 | 伯爾納德女士 | M ^{lle} Bernard |
| 209 | 包類思神父 | Louis Beau (Abbé) |

第十 九 章

CHAPITRE XIX

- | | | |
|-----|----------|---------------------|
| 210 | 白諾德拉爾德 | Benoîte Lardet |
| ” | 若翰納瑪利亞夏南 | Jeanne-Marie Chanay |
| 211 | 聖瑪爾定 | St-Martin |
| 213 | 瑪大肋納 | Madeleine |
| 214 | 梅爾莫 | Mermod |
| ” | 拉博德 | aporte |

第 十 六 章

CHAPITRE XVI

170	撒肋	Salles
171	沙納	Saône
172	方濟各薛義愛	François Cinier
174	梅齊米安	Meximieux
176	聖若瑟	St Joseph
”	聖勃蘭士	St Blaise
”	聖老楞佐	St Laurent
”	聖五傷方濟各	St François d'Assise
”	聖加大利納瑟納	Ste Catherine de Sienne
”	聖彌額爾	L'Archange St Michel
”	聖嘉俾額爾	L'Archange St Gabriel
”	聖辣法額爾	L'Archange St Raphaël
”	小多俾亞	Le Jeune Tobie
177	謝來方濟各	François des Garets

第 十 七 章

CHAPITRE XVII

181	高林多	Corinthe
182	特來米安	Drémieux
183	畢孛	Pignant
187	田愛伯	Thiébaud
188	高德戴懼安	Gauthey-Degueurce
189	亞爾弗來蒙寧	Alfred Monnin
190	翟梅古	Timécourt
191	羊森派	Janséniste
”	克勞特蓬儒	Claude Bonjour

12

140	盎倍利安	Ambérieux
„	貝爾熱	<i>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de Bergier</i>
„	脫利滕公會議典要	<i>Catéchisme du concile de Trente</i>
„	諸聖行實	<i>Vie des Saints</i>
„	羅迭蓋之崇修編	<i>Traité spirituels de Rodriguez</i>
„	勒如納,若烈,龐那台之 演講集要	<i>Sermonnaires de Le Jeune, de Joly, de Bonnardel</i>
143	威廉維利愛	Guillaume Villier
144	聖保祿	St Paul
„	帝篤	Tite

第十四章

CHAPITRE XIV

148	祁萊范百鸞	Gillet de Valbreuse
149	聖若望克利麥格	St Jean Climaque
151	麥公	Mâcon

第十五章

CHAPITRE XV

158	巴悅來	Bachelard
161	(克勞弟納)德蘭	Claudine Trêve
„	步帝榮	Butillon
162	克里斯底納	Christine
166	維肋弗朗血	Villefranche
„	若翰保弟斯大孟迪	Jean-Baptiste-Mandy
168	瑪爾大米亞	Marthe Miard
„	若翰納拉德	Jeanne Lardet

120	彌額爾薛義愛	Michel Cinier
121	加大利納賴薩納	Catherine Lassagne
”	類思夏發榮	Louis Chaffangeon
”	萬塞爾	Verchère
”	謝來	Marie-Anne-Colombe Garnier des Garets
”	李那	Renard
”	聖法爾先生	St Phal
122	邦帝物而	Penthièvre
”	聖露意	St Louis
”	龐黛	Bondy
123	杜克嵐	Ducreux

第 十 二 章

CHAPITRE XII

128	巴不斯	Papesse
”	西彭	Gibeins
133	若望薛義愛	Jean Cinier
	安多尼薛義愛	Antoine Cinier

第 十 三 章

CHAPITRE XIII

135	聖西斯多	St Sixte
138	方濟各班底南	François Pertinand
139	特來米安	Drémieux
”	剛凡爾	Convert
140	譚維	Devie
”	伯多祿薛義愛	Pierre Cinier
”	薛義愛茄特	Cinier des Gardes

111	步桃萊	Beaujolais
”	楓白林	Fontblin
113	安多尼延物爾	Antoine Givre
114	方濟各赫斯格	François Hescalle
115	聖瑪爾谷	St Marc
”	蒙梅勒	Montmerle
”	米你末	Minimes
”	聖若而日	St Georges
”	聖歐弗密	St Euphémie
”	郎山	Rancé
”	鈕維勒	Neuville
”	克勞特賈尼愛	Claude Garnier
”	哈皮脫	Albitt
116	商福良愛瑪爾	Symphorien Eymard
”	斯德望邵南	Etienne Saunier
117	呂夫	Ruf
”	[理神]	<i>Déesse Raison</i>
”	高岳斯	Chauas
”	白朗	Blanc
”	宮達明	Condamin
”	哀波斯	Epoux (Chatonnard) (Pous)
”	屠當	Dufang
”	若望勒古爾	Jean-Lecourt
118	雅桑	Jassans
”	愛美萬利	Aimé Verrier
”	貝爾才	Berger
120	安多尼孟迪	Antoine Mandy

第十章

- 103 聖方濟各撒肋爵
 104 蒙貝利愛
 ” 亞歷西戴雅德
 105 高隆勃
 ” 忒來福
 106 貝賴帝
 ” 安多尼謝禮谷
 ” 帶商
 ” 貝倫
 ” 保利納
 107 聖女斐落默納
 ” 富維愛
 109 德利般
 110 恩納
 ” 安多尼戴伯拉
 ” 米才利安
 ” 薩維牛
 ” 杜朗
 ” 亞納謝來

CHAPITRE X

- St François de Sales
 Montpellier
 Alexis Tailhades
 Colombe
 Treffort
 Pelletier
 Antoine Jaricot
 Tassin
 Perrin
 Pauline
 Ste Philomène
 Fourvière
 Tripier
 Ain
 Antoine Déplace
 Mizérieux
 Savigneux
 Durand
 Anne des Garets

第十一章

- 111 矮而底斯未耳
 ” 矮而止
 ” 東泊
 ” 脫來胡

CHAPITRE XI

- Artis villa
 Artz (Arz)
 Dombes
 Trévoux

87	多隆禮典	<i>Rituel de Toulou</i>
89	若望杜蒙	Jean Dumond
”	里昂小公學	<i>Petit-Collège de Lyon</i>
”	日棘	Gérard
90	鮑夏	Bochard
92	萊不齊	Leipzig
”	俄國人	Russes (Russe)
”	奧國人	Autrichiens (Autriche)
”	德國人	Allemands (Allemagne)
”	瑞國人	Suédois (Suède)
”	英國人	Anglais (Angleterre)
”	班國人	Espagnols (Espagne)
”	教皇庇護七世	Pape Pie VII
”	哀爾別島	Elbe
”	顧爾蓬	Courbon

第九章

CHAPITRE IX

93	聖若望大堂	<i>Eglise primatiale St-Jean</i>
”	西滿主教	Mgr Simon
”	格倫諾伯	Grenoble
”	伯多祿米龍	Pierre Millon
”	貝南	Bény
94	路易十八世	Louis XVIII
96	滑鐵盧	Waterloo
97	龐舒	Pansut

- | | | |
|----|--------|-------------------------------|
| 81 | 亞立多德 | Aristote |
| 82 | 瑪塞倫尙巴匿 | Marcellin Champagnat |
| ” | 主母會 | <i>Petits-Frères de Marie</i> |

第 八 章

CHAPITRE VIII

- | | | |
|----|---------|------------------------|
| 83 | 笛加兒 | Descartes |
| ” | 束龐納 | Sorbonne |
| ” | 巴該十字場 | Croix-Paquet |
| 84 | 賈戴德 | Gardette |
| ” | 老血花 | Rochefort |
| ” | 達召來 | de la Croix d'Azolette |
| ” | 奧煦 | Auch |
| ” | 梅乃德 | Menaide |
| ” | 米奧郎 | Mioland |
| ” | 都羅斯 | Toulouse |
| ” | 高來東 | Cholleton |
| ” | 加耽 | Cattet |
| 85 | 若望克勞特高冷 | Jean Claude Colin |
| ” | 費迪囊陶南 | Ferdinand Donnet |
| ” | 包駝 | Bordeaux |
| ” | 若望奧斯定龐舒 | Jean-Augustin Pansut |
| 86 | 裴若西 | Bezacier |
| ” | 戴克拉 | Declas |
| ” | 杜伯來 | Duplay |
| ” | 斯德望杜實賢 | Etienne Dubouis |
| 87 | 高恩 | Joly de Choin |
| ” | 多隆 | Toulon |

6*

68	嘉抱南勒平	Charbonnières-les-Bains
69	帶拉爾	Tarare
70	畢巴	Bibost
”	瑪利亞魯意斯	Marie Louise
71	笄道來	Dadolle
73	法倫斯	Fareins
”	杜寶賢	Dubouis
”	董格南	Toccanier
74	賈來	Garets

第七章

CHAPITRE VII

77	呂藏	Ruzand
”	萬里愛	Verrières
”	蒙勃里崇	Montbrison
”	貝立歐	Périer
78	埃藏帝哀	Argentière
”	巴魯	Barou
79	多爾南	Tournai
”	格郎	Gand
”	脫勞益	Troyes
”	溫塞納	Vincennes
”	歐密理	Emery
”	聖舒而此斯	St-Sulpice
80	聖依來納	St-Irénée
”	谷朗日	Grange
”	夏日勒	Chazelles
81	聖雅各伯多第	Jacopone de Todì

第六章

CHAPITRE VI

53	奧國(奧地利)	Autriche
”	西班牙	Espagne
54	罷姚納	Bayonne
55	羅阿納	Roanne
56	聖奧斯定	St Augustin
57	白朗嘉	Blanchard
58	萊納崇	Renaison
59	福來	Forez
”	黑木	Bois Noir
”	聖潑里拉普	St Priest-la-Prugne
”	祁異	Guy
60	諾愛斯	Noës
”	瑪大勒納	Madeleine
61	葛斯定	Gustin
”	奧斯定桑抱南	Augustin Chambonnière
”	葛勞特董耐爾	Claude Tornaire
”	卜萊福	Préfolle
”	安多尼愛美維愛	Antoinette Mervière
”	保祿惠育	Paul Fayot
62	老棚	Robins
”	克勞弟納惠育	Claudine Fayot
”	日羅尼莫維增爵	Jérôme Vincent
63	類思	Louis
”	雅各	abbé Jacquet
”	克勞弟納步法隆	Claudine Bouffaron
”	伯多祿惠育	Pierre Fayot

38	梅林	Mélin
39	雅各伯多尼愛	Jacques Tournier
”	梅倫維	Mérinville
”	范煦	Fesch
40	斯德望	dom Etienne
”	若望亞立山	Jean-Alexandre
”	日諾物發會	<i>Génovéfains</i>
”	聖克來蒙特著	St-Clément-de-Choue
”	勃老矮	Blois
”	陸拉斯	Loras
”	瑪加利大修女	Marguerite (religieuse Sr Marie-Joseph-Dor)
”	矮農西亞特賽來斯德會	<i>Annonciade-Céleste</i>
41	譚香	Deschamps S. J.
”	瑪弟亞陸拉斯	Mathias Loras
”	雅各伯陸拉斯	Jacques Loras

第 五 章

CHAPITRE V

46	美國	États-Unis
”	杜步克	Dubuque
47	魯萬斯克	Louvesc
”	聖方濟各類日斯	St François Régis
50	歐羅巴洲	Europe
”	葉那	Iéna
52	聖若翰保弟斯大	St Jean-Baptiste

第三章

CHAPITRE III

24	駱勃斯比哀	Robespierre
”	杜馬斯	Dumas
25	林少拉	Linsolas
”	勞一	Royer
”	蔡雍	Chaillon
”	嘉祿白蘭	Charles Balley
”	葛老博	Groboz
27	方濟各翁培爾	François Humbert
”	瑪加利大白呂斯	Marguerite Beluse
”	聖嘉祿	St Charles
”	恭勃	Sœur Combe
”	特未勒	Sœur Deville
”	教皇庇護六世	Pape Pie VI
28	畢農	Pingon ou Pigeon
29	聖若望宗徒	St Jean ap.

第四章

CHAPITRE IV

30	拿破崙第一	Bonaparte (Napoléon I ^{er})
34	倍里	Belley
”	李夏	Richard
35	巴黎	Paris
37	茄利來	Galilée
”	聖伯多祿	St Pierre
”	聖安德肋	St André
”	聖雅各伯	St Jacques

4	聖亞爾方騷利高烈	St Alphonse de Ligori
”	聖來蒙諾那	St Raymond Nonnat
”	聖茄愛當	St Gaëtan
”	聖女羅撒	Ste Rose de Lima
6	高當	Gothon

第二章

CHAPITRE II

11	雷雅各	Jacques Rey
”	意大利	Italie
”	米拉卜	Mirabeau
”	馬培	Marbeuf
”	拉慕來德	Lamourette
15	歹陸	Terreaux
”	賈里哀	Chalier
”	杜伯帥	de Précý
”	戈登	Couthon
”	杜包埃克郎山	Dubois-Crancé
”	林木納	Limonest
16	伯來居常	Pré-Cusin
”	顯納龍	Chêne-Rond
”	桑德梅勒	Chante-Merle
19	方濟各杜克勞	François Duclos
”	安德肋普樂文	André Provin
”	若望杜蒙	Jean Dumond
20	聖第第埃	Saint Didier
”	瑪利翁味增德	Marion Vincent

璧合名譯

諸名各載一次，譯異者，則重見。
左首行，記譯本頁數。

第一章

CHAPITRE I

1	聖若翰瑪利維雅納	St Jean-Marie-Baptiste Vianney
”	法蘭西	France
”	里昂	Lyon
”	大地利	Dardilly
”	矮而斯	Ars
”	伯多祿維雅納	Pierre Vianney
”	瑪利亞夏拉威	Marie Charavay
”	聖本篤拉伯爾	St Benoît Labre
2	羅馬	Rome
”	巴來毛尼	Paray-le-Monial
”	耶穌基多	Jésus-Christ
”	瑪竇	Matthieu
3	愛居利	Ecully
”	瑪利亞白呂斯	Marie Beluse
”	加大利納	Catherine
”	若翰納瑪利	Jeanne-Marie
”	方濟各	François
”	瑪加利大	Marguerite
”	小方濟各	François (cadet)
”	方濟加瑪底農	Françoise Martinon

